

# 《驯养》作品免责声明

## 一、作品性质声明

### 1. 虚构性声明：

- 本作品为**完全虚构的文学作品**，所有人物、事件、机构名称均为虚构创作
- 如有与现实人物、事件、机构的雷同，纯属巧合
- 作品不指向任何具体学校、地区、教育系统或个人

### 2. 创作目的澄清：

- 本作品旨在探讨权力关系、创伤心理、制度批判等社会议题
- 通过极端情境下的虚构案例，引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
- 绝非对任何现实受害者、教育工作者或机构的指控或影射**

## 二、内容警示

### 1. 成人内容警示：

- 本作品包含大量**性暴力、心理暴力、身体伤害的详细描写**
- 包含**未成年性行为、性虐待、性剥削**等敏感内容
- 包含**堕胎、自残、自杀意念**等创伤性内容
- 阅读可能引发不适、创伤触发、情绪困扰

### 2. 阅读建议：

- 不建议18岁以下读者阅读**
- 不建议有性侵、虐待、暴力相关创伤经历的读者阅读
- 如决定阅读，建议确保有心理支持系统，并在感到不适时立即停止
- 阅读过程中如出现强烈情绪反应，请寻求专业心理帮助

## 三、价值立场声明

### 1. 对性暴力的立场：

- 作者及作品**绝对谴责一切形式的性暴力、性剥削、性虐待**
- 作品中施害者的言行**不代表作者立场**，仅为人物塑造需要
- 作品中受害者的复杂反应**不为性暴力开脱**，仅为呈现创伤的多样性

### 2. 对教育系统的立场：

- 作品中腐败的教育系统**是虚构的极端案例**
- 作者尊重并支持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专业与操守
- 作品中的制度批判**旨在探讨理论可能性，非现实指控**

### 3. 对法律与伦理的立场：

- 作品中人物的违法行为（窃听、盗窃、教唆等）**为剧情需要**
- 不提倡、不鼓励、不认可任何违法行为**
- 现实中的受害者应通过合法渠道寻求帮助

## 四、社会责任声明

### 1. 求助信息提供：

- 如您在现实中遭遇或知晓类似侵害，请立即：
  - 拨打110报警
  - 联系当地妇女儿童保护机构
  - 拨打全国妇联维权热线：12338
  - 寻求专业心理援助（三甲医院心理科、专业心理咨询机构）

### 2. 资源推荐：

- 书籍推荐：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（林奕含）、《黑箱》（伊藤诗织）
- 纪录片推荐：《日本之耻》《狩猎场》

### 3. 教育意义强调：

- 本作品**不能替代**正规的性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
- 建议读者结合正规教育资料理解相关议题
- 讨论作品时请保持理性、尊重、建设性态度

## 五、版权与使用声明

### 1. 版权归属：

- 本作品版权归作者及发布平台所有
- 未经许可，禁止任何形式的复制、转载、改编、商业化使用

### 2. 合理使用范围：

- 允许在教育、学术、公益讨论中**有限度引用**
- 引用时需注明出处及本免责声明
- 禁止断章取义、曲解原意、恶意传播

### 3. 衍生创作：

- 禁止基于本作品创作**色情、暴力、仇恨**等不良衍生内容
- 公益类、教育类衍生创作需事先获得许可

## 六、读者责任声明

### 1. 自主选择责任：

- 您选择阅读本作品，即表示您已了解并接受其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
- 您需为自身的阅读选择及后续反应承担责任

### 2. 理性讨论责任：

- 讨论作品时，请基于文本事实，避免人身攻击、恶意揣测
- 请区分**虚构作品的探讨与现实问题的讨论**
- 请尊重不同读者的感受与观点

### 3. 传播责任：

- 如分享本作品，请**同时分享本免责声明**
- 请勿向不适合的受众推荐本作品
- 请勿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让他人接触本作品

## 七、作者意图声明

### 1. 创作初衷：

- 探索创伤叙事的可能性
- 呈现系统性暴力的复杂面貌
- 引发对权力、伦理、正义的深度思考
- 绝非为猎奇、煽情、商业化目的**

### 2. 期望影响：

- 增进对性暴力受害者处境的理解
- 促进对教育、司法等制度的建设性反思
- 推动社会对创伤心理的关注与支持
- 绝不希望造成对任何群体的污名化或伤害**

### 3. 责任边界：

- 作者对作品的**艺术完整性**负责
- 作者对引发的**理性讨论**持开放态度
- 作者**不承担**读者个体化解读产生的误解或误用责任

## 八、最终确认

在阅读本作品前，请您确认：

- 我已年满18岁  
我无相关创伤经历，或虽有经历但已获得专业支持并确认可以阅读  
我了解本作品包含极端敏感内容，可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  
我承诺如感到不适将立即停止阅读并寻求帮助  
我理解这是虚构作品，不将其等同于现实  
我同意基于本免责声明的所有条款  
**如您无法确认以上全部，请立即关闭本页面。**

## 紧急联系方式

如阅读过程中或阅读后出现严重心理困扰：

-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**: 010-82951332
- 全国心理援助热线**: 400-161-9995
- 简单心理 (专业心理咨询平台)** : 预约专业咨询师
- 当地三甲医院心理科或精神科**

**生命至上，求助是勇敢的表现。**

**最后更新**: 2025年12月

**生效范围**: 适用于《驯养》全文及所有相关讨论

阅读即表示您已理解并同意以上所有条款。

愿我们都能在文学中寻找理解，在现实中创造更好世界。

# 第一章：初堕

## 第一节：破碎的起点

琳琳从小就活在裂缝里。

父母离婚那年她六岁，记忆里最后完整的一顿饭是：

妈摔烂的碗，碎片溅到她脚背上划了道口子，血混着白菜汤流了一地。

妈跟着开货车的男人跑了，连件换洗衣服都没给她留。

爸从此变成酒瓶子：

- 那种两块钱一大瓶的劣质白酒，他一天能喝完三瓶
- 喝醉了就打人——有时候打空气，有时候打墙
- 有两次真打在琳琳身上

九岁那年冬天，爸被人发现死在两条街外的巷子里，脑袋开了瓢，血和脑浆冻成了冰碴子。

警察说是抢劫。琳琳知道不是——

爸喝醉了跟人炫耀，说自己女儿长大肯定是个美人胚子，能卖个好价钱。这话传出去了，传到不该听的人耳朵里。

爷爷奶奶来接她的时候，老太太抓着她的手哭。爷爷蹲在门口抽了一下午旱烟，最后说：  
「养着吧，还能扔了咋的？」

于是她就这么被养着。两个老人七十多了，管不动，也懒得细管：

- 饭做熟了放在桌上
- 衣服洗干净了晾在院里
- 钱——没钱，低保金每个月八百，买完米面油就剩不下几个子儿

琳琳学会了偷：

学校小卖部的零食，同学文具盒里的零钱，巷口水果摊上蔫了的苹果。被抓住了就挨打，抓住了就认错，放开了继续偷。

初二那年，她第一次来了月经：

裤裆里黏糊糊一片，她蹲在公共厕所里用手抠，抠得满手是血。回家也不敢说，用卫生纸垫着，一天换七八次。

没人教她怎么当女孩，怎么当人。

## 第二节：那个深夜

初三上学期的某个周三，凌晨一点十四分。

琳琳缩在被窝里，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她半张脸。数学卷子摊在旁边，上面全是红叉。她盯着最后一道大题看了二十分钟，一个字都没写出来。

烦躁地划开手机：

- 浏览器历史记录一片空白——她每次都删得干干净净
- 手指在搜索栏悬停了几秒
- 最后还是敲下那串背熟的网址

弹窗跳出来的时候，她心跳快了一拍：

关掉，又弹一个。再关，再弹。第三次时她没关，看着那个穿着黑丝的女人在屏幕里扭腰，镜头慢慢往下移，移到两腿之间——

琳琳呼吸停了。

她见过自己的下面：

- 在厕所隔间里偷偷看过，一瓣瓣粉色的肉，中间有条缝，摸起来软软的
- 但屏幕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被掰开了，被手指捅进去了，被一根粗大的东西撑满了

她夹紧双腿。

手机掉在枕头上，屏幕还亮着：

女人的呻吟从廉价的手机扬声器里漏出来，闷闷的，黏黏的。琳琳的手不受控制地往校服裤子上伸。

手指摸到内裤边缘，湿了一小块。她犹豫了三秒，还是把内裤往下扯了点，食指试探着按上那个从没仔细碰过的地方。

烫的。

比身上任何地方都烫：

- 她轻轻一按，一股奇怪的酥麻感从小腹深处窜上来
- 琳琳咬着嘴唇，学着屏幕里的动作，食指在那条缝上来回滑动
- 越滑越湿

她抠开那条缝，指尖探进一个从没进过的地方：

紧，湿，滑腻腻的。往里探了半截手指，碰到一圈褶皱的肉环。她轻轻按了按——

「嗯……」

闷哼从喉咙里挤出来：

- 一股淫水突然涌出来，湿透了她的手指
- 湿透了内裤，在床单上洇出硬币大小的深色痕迹

手机里的女人叫得越来越浪：

琳琳的手指开始加快速度，在那圈肉上抠弄，在里面打转。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她整个身体绷紧了，脚趾头蜷起来。

快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轰然炸开。

她张着嘴，却叫不出声：

- 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下面那波痉挛般的快感一波接一波
- 手指抽出来的时候，带着拉丝的透明液体

屏幕暗了，视频播完了。

琳琳瘫在床上喘气，手指还在抖。过了足足五分钟，她才慢慢爬起来：

用卫生纸擦干净手和下面，把湿透的内裤塞到床垫底下。

窗外天还没亮。

她盯着天花板，第一次意识到：

原来身体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碰一碰就能让人爽到忘掉所有烦心事。

### 第三节：玩具与妄念

三天后的傍晚，快递员把一个巴掌大的纸盒子扔在门卫室：

琳琳去拿的时候手心全是汗——她偷了爷爷五十块钱买的这东西。

躲在教学楼后的废弃厕所里拆包装：

- 手指抖得厉害，撕了半天才撕开
- 里面是个粉色的小东西，椭圆形，比鹌鹑蛋大不了多少，连着一根细细的线

说明书上印着日文，她看不懂。但有个按钮，她按了一下。

「嗡——」

那小东西在手里震动起来，震感不强，麻酥酥的：

琳琳犹豫了几秒，把校服裤子往下拉了拉，内裤扯到一边，然后咬着牙把那东西贴上去。

「嗯啊……」

她赶紧捂住嘴：

震动直接传到最敏感的那颗小豆豆上，比手指强烈十倍。腿软得站不住，只能扶着满是污渍的墙壁，慢慢往下滑，最后蹲在地上。

震动模式有三档。她调到最强。

「啊……操……」

整个人被震得直抖：

那东西像个活物，在她下面突突地跳。淫水不受控制地往外流，顺着大腿根往下淌，滴在厕所坑坑洼的水泥地上。

她跪下去了：

- 膝盖磕在地面上也不觉得疼，所有感官都集中在双腿之间
- 那震感钻进肉里，钻进子宫，钻进脑子里
- 她开始前后蹭，让那颗跳蛋更用力地摩擦那颗充血的小豆豆

「不行了……要……要去了……」

腰猛地弓起来：

这比上次手指弄要猛得多，快感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。她张着嘴像离水的鱼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淫水喷出来，噗嗤一声，在腿间积了一小摊。

跳蛋还在震。她瘫在地上喘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把它关掉。

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，里面空荡荡的。

从此数学课成了折磨。

不是题目难——是讲台上那个人。新来的数学老师，姓陈，大学刚毕业，戴一副细边眼镜。板书写得干净利落，手指掐着粉笔时，指关节微微发白。

琳琳开始盯着他的手发呆。

想象那手指不是捏粉笔：

- 而是捏着她下面那颗被跳蛋震得发红发肿的小豆豆
- 想象那修长的手指探进她湿透的小穴
- 在里面抠弄，打转，按在子宫口那块最敏感的软肉上

越想下面越湿。

她开始并紧双腿，在硬邦邦的木椅子上轻轻磨：

- 校服裤摩擦着湿润的阴唇，带来一阵阵细微的快感
- 有时候磨得狠了，能直接磨到高潮
- 整个人绷紧了在座位上颤抖，指甲掐进手掌心才没叫出来

陈老师偶尔会看她一眼：

「琳琳，不舒服吗？」

她摇摇头，脸埋进课本里。课本页被她的呼吸打湿了一小块。

## 第四节：第一次试探

迟到是蓄谋了一周的。

琳琳观察过：

- 初三数学课在周二和周五的第三节
- 周二陈老师通常心情不错，周五他急着放学
- 周二更好

她提前一天晚上把闹钟往后调了半小时：

早上果然睡过头，爷爷在门外敲了两遍门，她才爬起来。慢慢刷牙，慢慢洗脸，慢慢穿衣服。

校服裙是上学期发的，她偷偷改短了五厘米：

- 底下什么都没穿——内裤也没穿
- 对着厕所那面裂了缝的镜子照了照，能看到大腿根若隐若现的阴影

走到学校门口时，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刚响：

她故意在操场边磨蹭了十分钟，等第三节课的上课铃打了，才往教学楼走。

脚步放得很慢：

- 走廊空荡荡的，每个教室都关着门
- 走到初三（二）班后门时，能听见陈老师讲课的声音，温和，清晰，带着点刚毕业的人特有的青涩感

她深吸一口气，敲了敲门。
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：

陈老师的声音停住，脚步声靠近，门开了。

「报告。」琳琳说，声音故意放得很软。

陈老师推了推眼镜看她：「琳琳？」

「睡过头了……」她低着头，手拽着裙摆。

风就在这时吹过来——

走廊尽头窗户没关，一阵穿堂风呼地灌进来。琳琳的裙摆被整个吹起，翻飞着贴在大腿上。

她没按：

就那么站着，任由裙摆飞起来。两条白生生的腿彻底暴露，再往上——那片光溜溜的阴户也暴露在空气里。阴唇微微分开，中间那条缝湿漉漉的，因为突然的凉意而轻轻收缩了一下。

**时间很短，就两三秒。但足够了。**

琳琳看见陈老师的视线往下一扫：

- 然后猛地挪开
- 她看见他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扶眼镜的手顿了顿
- 虽然马上就恢复了常态，但耳朵尖红透了

「进、进来吧。」陈老师说，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度，「下次注意。」

琳琳走进教室，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坐到自己的位置：

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目光在她背上停留了几秒，然后才继续讲课。

坐下后她并拢腿，裙子盖下来：

布料摩擦着湿润的阴唇，带来一阵细密的快感。

那节课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

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那一幕：

风，扬起的裙摆，陈老师发红的耳朵，他滚动喉结时颈部绷紧的线条。还有裤裆那里——虽然只是匆匆一瞥，但她好像看见他裆部顶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。

下课铃响了。

陈老师收拾教案的时候又看了她一眼：

那眼神很复杂，有责备，有慌乱，还有些她看不懂的东西——像被勾起的火苗，想压又压不住。

琳琳趴在桌上，脸埋在臂弯里。

**腿心又湿了一大片。**

她知道这只是个开始。

## 第五节：办公室的陷阱

接下来的三天，琳琳每天穿那条改短的校服裙，底下永远真空。

她发现陈老师开始避免看她。上课时视线总停留在黑板或者前排学生身上，点名回答问题也跳过她。但偶尔，当她故意把腿分开一点，或者弯腰捡东西时——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烫在皮肤上，虽然只有一瞬。

周五早上，她把三道数学大题全空着。字迹故意写得潦草，像赶时间瞎编的。交作业的时候她最后一个走过去，把本子放在讲台最上面。

陈老师翻到她的作业时，眉头皱起来了。

「琳琳，」他叫住她，「下课来办公室。」

心跳瞬间加速，但脸上装出惶恐：「老师我错了，我昨晚……」

「下课来。」他重复一遍，声音没什么情绪。

---

下午最后一节课的办公室空荡荡的。阳光斜射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打转。琳琳站在门口，手在门框上抠了抠，才走进去。

陈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。听见脚步声，他抬头看她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「坐。」

琳琳慢慢坐下。椅子是铁的，夏天穿着短裙坐上去，冰凉的触感让她哆嗦了一下。她故意坐得很浅，裙子本来就短，这一坐，大腿几乎全露在外面。

「作业怎么回事？」陈老师翻开她的本子，「三道大题一字不写，前面小题也是乱做。」

「我……我不会。」琳琳低着头，声音很小。

「不会可以问。」他声音依然平静，「但你明显态度有问题。琳琳，你基础不差，初三了，该收收心——」

话说到一半顿住了。

琳琳翘起了二郎腿。

动作慢得像电影的慢镜头。左腿慢慢抬起来，架在右腿上。裙子布料本来就薄，这么一抬，直接滑到大腿根。她今天特意把下面刮干净了，两瓣嫩肉毫无遮掩地敞着，中间那道缝已经泛着湿亮的光。

办公室里死寂。

蝉鸣从窗外涌进来，一阵高过一阵。光柱里的灰尘转得更快了。

陈老师僵在椅子上。琳琳看见他眼镜片后的眼睛死死盯着她腿间——盯着那片从没被人看过的私处。他的呼吸变得粗重，喉结一下下滚动。

「老师，」她声音软得能滴出水，「你在看哪里呀？」

陈老师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移开视线。但他裤裆那儿已经鼓起一个明显的弧度，校服裤的布料绷得紧紧的，顶端甚至渗出一点深色的湿痕。

「把腿放下来！」他声音陡然拔高，但尾音发颤。

琳琳没动，反而把腿分得更开了点。那条缝里溢出的淫水拉成一根细丝，晃晃悠悠垂下来，滴在椅子边的地面上。

啪嗒。

很轻的一声，但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清晰得像炸雷。

陈老师的眼睛又挪回来了。这次他控制不住了，琳琳看见他目光粘在她两腿之间，粘在那道湿漉漉的缝，粘在一颤一颤的阴唇上。

「老师那里……」她舔了舔嘴唇，「好鼓呢。」

一阵强风就在这时灌进来。

办公室窗户没关死，风猛地推开窗扇，带着夏天傍晚的热浪呼啸而入。琳琳的裙摆被整个掀起，哗啦一声翻到腰间。

什么都遮不住了。

白花花的腰肢，平坦的小腹，还有下面那片完全暴露的阴户。阴唇因为凉风刺激而微微充血，更红了，中间那颗小豆豆硬邦邦地挺立着，淫水正从小穴口一股股往外渗。

陈老师猛地站起来。

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滋啦声。他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，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有血丝在爬。那根东西在裤裆里硬得发痛，顶端渗出的液体已经润湿了一小块布料。

琳琳还是没动，就这么敞着腿坐着。手甚至扶在膝盖上，像在欣赏自己的展览。

「看见了吗？」她歪着头笑，「我这个小逼……是不是很骚？」

「琳琳！」陈老师的声音彻底变了调，嘶哑得像破风箱，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！」

「知道啊。」她笑容加深，「我在勾引老师呢。」

她顿了顿，手指慢慢滑到大腿内侧，往上摸，一直摸到湿透的阴唇边缘。指尖在那里轻轻打转，撬开两瓣嫩肉，露出里面粉红的肉壁。

「老师……」她用最甜腻的声音说，「你看……都湿成这样了……」

陈老师的拳头握紧了，骨节泛白。他往前跨了一步，又停住，像在挣扎。

琳琳加了最后一把火。

她伸出两根手指，当着他的面，慢慢插进自己湿漉漉的小穴里。插到指根，在里面搅了搅，抽出来时带着黏稠的拉丝。

「想不想……」她喘息着，眼神迷离，「要这个？」

那个「要」字像最后一根稻草。

陈老师猛地上前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扯开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骨头。琳琳被他从椅子上拽起来，整个人被狠狠按在办公桌上。作业本、教案、笔筒哗啦散落一地。

「反了你了！」他咆哮，唾沫星子溅在她脸上。

另一只手粗暴地掀开她裙子——这次是彻底掀到腰上，整片屁股暴露在空气里。那道缝湿得发亮，淫水正沿着臀缝往下流。

琳琳脸贴在冰凉的桌面上，却笑了：「当老师的……真要禽学生啊？」

喘息在耳边响起，滚烫，急促。她能感觉到陈老师整个人在发抖——不是害怕，是兴奋到失控的那种抖。

皮带扣被扯开的金属声。

裤链被拉到底的刺啦声。

然后那根东西抵了上来。

琳琳扭头，看见陈老师从敞开的裤裆里掏出那根鸡巴——比她想象中还大，粗得像她手腕，青筋盘绕，龟头紫红发亮，前端裂口正渗出透明的前液。

「看什么？！」陈老师一巴掌扇在她屁股上。

啪！

清脆的响声。疼，辣辣的，但紧跟着就是一股热流从子宫里涌出来。琳琳从来不知道，挨打能让她的穴湿成这样。

两根手指粗暴地捅进来，在她里面胡乱搅动。

「操……这么湿……」陈老师的声音已经不像老师了，像个发情的野兽，「天天……天天用什么东西弄过？嗯？！」

「跳……跳蛋……」琳琳喘息着。

「骚货！」他抽出手指，换龟头顶上去。

粗大的蘑菇头蹭过湿透的阴唇，顶在穴口。琳琳整个人绷紧了——第一次，除了跳蛋和手指，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东西要进来。

下一秒，他猛地一挺腰。

滋——

龟头撕裂那层薄膜，长驱直入，直接撞到最深处的软肉。

「啊——！！！」

琳琳尖叫出来。疼，撕裂的疼，但只持续了一瞬就被汹涌的快感淹没。里面早就湿透了，早就被跳蛋和手指玩熟了，鸡巴捅进来时，每一寸肉壁都贪婪地缠上去。

陈老师掐着她的腰，开始疯狂抽插。

「操……操死你……」他每撞一下都要咒骂，「学生……小骚逼……这么会吸……」

琳琳被顶得一下下撞在桌沿，手腕想撑住却用不上力。小穴里那根粗大的东西每一进一出都带起水声，噗嗤噗嗤的，混着她的淫液和他的前液。

「老师……好大……啊……顶到底了……」

「喜不喜欢？」陈老师又一巴掌扇在她发红的屁股上，「说！喜不喜欢被老师操？」

「喜欢……啊啊……喜欢……」

啪啪的撞击声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荡。桌子被撞得一下下往后挪，摩擦地板发出惨叫般的吱呀声。

琳琳要疯了。那根鸡巴像要捅穿她，每次都直直撞在子宫口那块最敏感的软肉上。快感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她开始失控地叫——

「不行了……老师……要……要去了……」

腰猛地弓起来。小穴剧烈痉挛，一股股淫水喷射而出，打在陈老师的小腹和裤子上。她像条离水的鱼一样抽搐，眼前发白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陈老师还在猛干。又几十下冲刺，最后深深抵在她最深处，龟头死死抵住子宫口。琳琳感觉到那根鸡巴在跳动，一股股滚烫的精液喷射进来，烫得她又是一阵颤抖。

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人粗重的喘息。

过了很久，陈老师才慢慢抽出来。混合着精液和淫水的液体从琳琳被操得合不拢的小穴口流出来，拉出一道长长的银丝，滴在地上积成一滩。

他松开掐着她腰的手。

琳琳瘫在桌上，浑身软得像滩烂泥。两腿还在抖，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，里面全是他的精液，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淌。

陈老师提起裤子，系上皮带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伸手把她扶起来——动作居然有点温柔。

裙子放下来了，但裆部湿了一大片，贴在大腿上。

他捏住她的下巴，强迫她抬头。四目相对，琳琳看见他眼里的欲望还没褪尽，但多了些别的东西——某种掌控感，某种发现秘密的兴奋，还有一丝……愧疚？

「疼吗？」他问，拇指擦过她嘴角流出的唾液。

琳丽莎舔了舔嘴唇：「爽。」

陈老师的眼神暗了暗。他松开她，弯腰捡起散落的作业本，放回桌上。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纸巾，抽出几张递给她。

「擦干净。」

琳丽莎接过，但没动，就这么看着他。

陈老师背对着她站了几秒，才转过来。他脸上又恢复了那种老师的表情，但声音很低：

「今晚，」他说，「八点以后。去你家。」

琳莉莉腿软得差点跪下去。

但她笑了，舔着嘴唇露出白牙：「好啊……老师。」

---

放学铃在远处响起。

琳琳走出办公室时腿还是软的。走廊里已经有学生涌出来，吵吵闹闹的。她扶着墙慢慢走，每走一步，小穴里的精液就往外渗一点，把内裤和裙子又浸湿一层。

走到楼梯口时，她回头看了一眼。

办公室门关着，窗帘也拉上了。但刚才那一个多小时里——桌子撞击地板的声音，她的浪叫，他的喘息，淫水溅在地上的啪嗒声——都还烙在她耳朵里。

琳琳扶着栏杆往下走，

裤裆又湿透了。

## 第六节：放学后的腿软

下课铃响过十分钟，教学楼已经空了。

琳琳扶着楼梯栏杆慢慢往下走。每下一级台阶，两腿之间就有温热的液体往外渗——陈老师的精液混着她的淫水，把内裤浸得湿透，又透过校服裙在裆部洇出一片深色痕迹。

走到一楼时，她腿软得扶住墙。小穴还在微微抽搐，里面被操得太狠，肉壁又肿又麻。刚才被他按在桌上猛干时还没觉得，现在每走一步，那处被撕裂的疼就钻心地泛上来。

她蹲在墙根缓了一会儿。

裤裆湿漉漉的，风吹过来凉飕飕的。琳琳伸手摸了一把，手指碰到湿透的布料，又探进内裤边缘——里面一片黏腻，精液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流。

得回家洗洗。

但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：他掐着她腰的手，他顶进她最深处的粗大鸡巴，他射精时那根东西在她里面跳动的触感。想着想着，下面又湿了。

琳琳扶着墙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校门走。

门卫老头在打盹，没看她。出了校门拐进小巷，她才敢把手伸进裙子里，隔着内裤按了按那个又肿又疼的小穴。指尖一碰，又是一股热流涌出来。

"操……"她低骂一声，加快了脚步。

---

家是那种老式筒子楼，三楼最靠里的单间。爷爷奶奶这个点应该去公园听戏了，家里没人。

琳琳掏出钥匙开门，手抖得对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。推门进去，屋里一股霉味混着老人身上的药味。她反手锁门，踢掉鞋子，直接走进厨房旁边的厕所。

厕所窄得转不开身。她拧开龙头，凉水冲下来，激得她一哆嗦。也顾不上脱衣服，直接把裙子撩到腰上，褪下湿透的内裤。

内裤裆部糊着一片白浊，混着点点血丝。那是第一次的血。

琳琳盯着看了几秒，才把它扔进洗手池。然后分开腿，就着水龙头冲洗下面。手指扒开两瓣红肿的阴唇，凉水冲进小穴里，带出更多白浊的精液。

冲了足足五分钟，流出来的水才变清。

关掉水龙头，她靠着墙喘气。镜子里的人脸红得像发烧，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头上，裙子还撩在腰上，下面那片被操得红肿的阴户湿漉漉地滴着水。

琳琳伸手摸了摸。

小穴口还微微张着，阴唇肿得比平时厚了一圈。指尖轻轻一按，里面又酸又麻，还带着被撑满的余韵。

她忽然想起陈老师最后说的话。

——今晚，八点以后。去你家。

心跳猛地加速。

---

七点半，琳琳洗了澡换了衣服。还是那条短裙，但底下穿了条干净内裤——虽然知道穿了也会被脱掉。

她坐在床边等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床单。外面天一点点黑下来，筒子楼里各家开始做晚饭，油烟味从门缝钻进来。

七点五十，楼道里响起脚步声。

很轻，但一步一步很稳。停在门口。

敲门声响起，三下，不紧不慢。

琳琳深吸一口气，过去开门。

陈老师站在门外。他没穿白天的衬衫西裤，换了件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，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。看见她时，眼神暗了暗。

"老师……"琳琳侧身让他进来。

陈老师走进来，环视了一圈这个不到十五平的单间。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再无其他。他视线最后落回琳琳身上。

"他们呢？"他问。

"爷爷奶奶去公园听戏了，十点才回来。"

陈老师点点头，把塑料袋放在桌上。里面窸窸窣窣响，不知道装了什么。

屋里没开大灯，只有床头一盏小台灯。昏黄的光线下，两人一站一坐，谁都没说话。

最后还是陈老师先动。他走到琳琳面前，伸手捏住她的下巴抬起脸："还疼吗？"

琳琳摇头："不疼了。"

"撒谎。"他拇指按在她嘴唇上，"下午你叫得那么惨。"

"那是爽的。"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忽然笑了——不是平时那种温和的笑，是一种带着侵略性的，猎人看猎物的笑。

"把裙子脱了。"他说。

琳琳手抖了一下，但还是照做。拉链在侧面，她慢慢拉下来，裙子滑到脚边。上身是件宽松的T恤，下面只剩那条白色内裤。

陈老师目光落在她腿上。下午在办公室扇的那巴掌留下的红印还没完全消，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格外显眼。

"转过去。"他说。

琳琳转身，背对着他。T恤下摆刚好盖住屁股，但两条腿完全露在外面。

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，撩起T恤下摆。内裤被慢慢褪下，卡在大腿中部。然后他按着她肩膀，让她弯下腰，手撑在床沿上。

这个姿势，屁股完全翘起来，小穴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后面。

"下午没看清楚。"陈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"现在好好看看。"

琳琳感觉到他的手指探过来，拨开两瓣阴唇。先是食指，慢慢插进那个还微微张开的小穴里。

"唔……"她咬住嘴唇。

手指在里面搅动，抠挖，把下午射进去的精液又带出来一些。湿漉漉的水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
"这么松。"陈老师声音有点哑，"被操过一次就松成这样？"

"是老师的……太大了……"琳琳喘息着。

第二根手指加进来。两根手指在她里面扩张，抠弄，寻找那块最敏感的软肉。找到时，琳琳浑身一颤。

"是这里？"陈老师故意按着那块肉打转。

"啊……是……就是那里……"

"下午操到这儿了吗？"

"操……操到了……"

"爽吗？"

"爽……啊啊……"

手指抽出来，带出一股淫水。然后换成龟头顶上去。

这次没有下午那么粗暴。陈老师扶着鸡巴，慢慢往里送。龟头撑开穴口，一寸寸往里进。琳琳能清楚感觉到那根粗大的东西重新填满她，顶开每一寸肉壁，最后抵到最深处。

"全进去了。"陈老师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"学生的小逼……吞老师的鸡巴……吞得真深。"

他开始动。

很慢，每一次抽插都又深又重。龟头退出时带出粉红的嫩肉，插入时又全部吞没。水声噗嗤噗嗤的，混着琳琳压抑的呻吟。

"叫出来。"陈老师命令，"没人听得见。"

"啊……老师……好深……"

"谁的鸡巴？"

"老师的……啊啊……"

"谁在操你？"

"老师……老师在操我……"

陈老师加快了速度。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，撞得琳琳整个人往前倾。床板开始吱呀作响，和下午办公室的桌子一样。

琳琳要疯了。下午刚被开苞的小穴敏感得要命，每一次抽插都带来灭顶的快感。她开始失控地叫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
"不行了……又要去了……"

"不准去。"陈老师掐住她的腰，动作更猛，"我让你去你才能去。"

"可是……忍不住……"

"忍不住也得忍。"他俯身在她耳边，声音低沉，"不然明天数学课，你就站着听。"

这个威胁让她浑身一颤。但小穴却因此收缩得更紧，淫水喷涌而出。

陈老师闷哼一声，显然也爽到了。但他真的停下来，鸡巴深深插在里面不动："我让你去了吗？"

琳琳摇头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："没有……"

"那这是什么？"他手指摸到她阴蒂，那里已经硬得像颗小石子。

"我……我控制不住……"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忽然抽出来。鸡巴脱离小穴时发出啵的一声。

"跪下去。"他说。

琳琳腿软得站不住，直接跪在地上。抬头时，看见陈老师那根还沾着她淫液的鸡巴正对着她的脸。

"舔干净。"他命令。

琳琳犹豫了一秒，还是张开嘴含住龟头。腥膻的味道在口腔里弥漫开，她学着看过的视频里的样子，用舌头舔舐马眼，舔舐冠状沟。

陈老师按住她的后脑，开始往她嘴里顶。

"深喉。"他说，"全部吞进去。"

龟头抵进喉咙深处，琳琳一阵干呕，眼泪又出来了。但陈老师没停，按着她的头一下下往自己胯下撞。鸡巴在她嘴里进出，沾满她的唾液。

"骚货。"他喘息着，"嘴也这么会吸。"

操了十几下嘴，他又抽出来。琳琳嘴角流着唾液，眼睛红红的。

"转过去。"陈老师把她拉起来，转了个身按在桌上，"趴好。"

琳琳上半身趴在桌面，屁股高高翘起。这个姿势小穴张得更开，刚才被操出的淫水正往下滴。

陈老师从后面重新插进来。

这次是真的发狠了。每一下都又重又深，撞得桌子哐哐作响。琳琳被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，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。

"啊……太深了……老师……太深了……"

"深才好。"陈老师的声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，"操进你子宫里……让你怀上……"

这句话像电流一样窜遍琳琳全身。小穴猛地收缩，高潮毫无预兆地来了。她尖叫着，淫水喷涌而出，顺着大腿往下流。

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，最后狠狠抵进最深处。滚烫的精液一股股射进来，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。

两人都瘫了。

陈老师趴在她背上喘气，鸡巴还插在里面，一跳一跳地往外吐精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抽出来。

精液混着淫水从琳琳被操得合不拢的小穴口涌出来，拉成一道白浊的丝线，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。

陈老师把她抱起来，放到床上。琳琳浑身软得没骨头，任由他摆布。

他从桌上拿过那个黑色塑料袋，从里面拿出一盒药。

"避孕药。"他说，又拿出一管药膏，"涂下面的，消肿。"

琳琳看着他。

陈老师拧开药膏，手指挖了一大块，轻轻涂在她红肿的小穴上。药膏凉丝丝的，缓解了火辣辣的疼。

涂完药，他给她穿上内裤，盖上薄被。

"睡吧。"他说，自己开始穿衣服。

"老师……"琳琳拉住他衣角。

陈老师回头看她。

"明天……"她声音很小，"明天还来吗？"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，最后俯身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
"来。"他说，"天天来。"

---

门轻轻关上。

琳琳躺在黑暗里，手摸到下面涂了药膏的小穴。那里又肿又疼，但心里却涨满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。

她翻了个身，脸埋进枕头里。

枕头上陈老师留下的味道。

她用力吸了一口。

裤裆又湿了。

# 第二章：驯养

---

## 第七节：晨课

清晨六点半，琳琳在闹钟响前就醒了。

不是自然醒，是下面疼醒的：

小穴里那种被撑裂后肿胀的钝痛一阵阵泛上来，她掀开被子查看——两瓣阴唇肿得发亮，穴口边缘有轻微的撕裂伤，周围皮肤泛着一圈不正常的红。

她摸索着下床，动作很慢：

- 每走一步都会扯到那处伤口
- 爷爷奶奶已经起床了，厨房传来稀粥煮沸的咕嘟声
- 她避开他们视线钻进厕所，反锁上门

褪下内裤时，黏腻的触感让她皱眉：

裆部糊着一层半干的白浊——昨晚陈老师射进去的精液混着她自己的淫水，经过一夜凝结成块，把内裤和腿根的皮肤黏在一起。

琳琳撕开那层粘黏，痛得吸了口气。她打开水龙头：

- 凉水冲到红肿的阴户上时，整个人都抖了一下
- 冲洗的过程中，手指不可避免地碰到敏感处
- 尽管伤口还在疼，可当指尖滑过阴蒂时，那熟悉的酥麻感还是窜了上来
- 她咬着嘴唇，快速冲干净，不敢多碰

涂药膏时她对着镜子仔细看：

那处被撕裂的伤口在左侧阴唇内侧，大约半厘米长，边缘微微外翻。陈老师给的药膏是白色的，涂上去凉丝丝的，暂时缓解了火辣辣的疼。

---

换好校服走出厕所，奶奶正把咸菜碟子端上桌：

“脸色这么白，”老太太瞥她一眼，“病了？”

“没睡好。”琳琳低头盛粥。

粥很烫，她小口小口地喝：

- 每咽下一口，下面就会传来一阵细微的刺痛
  - 好像连吞咽动作都会牵扯到那处伤口
  - 她想起昨晚陈老师把鸡巴插进她喉咙的场景，勺子差点掉进碗里
-

## 第一节就是数学课。

陈老师走进教室时，琳琳正盯着窗外发呆：

- 听见脚步声她才转回头
- 视线恰好撞上他看过来的目光

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衬衫：

没打领带，最上面两颗扣子解开着，露出一点锁骨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眼镜片后的眼睛扫过全班，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没有比其他人多一秒。

“把练习册翻到第38页。”他声音温和，和昨晚那个按着她后脑往胯下顶的人判若两人。

琳琳低头翻书，手指有点抖。书页翻动的声音里，她听见他走近的脚步声：

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，一步一步，最后停在她课桌旁。

“第3题，”陈老师的手伸过来，食指在她练习册上轻轻一点，“这个辅助线应该这么添。”

他俯身时，她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：

- 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——是她下面涂的那种药膏的味道
- 这个认知让她腿心一热，尽管伤口还在疼

陈老师讲完题直起身：

- 手指似是无意地擦过她肩膀
- 只是极轻的触碰，隔着校服布料几乎感觉不到
- 但琳琳整个人都绷紧了

他走回讲台，继续讲课。琳琳盯着黑板，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她满脑子都是昨晚的画面：

- 他压在她身上的重量
- 他插进她最深处时粗重的喘息
- 他射精前贴在她耳边说的那句“操进你子宫里”

---

腿心越来越湿：

- 伤口被淫水浸到，传来一阵刺痛
- 她并紧双腿，在椅子上轻轻蹭了蹭，想缓解那股难耐的痒意
- 却让伤口摩擦到内裤布料，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

讲台上，陈老师正在板书：

他写字时肩胛骨在衬衫下微微起伏，挽起的袖子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。琳琳盯着他握粉笔的手指——就是这双手昨晚掐着她的腰，把她按在桌上操。

---

下课铃响时，陈老师合上教案：

“琳琳，来办公室一趟。”

几个同学投来同情的目光。琳琳低着头站起来，跟着他走出教室。

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其他班还在上课。陈老师走在前面，她跟在后面半步，视线落在他被西裤包裹的臀部

---

昨晚就是这里在她腿间一下下撞击，把她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。

办公室门关上，落锁的声音很轻。

窗帘拉着，屋里光线昏暗。陈老师把教案扔在桌上，转身时已经把她拉进怀里。动作快得她来不及反应，嘴唇就被堵住了。

这个吻比昨晚更粗暴。他咬她的下唇，舌头撬开牙齿长驱直入，在她口腔里扫荡。琳琳被他抵在门板上，后脑勺撞出闷响。

“疼……”她含糊地说。

陈老师松开她，拇指擦过她红肿的嘴唇，力道很重：“下面呢？”

“也疼。”

他盯着她看了几秒，忽然笑了——不是平时那种温和的笑，是带着点讥诮的，猎人看掉进陷阱的猎物那种笑。

“疼就记住。”他说，手已经伸进她校服裙里，“记住是谁让你疼的。”

内裤被扯到一边，手指直接按在红肿的阴唇上。伤口被碰到，琳琳疼得缩了一下。

“湿了？”陈老师低头看她，眼镜片后的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深不见底，“疼成这样还能湿？”

琳琳咬着嘴唇点头。

“贱不贱？”他手指开始揉捏那颗敏感的小豆豆，力道时轻时重。

“贱……”

“说完整。”

“……我贱。”她声音发颤。

---

陈老师满意地松开手，解开皮带，拉开裤链。那根鸡巴已经硬了，从内裤里弹出来，青筋盘绕，龟头紫红。

“跪着。”

琳琳顺从地跪下去。地板很凉，膝盖磕在上面时她哆嗦了一下。她仰头看着他，看着他居高临下的眼神，然后张开嘴含住龟头。

还是那股熟悉的腥膻味。她舔舐马眼，舌尖在冠状沟打转，然后试着往下吞。龟头顶到喉咙口时，干呕反射让她眼泪涌出来。

陈老师按住她的后脑，开始往她嘴里插。不是浅浅的抽送，是深喉，每一次都顶到喉咙深处。琳琳被呛得眼泪鼻涕一起流，但没躲。

“骚货。”他喘息着，动作越来越快，“嘴这么欠，就该用来吃鸡巴。”

操了二十几下嘴，他抽出来。鸡巴沾满她的唾液，在昏暗光线下闪着水光。他拉起她，把她转了个身按在办公桌上。

又是这个姿势。琳琳上半身趴在桌面，校服裙被撩到腰上，内裤褪到膝盖。红肿的小穴暴露在空气里，还在往外渗淫水。

龟头顶上来时，她浑身绷紧了：“老师……真的疼……”

陈老师动作顿了顿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管药膏，挤了一大坨在手上，一半抹在自己鸡巴上，一半抹在她穴口。

冰凉的药膏缓解了火辣辣的疼。

“现在呢？”他问，龟头慢慢往里顶。

“……好点了。”

他这才开始往里插。药膏起了润滑作用，但伤口被撑开时还是疼。琳琳咬着牙，手指抠紧桌沿。

全进去时，两人都舒了口气。陈老师俯身贴在她背上，嘴唇蹭着她耳朵：“**记住这个疼。**”

“恩……”

“以后每次疼，”他声音压得很低，“**都要想起现在。想起是谁把你操成这样，又是谁给你上药。**”

---

他开始慢慢抽插。每一下都很深，但比昨晚温柔。鸡巴在药膏润滑的小穴里进出，发出黏腻的水声。**疼痛还在，可快感像温水一样漫上来，渐渐淹没了痛感。**

琳琳开始喘息，身体本能地往后迎合。陈老师感受到她的反应，加快了速度。

“啊……老师……慢点……伤口……”

“疼才能记住。”他咬她肩膀，动作却真的放慢了些。

这种缓慢而深入的抽插反而更折磨人。**每一寸肉壁都被充分摩擦，龟头每次退出时都带出粉红的嫩肉，插入时又全部吞没。**琳琳要疯了，快感一层层堆叠，马上要到顶点——

陈老师却猛地停住。

“不准去。”他声音哑得厉害，“**我还没说可以。**”

琳琳浑身发抖，小穴剧烈收缩，淫水一股股涌出来，却达不到高潮。她难受得扭动腰肢，想让他继续动。

“求我。”他说。

“求……求老师……让我去……”

“说清楚。”

“求老师……操我……操到我高潮……”

---

陈老师这才重新动起来。这次是真的发狠了，**每一下都又重又深，撞得桌子哐哐作响。**琳琳被顶得整个人在桌面上滑动，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都抓不住。

“啊——要去了——老师——要去了——”

小穴猛地收缩，**高潮来得又急又猛。**她尖叫着，淫水喷溅出来，打湿了两人的腿。

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，最后狠狠抵进最深处。滚烫的精液一股股射进来，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。

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，就插在里面，感受她小穴一抽一抽地吸吮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慢慢退出。

精液混着药膏从她合不拢的小穴口流出来，**拉成一道白浊的丝线，滴在地上。**

陈老师把她抱起来，放到椅子上。他蹲下身，**用纸巾仔细擦干净她腿间的狼藉，然后给她涂上新的药膏。**

动作很轻，和刚才操她时的粗暴判若两人。

“晚上，”他一边给她穿内裤一边说，“**老时间。**”

“恩。”

“药膏每天涂两次，别忘了。”

“恩。”

他给她整理好校服，又变回了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师。

“回去吧。”他说，“下节语文课，别迟到。”

琳琳腿软地走出办公室。走廊里阳光刺眼，她眯了眯眼睛。

裤裆湿透了。

药膏混着新射进去的精液，正顺着大腿根往下流。

---

## 第八节：小纤的怀疑

数学课后是语文课。琳琳趴在桌上，脸埋在臂弯里。下面还在隐隐作痛，但更折磨人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瘙痒——

药膏混着精液干了之后，在腿间凝成一层薄薄的膜，随着她每一个细微动作摩擦着敏感的皮肤。

她悄悄并紧双腿，在椅子上轻轻蹭了蹭。这个动作带来一丝缓解，但**马上又被更强烈的痒意取代**。小穴深处像有蚂蚁在爬，那种空虚感让她忍不住夹紧大腿，试图用压力缓解那份难耐。

“琳琳？”

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很轻。琳琳猛地抬头，**对上同桌小纤担忧的眼神。**

“你脸色好红，”小纤压低声音，“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琳琳摇头，重新把脸埋回去：“没事，就是……有点热。”

“可你在发抖。”小纤的手探过来，碰了碰她额头，“真的有点烫。”

那只手很凉，碰在发烫的皮肤上让琳琳哆嗦了一下。她躲开小纤的触碰，声音闷闷的：“真没事。”

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课文，声音抑扬顿挫。琳琳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满脑子都是刚才在办公室的场景：

陈老师把她按在桌上，鸡巴插进她还在疼的小穴里，药膏的凉意和他精液的滚烫混在一起。

她夹紧腿，手指在桌下悄悄探进校服裙里，**隔着内裤按了按那片湿透的地方**。只是轻轻一碰，快感就窜上来，混着伤口的刺痛，让她差点叫出声。

“琳琳……”小纤的声音又响起，这次带着明显的担忧，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琳琳侧过脸，从臂弯缝隙里看向小纤。小纤是班里少有的对她好的人，家境不错，性格温柔，经常把带来的零食分她一半。有时候琳琳作业不会做，小纤也会耐心教她。

可现在，琳琳看着小纤干净的眼睛，脑子里想的却是：如果小纤知道她下面被操成什么样，知道她刚才在办公室跪着给老师口交，知道她今晚还要在家里等老师来操她——

“没事。”她重复道，声音比刚才更哑。

小纤没再问，但眉头皱得很紧。

---

下午第三节是体育课。女生们换运动服时，琳琳躲进最里面的隔间。她动作很快，脱校服时特意背对着门，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她腿间那片狼藉。

但还是被看见了。

“琳琳，你腿怎么了？”

声音从旁边传来。琳琳猛地转头，看见隔壁隔间的小纤正探过头来，视线落在她大腿内侧——那里有几道清晰的指痕，是早上陈老师掐着她腰操她时留下的。

“没、没什么，”琳琳慌乱地拉上运动裤，“撞的。”

“撞的？”小纤眼神更疑惑了，“可那看起来像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体育委员在外面喊集合。琳琳如蒙大赦，飞快套好衣服冲出去。

整节课她都心不在焉。跑步时下面伤口被摩擦，疼得她直冒冷汗。做仰卧起坐时，小纤压着她的脚，视线一直没离开她的脸。

“琳琳，”小纤趁老师不注意时小声问，“你是不是……遇到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可你最近很不对劲。”小纤声音压得更低，“上课走神，作业乱做，还经常被陈老师叫去办公室。他是不是……为难你了？”

琳琳心脏猛地一跳。

“没有。”她回答得太快，声音都有点变调，“陈老师……就是给我补课。”

小纤盯着她看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但琳琳能感觉到，那道目光一直黏在她背上，像针一样。

---

放学铃响，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教室。琳琳收拾书包时动作很慢，她在等——等陈老师那句“来办公室一趟”。

但今天陈老师只是看了她一眼，就拿着教案走了。

琳琳愣在原地。

小纤走过来：“一起走吗？”

“啊……好。”

两人并肩走出教学楼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琳琳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步下面都疼。更糟的是，没被操过的小穴开始发痒，那种空虚感越来越强烈。

“琳琳，”小纤忽然开口，“你家住哪来着？”

“筒子楼那边。”

“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走二十分钟。”

小纤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但走到校门口时，她忽然说：“我送你吧。”

“不用——”

“用的。”小纤语气很坚持，“你看起来……状态真的很差。”

---

琳琳想拒绝，但小纤已经拉着她往筒子楼方向走了。路上两人都没怎么说话，琳琳满脑子都是陈老师——他为什么没叫她？今晚还来吗？如果来了，小纤在怎么办？

走到筒子楼下时，天已经半黑了。楼道里灯坏了，漆黑一片。

“就送到这儿吧，”琳琳说，“谢谢你。”

小纤却没走。她站在楼道口，犹豫了几秒，忽然说：“琳琳，如果……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要告诉我。”

琳琳心脏又猛地一跳。

“没人欺负我。”

“那这些呢？”小纤忽然伸手，撩起她运动服下摆——大腿内侧那几道指痕在昏暗光线下依然清晰。

琳琳猛地后退一步，拉下衣服：“我说了是撞的！”

“撞的不会是这个形状。”小纤声音有些发颤，“琳琳，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被……”

“没有！”琳琳打断她，声音尖锐得自己都吓了一跳，“你烦不烦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！”

---

小纤愣住了。她看着琳琳，眼睛里慢慢浮起一层水光。

琳琳也愣住了。她看着小纤受伤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愧疚——小纤是真心关心她，而她刚才说了什么？

“对不起，”她小声说，“我……我今天心情不好。”

小纤擦了擦眼睛，点点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小纤——”

“明天见。”小纤转身走了，背影在夜色里显得很单薄。

琳琳站在楼道口，看着小纤走远，心里乱成一团。她转身上楼，脚步沉重。

走到二楼拐角时，她忽然停下。

黑暗里，一个身影靠在墙上。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。

“老师……”琳琳声音发颤。

---

陈老师从黑暗里走出来。他掐灭烟，走到她面前，伸手捏住她的下巴。

“刚才那个，”他声音很冷，“是你同桌？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她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琳琳摇头，“她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。楼道里很暗，她看不清他表情，只能感觉到他捏着她下巴的手指在用力。

“最好是这样。”他松开手，转身往楼上走，“开门。”

琳琳手抖着掏出钥匙。打开门，屋里一片漆黑。爷爷奶奶今晚去亲戚家了，不回来。

陈老师走进来，反手锁门。他没开灯，在黑暗里脱掉外套，然后一把将她拉到怀里。

“脱衣服。”他说。

---

琳琳照做。运动服、运动裤、内裤——一件件脱下来扔在地上。黑暗中她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，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。

“转过去。”陈老师命令。

琳琳转身，背对他。这个姿势让她想起今天在办公室的场景，腿心又开始湿了。

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，按在她屁股上。手指顺着臀缝往下滑，滑到那个还在红肿的小穴。

“还疼吗？”

“有……有点。”

手指探进去，在里面搅动。药膏已经化了，混着新分泌的淫水，发出黏腻的水声。

“那个同桌，”陈老师一边抠弄她的小穴一边问，“叫什么？”

“小……小纤……”

“她怀疑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啊……”

手指找到敏感点，重重按下去。琳琳腿一软，差点跪下去。

“说实话。”陈老师声音很冷。

“她……她可能……有点怀疑……”琳琳喘息着，“但她不知道……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---

手指抽出来，换成龟头顶上去。

这次没有任何前戏，也没有涂药膏。粗大的龟头直接顶开红肿的穴口，往里插时琳琳疼得叫出来。

“疼……老师……疼……”

“疼就记住。”陈老师开始抽插，每一下都又重又深，“记住谁是你的主人，记住该对谁忠诚。”

“啊……老师……我错了……”

“错哪了？”

“不该……不该让她送我……啊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不该……不该让她怀疑……”

陈老师猛地把她按在墙上，从后面狠狠操干。墙面冰冷，她赤裸的身体贴在上面，胸口被摩擦得发疼。

“那个小纤，”他一边操一边说，“明天带她来。”

琳琳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陈老师掐着她的腰，动作更猛，“明天放学，带她来你家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他咬她肩膀，“要么带她来，要么我让她再也不敢多管闲事。你选。”

---

琳琳浑身发抖。她想起小纤干净的眼睛，想起小纤分给她的零食，想起小纤刚才受伤的眼神。

“我……我带她来……”

“乖。”陈老师动作慢下来，变成缓慢而深入的抽插，“这才是我的好母狗。”

他操了很久，最后射在她里面。精液灌满小穴，顺着腿往下流。

完事后，陈老师把她抱到床上，像昨晚一样给她涂药膏。动作很轻，和刚才操她时的粗暴判若两人。

“明天，”他一边涂药一边说，“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睡吧。”陈老师起身穿衣服，“我走了。”

门轻轻关上。

---

琳琳躺在黑暗里，手摸到下面涂了药膏的小穴。那里又肿又疼，但更疼的是心里。

她想起小纤明天要来。

想起陈老师说的“带她来”。

眼泪无声地流下来，浸湿了枕头。

裤裆又湿了。

但这次不是淫水，是药膏混着精液，还有一点点血——伤口又裂开了。

## 第九节：小纤的到来

第二天琳琳一整天都心不在焉。

数学课上她不敢看陈老师，也不敢看小纤。小纤倒是如常，课间还递给她一块巧克力，问她脸色怎么还这么差。

“可能……可能昨晚没睡好。”琳琳接过巧克力，指尖都在抖。

小纤盯着她看了几秒，忽然压低声音：“琳琳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琳琳咬了一口巧克力，甜得发腻，“就是……就是有点累。”

小纤没再追问，但眼神里的担忧更浓了。

---

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时，琳琳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。她慢吞吞地收拾书包，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离开教室，最后只剩下她和小纤。

“一起走吗？”小纤问。

琳琳点头。两人走出教室，夕阳把走廊染成橘红色。走到楼梯口时，琳琳忽然停下：“小纤……你能来我家吗？”

小纤一愣：“现在？”

“嗯。”琳琳不敢看她，“我……我有话想跟你说。”

小纤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---

去筒子楼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。琳琳手心全是汗，书包带子被她攥得发皱。她脑子里一片混乱——一会儿想小纤如果知道了会怎么看她，一会儿想陈老师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她家等着，一会儿又想如果小纤反抗怎么办。

走到楼下时，天已经半黑了。楼道里依然漆黑一片。

“灯又坏了？”小纤问。

“嗯，一直没人修。”

琳琳掏出钥匙开门。手抖得太厉害，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去。推开门，屋里没开灯，但能看见一个人影坐在床边。

小纤跟在琳琳身后进来：“你爷爷奶——”

话说到一半停住了。

---

陈老师站起来，打开了床头那盏小台灯。昏黄的光线下，他穿着便服，没戴眼镜，看起来和学校里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师判若两人。

“陈老师？”小纤的声音里满是疑惑，“你怎么……”

“坐。”陈老师指了指屋里唯一一把椅子。

小纤没动。她看看陈老师，又看看琳琳，脸色慢慢变了：“琳琳，这是……”

琳琳低着头，不敢看她。

“琳琳说你有话想跟我说。”陈老师走过来，离小纤很近，“关于她的事。”

小纤后退一步，背抵在门上：“我……我只是担心她。她最近状态很不好，身上还有伤——”

“伤？”陈老师打断她，视线转向琳琳，“什么伤？”

琳琳浑身一颤。

---

小纤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她猛地转身去拉门，但门锁住了——刚才琳琳进来时顺手反锁了。

“开门。”小纤声音发颤，“琳琳，开门让我出去。”

琳琳没动。

陈老师走到小纤身后，一只手按在门上，把她困在自己和门板之间：“话还没说完呢，走什么？”

小纤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气息喷在她颈后，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和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

“陈老师，”她声音在抖，“你是老师，你不能——”

“不能什么？”陈老师另一只手撩起她校服下摆，手指按在她腰侧，“不能关心学生？”

小纤尖叫一声，猛地转身推他。但陈老师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她痛呼出声。

“琳琳！”小纤看向琳琳，眼睛里满是惊恐和哀求，“帮帮我……”

---

琳琳站在原地，指甲掐进掌心。她看着小纤惊恐的脸，看着她眼里涌出的泪水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“琳琳，”陈老师声音很平静，“过来。”

琳琳像被操纵的木偶一样走过去。陈老师把小纤的手腕交到她手里：“按住她。”

“不……”琳琳摇头，“老师，我们不能——”

“不能什么？”陈老师眼神一冷，“昨晚怎么答应我的？”

琳琳看着小纤的眼泪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但她还是握紧了小纤的手腕，按在墙上。

“琳琳！”小纤难以置信地看着她，“你疯了吗？！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琳琳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“对不起小纤……”

---

陈老师满意地点头。他另一只手探进小纤的校服裙里，隔着内裤按在她腿心。

小纤浑身一僵，然后开始疯狂挣扎：“放手！你放手！”

但琳琳按得很紧。陈老师的手指已经探进内裤边缘，摸到了那片从未被人碰过的地方。

“湿了？”他声音里带着讥诮，“嘴上说不要，下面倒是很诚实。”

“我没有！”小纤哭着喊，“你放开我！我要报警！”

“报警？”陈老师一把扯下她的内裤，手指直接插进干燥紧致的小穴，“等警察来了，我就说是你勾引我。是你主动带我来琳琳家，是你主动脱衣服——”

“你胡说！”小纤尖叫。

手指在里面粗鲁地搅动。小纤疼得脸色发白，眼泪不停地流。琳琳看着她痛苦的表情，手开始发抖。

“琳琳……”小纤看着她，声音破碎，“为什么……”

琳琳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---

陈老师抽出手指，上面沾着一点点血丝——那是处女膜破裂的血。他把手指举到小纤面前：“看，证据。”

小纤盯着那抹血色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，瘫软下去。琳琳扶不住她，两人一起跌坐在地上。

陈老师蹲下来，捏住小纤的下巴强迫她抬头：“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一是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你会很舒服。二是继续闹，我把这些照片发给你爸妈，发到学校论坛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勾引老师的骚货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屏幕亮起——是小纤刚才挣扎时被拍下的照片，校服凌乱，内裤褪到膝盖，腿间一片狼藉。

小纤盯着屏幕，瞳孔剧烈收缩。她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“选吧。”陈老师说。

过了很久，小纤才闭上眼睛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说话。”陈老师命令。

“……我听话。”

“乖。”陈老师松开手，转向琳琳，“给她脱衣服。”

---

琳琳手还在抖。她看着小纤紧闭的眼睛，看着她颤抖的睫毛，慢慢伸出手，解开了小纤校服衬衫的扣子。

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

衬衫滑落，露出里面白色的少女内衣。小纤的胸部比琳琳发育得好，胸罩包裹着两团饱满的乳肉，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。

“继续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解开小纤的胸罩扣子。胸罩滑落，两只白皙的乳房弹出来，顶端两颗粉嫩的乳头已经因为恐惧和寒冷而挺立。

小纤浑身颤抖，双手本能地护在胸前。但陈老师拉开了她的手，粗鲁地揉捏那对乳肉。

“发育得不错。”他评价道，手指捏住一颗乳头，用力一拧。

小纤痛呼出声。

“疼？”陈老师笑了，“疼就记住，以后这里也是我的。”

他转向琳琳：“裙子。”

琳琳颤抖着手，拉下小纤的校服裙拉链。裙子褪到脚踝，小纤全身赤裸地坐在地上，双手抱胸，蜷缩成一团。

---

陈老师站起来，脱掉自己的裤子。那根鸡巴已经硬了，直挺挺地对着小纤的脸。

“舔。”他说。

小纤摇头，眼泪又涌出来。

“不舔？”陈老师拿起手机，“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？”

“不……”小纤哭着摇头，“不要……”

“那就舔。”

小纤颤抖着伸出手，握住那根粗大的鸡巴。触感滚烫，青筋在她掌心跳动。她闭上眼，慢慢凑过去，张开嘴含住龟头。

腥膻味充满口腔，她一阵干呕。

“深一点。”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往自己胯下顶。

龟头顶进喉咙深处，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。她试着用舌头舔舐，动作生涩而僵硬。

陈老师看向琳琳：“教教她。”

琳琳跑到小纤身边，握住小纤的手，引导她如何舔舐冠状沟，如何吮吸马眼，如何用舌头缠绕柱身。

“对……就是这样……”陈老师喘息着，“两个骚货一起伺候老师……爽……”

小纤的眼泪滴在琳琳手上，滚烫。琳琳不敢看她，只能专注地教她口交技巧。

---

陈老师操了她们俩的嘴十几分钟，最后拔出来，精液射在小纤脸上。白浊的液体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，滴在赤裸的胸口。

“吞下去。”陈老师命令。

小纤颤抖着伸出手舌，舔掉嘴边的精液。味道又腥又咸，她强忍着恶心咽下去。

陈老师满意地点头，转向琳琳：“躺床上去，分开腿。”

琳琳照做。她躺在床上，分开双腿，露出那个还在红肿的小穴。陈老师爬上来，龟头顶进去。

# 第三章：裂变

---

## 第十节：三人行

第二天早上，琳琳在教室里见到小纤时，她正安静地坐在座位上，低头整理课本：

| 校服穿得一丝不苟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看不出任何异常。

琳琳走过去坐下，小声问：

“你……还好吗？”

小纤抬头看她一眼，眼神很平静：

“嗯。”

“昨晚……”琳琳不知道该怎么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小纤打断她：

“不用道歉。是我自己选的。”

她转回头，翻开数学书预习。动作流畅自然，就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。但琳琳注意到，**小纤翻书的手指在微微发抖。**

---

上课铃响，陈老师走进教室。

他今天穿了件浅色衬衫，戴着细边眼镜，站在讲台上时依然是那个温文尔雅、学识渊博的数学老师。他翻开教案，开始讲解昨晚的作业题，声音温和清晰。

琳琳盯着他握粉笔的手，脑子里却全是昨晚的画面：

| 那双手掐着小纤的腰、在她腿间疯狂抽插的画面。

她看向小纤，小纤正认真听课，偶尔低头记笔记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

但琳琳知道，**小纤腿间此刻一定还残留着昨晚的疼痛——就像她自己一样。**她并紧双腿，校服裤摩擦到红肿的小穴，带来一阵细微的刺痛。

---

下课铃响，陈老师合上教案：

“昨晚作业还有问题的，课间来办公室。”

他说这话时眼神扫过全班，在琳琳和小纤脸上停留的时间没有比其他人多一秒。然后他拿起教案走出教室，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不紧不慢。

琳琳看向小纤，小纤已经起身。

小纤问，声音很平静：  
“走吗？”

琳琳愣了下：  
“去哪？”

小纤说：  
“办公室。不是有问题要问吗？”

她说完就往教室外走，琳琳赶紧跟上。两人前一后走出教室，走廊里其他学生来来往往，没人注意到她们。

办公室门虚掩着。小纤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陈老师的声音：  
“进来。”

推门进去，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一个人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正在批改作业。看见她们进来，他放下红笔：  
“哪里有问题？”

小纤走到他办公桌前，翻开练习册：  
“第38页第3题，辅助线这里我没太懂。”

陈老师接过练习册，推了推眼镜开始讲解。他声音温和耐心，手指在图纸上比划，完全是个称职的好老师。

琳琳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幕，感觉像在做梦。昨晚这个男人还在这个房间里把她们俩操得哭喊求饶，现在却在这里讲解数学题。

陈老师问：  
“……明白了吗？”

小纤点头：  
“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”

陈老师看向琳琳：  
“琳琳呢？你哪里不懂？”

琳琳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：  
“我……我也懂了。”

陈老师点点头，合上练习册。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他说：  
“今晚老时间。”

小纤点头：  
“嗯。”

陈老师补充道：  
“两个人一起来。”

小纤回答：  
“好。”

对话简短而自然，就像在讨论作业一样。陈老师挥挥手：  
“回去吧，下节课别迟到。”

小纤收起练习册，转身往外走。琳琳跟上她，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——

陈老师已经重新拿起红笔批改作业，侧脸在晨光里显得温和儒雅。

门在身后关上。

## 下午放学

两人在校门口等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出校门，没人多看她们一眼。

小纤很安静，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影子。琳琳想找话说，但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闭上了。

六点十分，陈老师从教学楼出来。他没穿西装外套，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，手里拎着公文包。看见她们，他点点头，转身往筒子楼方向走。

琳琳和小纤跟上，三人之间隔着两三步的距离。路上没人说话，脚步声在黄昏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。

走到筒子楼下时，天已经擦黑。楼道里依然没灯，漆黑一片。

陈老师走在最前面，脚步声沉稳；琳琳在中间，心跳得厉害；小纤走在最后，很安静。

**开门，进屋，反锁。**

陈老师把公文包扔在桌上，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。他没开大灯，只打开床头那盏小台灯。**昏黄的光线下**，他看向小纤：

“脱衣服。”

小纤站在原地没动。

陈老师走过来：

“要我帮你？”

小纤摇头，自己开始解校服扣子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衬衫滑落，胸罩露出来。她顿了顿，还是解开胸罩扣子，**两只乳子弹出来，顶端挺立。**

然后是裙子，内裤。

不到一分钟，她就赤身裸体站在房间中央。灯光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镀了一层暖黄，**腿间那片阴影格外显眼。**

陈老师看向琳琳：

“你也脱。”

琳琳照做。脱光后，她走到小纤身边站定。**两个少女赤裸相对，都能看见对方身上的痕迹**——琳琳大腿内侧的指痕还没完全消，小纤胸前和腰侧也有几块淤青。

陈老师走过来，手抚上小纤的乳房。**他揉捏得很用力，小纤疼得皱眉，但没出声。**

陈老师问：

“昨晚疼吗？”

小纤点头。

陈老师又问：

“今天还想疼吗？”

小纤摇头。

陈老师继续问：

“那你知道该怎么做？”

小纤顿了顿，然后跪下去。她仰头看着陈老师，**张开嘴含住他已经半硬的鸡巴**。动作比昨晚熟练了一些，舌头在龟头上打转，然后慢慢往下吞。

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，**开始往她嘴里插。深喉，一次比一次深。**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，但没躲。

琳琳站在一旁看着，**腿心开始湿了。**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反应——看着小纤被这样对待，她应该感到愧疚，应该愤怒，可下面那股躁动却真实存在。

陈老师抽出来，鸡巴上沾满小纤的唾液。他转向琳琳：

**“你也来。”**

琳琳跑到小纤身边，**两人一起含住那根鸡巴。**舌头碰到一起时，两人都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就开始配合：

- 一个舔龟头，一个舔柱身
- 一个吮吸马眼，一个含住睾丸

陈老师喘息着，手按着两人的后脑，**把鸡巴轮流插进她们嘴里。**有时插得太深，两人脸贴在一起，能闻到对方嘴里精液和唾液混合的味道。

操了十几分钟嘴，陈老师拔出来。他拉起小纤，**把她按在床上，分开她的腿。**

小纤腿间已经湿了，**淫水在灯光下闪着光。**陈老师手指插进去搅了搅，抽出来时带出黏稠的液体。

陈老师评价道，语气听不出是赞赏还是讥讽：

**“昨晚才开苞，今天就湿成这样。”**

他挺腰插进去。**小纤疼得弓起身子，但这次没尖叫，只是咬着嘴唇忍耐。**

陈老师开始抽插，**每一下都又深又重。**床板发出吱呀的响声，小纤的身体随着撞击一下下颤抖。琳琳站在床边看着，**手不自觉地摸到自己下面——那里已经湿透了。**

“过来。”陈老师对琳琳说。

琳琳走过去。陈老师抓住她的手，按在小纤胸前：“**揉。**”

琳琳的手抖了一下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她揉捏着小纤的乳房，**指尖擦过挺立的乳头。**小纤浑身一颤，呻吟声从咬紧的牙关里漏出来。

“她乳头很敏感。”陈老师说，“**你多揉揉。**”

琳琳加大力道，拇指和食指捏住一颗乳头，轻轻拉扯。小纤的呻吟声更大了，身体开始扭动。

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。小纤的小穴紧紧裹着他的鸡巴，**淫水随着每次进出发出噗嗤噗嗤的水声。**

“要……要去了……”小纤喘息着。

“不准去。”陈老师命令，“**等我。**”

他继续猛干，**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。**小纤浑身颤抖，淫水一股股涌出来，却达不到高潮。

陈老师抽出来，鸡巴上沾满她的淫液。他转向琳琳：“**躺下。**”

琳琳躺到小纤身边。陈老师分开她的腿，**龟头顶进去——小穴还是肿的，插进去时琳琳疼得吸了口气。**

陈老师开始操她，**动作比操小纤时温柔一些。**但每一下还是很深，龟头每次都撞到那块最敏感的软肉。

琳琳要去了。她夹紧双腿，**小穴剧烈收缩。**但陈老师停住了。

“我让你去了吗？”他问。

琳琳摇头，眼泪涌出来：“**没……没有……**”

“那就忍着。”

他继续操，动作很慢，但每一下都很深。琳琳难受得扭动腰肢，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，却达不到高潮。

陈老师看向小纤：“过来舔她。”

小纤愣住了。

“听不懂？”陈老师语气冷下来。

小纤爬起来，跪到琳琳腿间。她看着那片湿漉漉的阴户，看着那根在琳琳小穴里进出的鸡巴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低下头，伸出舌头。

舌头舔过阴唇，舔过阴蒂。琳琳浑身一颤，呻吟声不受控制地溢出来。

“对……就是那里……”陈老师指挥小纤，“多舔舔那颗豆子。”

小纤照做。她的舌头很软，舔得又轻又慢。琳琳要疯了，快感和得不到满足的煎熬混在一起，让她浑身颤抖。

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。琳琳的小穴越来越湿，淫水顺着臀缝往下流。小纤的舌头跟着那根鸡巴进出，有时会舔到陈老师的蛋蛋，有时会舔到琳琳的穴口。

“啊……不行了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”琳琳哭着说。

“求我。”陈老师说。

“求……求老师……让我去……”

“说清楚。”

“求老师……操我……操到我高潮……”

陈老师猛地加快速度，每一下都又重又深。琳琳尖叫着到达高潮，小穴剧烈收缩，淫水喷溅出来，打湿了小纤的脸。

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，最后深深抵进最深处。精液射进去，滚烫的液体灌满她刚刚高潮过的小穴。

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，而是转向小纤：“该你了。”

小纤躺下。陈老师抽出还在流精的鸡巴，直接插进小纤湿透的小穴里。小纤疼得皱眉——里面还肿着，但很快就被快感淹没。

陈老师操得比刚才更猛。小纤被他顶得整个人在床上滑动，乳房随着撞击上下晃动。琳琳爬过来，含住她一颗乳头吮吸。

小纤喘息着：

“啊……琳琳……不要……”

但琳琳没停。她吮吸得很用力，舌头在乳头上打转。小纤的呻吟声越来越浪，身体开始迎合陈老师的抽插。

小纤哭着说：

“要……要去了……”

陈老师说：

“去吧。”

小纤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，小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，淫水混着昨晚残留的精液流出来。陈老师又操了几下，最后射在她里面。

三人都瘫在床上，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。

过了很久，陈老师才爬起来，开始穿衣服。他穿好裤子，看向床上两个赤裸的少女：“明天继续。”

小纤点头：“嗯。”

琳琳也点头。

陈老师走了。门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两人。

琳琳看向小纤，小纤正盯着天花板，眼睛很红，但没有哭。过了很久，她才说：“琳琳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回不去了，是不是？”

琳琳没说话。

小纤转过头看着她，眼神很平静：“那就一起下地狱吧。”

琳琳伸手抱住她。小纤也抱住她，两人赤裸的身体贴在一起，能感觉到对方皮肤上的汗，还有腿间黏腻的液体。

窗外的天完全黑了。

房间里没开灯，只有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，在两人身上投下淡淡的光影。

琳琳感觉到小纤的眼泪滴在自己肩上，温热的。她也哭了，眼泪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是谁的。

但下面又湿了。

这次不知道是谁的淫水，混着精液，在两人腿间积了一小滩。

## 第十一节：日常的崩坏

日子开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规律起来。

每天早上七点半，琳琳和小纤在校门口碰面，一起走进教室。她们依然坐同桌，依然会讨论数学题，依然会在体育课上互相压腿做仰卧起坐。

但有些东西变了。

琳琳注意到小纤不再穿有蕾丝花边的内裤，改穿最简单的纯棉款式——因为更容易脱，也更容易洗干净上面的精液。她自己也是。

小纤注意到琳琳走路时偶尔会微微岔开腿——不是因为下面还疼，是因为塞了东西。有时是跳蛋，有时是陈老师让她们带的小号按摩棒，保持小穴随时处于被填满的状态。

两人心照不宣，谁都不说破。

数学课上，陈老师依然温文尔雅。他讲课细致耐心，批改作业认真负责，偶尔有学生问难题，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到对方听懂为止。

但琳琳和小纤都知道，那双握着粉笔的手，那双批改作业的手，会在放学后掐着她们的腰，把她们按在床上操到哭。

她们学会了看陈老师的眼神。当他推眼镜时手指在镜框上轻轻敲三下，意思是今晚要口交；当他解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，意思是今晚要玩点特别的；当他批改作业时红笔在某个数字上画圈，意思是今晚要拍照。

她们也学会了配合。小纤乳房更敏感，琳琳小穴更紧；小纤擅长深喉，琳琳擅长舔肛；小纤能忍着疼，琳琳能忍着不叫。

她们成了陈老师最满意的玩具。

周五下午，最后一节数学课。

陈老师正在讲台上讲解周考试卷。他声音平稳清晰，偶尔在黑板上写几个公式，粉笔敲在黑板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。

琳琳盯着试卷上的分数——78分，比上次进步了10分。陈老师批改得很仔细，每道错题都写了详细的解题步骤，还在旁边批注：思路正确，计算粗心。

她想起昨晚陈老师操她时说的话：“数学考不到80分，明天就别想高潮。”

当时她正被他从后面干着，整个人趴在床上，屁股高高翘起。鸡巴插得很深，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。她已经快要到了，小穴一抽一抽地收缩，但陈老师停住了。

“多少分？”他问，鸡巴还插在里面。

“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琳琳喘息着。

陈老师抽出来，把她翻过来，手指插进她湿透的小穴搅动：“明天就知道分数了。要是不到80分……”

他手指找到那块敏感肉，狠狠按下去。琳琳尖叫着到达高潮，淫水喷了他一手。

“要是不到80分，”他重复道，把沾满她淫液的手指塞进她嘴里，“我就操到你下周考试都坐不了椅子。”

琳琳吮吸着他的手指，含糊地应着：“嗯……”

现在看着试卷上那个78，她心里一沉。差两分。

下课铃响，陈老师合上教案：“试卷带回去让家长签字，周一交。”

学生们开始收拾书包。琳琳坐着没动，小纤也没动。等教室里人都走光了，陈老师才走过来，拿起琳琳的试卷。

“78。”他念出分数，没什么表情。

琳琳低着头。

“差两分。”陈老师说，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下次努力……”

“下次是下次的事。”陈老师把试卷折起来放回她桌上，“今晚的惩罚，你认吗？”

琳琳点头：“认。”

“小纤呢？”陈老师看向小纤的试卷——85分。

小纤小声说：“我到了……”

“到了有到了的奖励。”陈老师说，“走吧。”

三人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，走出校门，走向筒子楼。路上没人说话，但琳琳能感觉到小纤偶尔投来的目光——是同情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她分不清。

到了楼下，陈老师忽然说：“今天换个地方。”

琳琳一愣：“去哪？”

“我家。”

---

陈老师的家在另一个小区，比筒子楼新很多。一室一厅，装修简单但干净。客厅里摆着书架，上面全是数学教材和专业书；卧室里一张双人床，床单是深灰色的。

“脱衣服。”陈老师关上门就说。

琳琳和小纤照做。校服、内衣、内裤，一件件脱下来扔在门口。两人赤身裸体站在客厅里，能看见对方身体上的痕迹——旧的还没完全消，新的又添上了。

陈老师从卧室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各种东西：跳蛋、按摩棒、乳夹、绳子、皮拍。

琳琳看见那个皮拍，腿软了一下。

“过来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走过去。陈老师让她趴在沙发上，屁股翘起来。然后拿起皮拍，在手里掂了掂。

“78分，”他说，“差两分。一分一下，公平吧？”

琳琳咬着嘴唇点头。

第一下抽下来时，她整个人都绷紧了。皮拍打在臀肉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火辣辣的疼瞬间蔓延开。

“啊——”

“不准叫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叫一声加一下。”

第二下抽在另一边屁股上。同样的疼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没出声。

第三下、第四下、第五下……每一下都又重又狠，臀肉很快红肿起来，皮肤表面浮现出皮拍的纹路。

琳琳疼得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，但没出声。她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，能感觉到臀肉在一次次抽打下颤抖。

打到第十下时，陈老师停住了。他伸手摸了摸那片又红又肿的皮肤：“疼吗？”

琳琳点头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疼……”

“记住这个疼。”他说，“下次考试，差一分打五下。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……”

陈老师放下皮拍，转向小纤：“该你了。”

小纤走过来。陈老师让她跪在沙发前，然后掏出已经硬了的鸡巴。

“85分，”他说，“奖励是深喉，直到我射。”

小纤张开嘴含住龟头。陈老师按着她的后脑开始操她的嘴，动作很猛，每次都顶到喉咙深处。小纤被呛得眼泪直流，但没躲。

琳琳趴在沙发上看着，屁股还在火辣辣地疼，但下面却湿了。她看着小纤被操嘴的样子，看着陈老师享受的表情，手不自觉地摸到自己腿间。

淫水已经流出来了，顺着大腿往下滴。

陈老师注意到了。他一边操着小纤的嘴一边说：“自己玩，让我看看。”

琳琳手指插进小穴，在里面搅动。里面早就湿透了，手指进出时发出黏腻的水声。她找到那块敏感肉，用力按下去。

“啊……”她忍不住呻吟出声。

陈老师加快了操嘴的速度。小纤的喉咙被顶得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流。

琳琳手指插得更快，另一只手揉捏自己的阴蒂。快感一层层堆叠，她马上就要到了——

“不准去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停住，难受得扭动腰肢。

陈老师从小纤嘴里抽出来，鸡巴上沾满唾液。他走到琳琳身后，龟头顶在她臀缝里，蹭了蹭。

“这里还没用过吧？”他问。

琳琳浑身一僵。

陈老师挤了一大坨润滑剂，涂在自己鸡巴上，也涂在她后穴。冰凉的液体让她哆嗦了一下。

“放松。”陈老师说。

龟头顶在穴口，慢慢往里挤。后穴比前面紧得多，琳琳疼得指甲抠进沙发垫里。

“疼……老师……疼……”

“忍着。”陈老师继续往里插。

那种被强行撑开的感觉比第一次被开苞还疼。琳琳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停地流。她能感觉到那根粗大的鸡巴一寸寸挤进她身体最深处，填满每一寸空间。

全进去时，两人都舒了口气。

陈老师开始动。每一下抽插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，琳琳哭喊着，但陈老师没停。

“78分，”他喘息着说，“这是惩罚。”

他操得很猛，每一下都又深又重。琳琳疼得几乎晕过去，但身体却在疼痛中产生一种诡异的快感。后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，随着每次进出收缩。

小纤爬过来，跪在琳琳面前。她看着琳琳痛苦的表情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低下头，含住琳琳的阴蒂。

舌头舔上去的瞬间，琳琳浑身一颤。前面的快感和后面的疼痛混在一起，让她分不清是痛苦还是舒服。

“啊……小纤……不要……”

但小纤没停。她舔得很认真，舌头在阴蒂上打转，时不时吮吸一下。琳琳要疯了，快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淹没了疼痛。

琳琳哭着说：

“要……要去了……”

陈老师说：

“去吧。”

琳琳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，前后两个穴同时收缩。陈老师又猛干了十几下，最后深深抵进她后穴最深处，精液射在里面。

射完他没立刻抽出来，而是转向小纤：

“过来。”

小纤爬过来。陈老师抽出还在流精的鸡巴，直接插进小纤湿透的小穴里。小纤疼得皱眉——后穴的精液流出来，混进她前面的小穴。

陈老师操得比刚才更猛。小纤被他顶得整个人在沙发上滑动，乳房随着撞击上下晃动。琳琳爬起来，从后面抱住小纤，含住她一颗乳头吮吸。

小纤喘息着：

“啊……琳琳……不要……”

但琳琳没停。她吮吸得很用力，手指插进小纤的另一个乳头揉捏。小纤的呻吟声越来越浪，身体开始迎合陈老师的抽插。

小纤哭着说：  
“要……要去了……”

陈老师说：  
“去吧。”

小纤到达高潮时浑身剧烈颤抖，小穴紧紧裹着那根鸡巴，淫水混着琳琳后穴流出的精液涌出来。陈老师又操了几下，最后射在她里面。

三人都瘫在沙发上，房间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。

过了很久，陈老师才爬起来，开始穿衣服。他穿好裤子，看向沙发上两个赤裸的少女：“周日晚上，老时间。”

小纤点头：“嗯。”

琳琳也点头，屁股和后穴都在火辣辣地疼。

陈老师走了。门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两人。

琳琳看向小纤，小纤正盯着天花板，眼睛很红。过了很久，她才说：“你后面……流血了。”

琳琳伸手摸了摸，指尖沾上一点血色。她看着那抹红，忽然笑了。

“疼吗？”小纤问。

“疼。”琳琳说，“但下次考试，我一定能考80分。”

小纤看着她，也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但很真实。

两人爬起来，互相帮忙清理。湿纸巾擦过红肿的臀肉，擦过还在流精的小穴，擦过沾满唾液和精液的脸。

擦干净后，她们穿上衣服。校服遮住了一切痕迹，她们又变回了那两个普通的女学生。

走到门口时，小纤忽然说：“琳琳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是不是……坏掉了？”

琳琳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是坏掉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习惯了。”

小纤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：“嗯，习惯了。”

两人走出门，走进夜色里。

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她们并肩走着，像过去无数个放学的傍晚一样。

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
琳琳走路时微微岔着腿，因为后穴还在疼。小纤偶尔会揉揉喉咙，因为深喉太久，喉咙还在发痒。

她们都没说话，只是安静地走着。

裤裆又湿了。

这次是药膏混着精液，还有一点血——琳琳后穴的伤口裂开了，血混着精液正顺着大腿往下流。

但她没停，继续往前走。

路灯一盏盏后退，影子拉长又缩短。

她们就这样走回家，走进那个回不去的日常里。

# 第四章：黑暗的蔓延

---

## 第十二节：李雪入局

十月的第三个周三，数学课。

陈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解三角函数，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光滑的曲线。琳琳盯着那些起伏的波浪，脑子里却想起昨晚——陈老师的指在她小穴里抠弄出相似的弧度，问她：

“正弦波的最大值是多少？”

她当时喘息着回答：

“1……”

陈老师又插进一根手指：

“那你的高潮值是多少？”

她没有答案。陈老师于是说：

“那我们来测测。”

然后就是长达半小时的“测量实验”。

琳琳晃了晃头，想把那些画面赶出去。她侧过脸看向小纤——小纤正低头记笔记，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。但琳琳注意到，小纤握笔的指节发白，左手一直按在大腿上。

那是昨天陈老师用皮带抽过的地方。

陈老师的声音把琳琳拉回课堂：

“这道题还有一种解法。李雪，你上来试试。”

教室里响起轻微的骚动。李雪——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女生，数学常年不及格，性格张扬，穿着打扮总是比较允许的再短一点、再紧一点。

她站起来，裙子短得差点露出大腿根。在几个男生的口哨声中，她扭着腰走上讲台，接过陈老师手里的粉笔。

琳琳看见陈老师的视线在李雪腿上停留了两秒。

李雪转过身，身体几乎贴在陈老师胸前：

“老师，这里是不是要加辅助线？”

陈老师后退半步，推了推眼镜：

“对，从B点做垂线。”

李雪弯腰画线，衬衫领口垂下来，露出一片白皙的乳沟。教室里响起吞咽口水的声音。陈老师的喉结也动了动。

李雪侧过脸问，嘴唇离陈老师的耳朵只有几厘米：

“然后呢？”

陈老师清了清嗓子：

“然后……然后连接C点和D点。”

李雪画完，转身面对全班，身体依然贴着陈老师：

“老师，我做得对吗？”

陈老师声音有点哑：

“对。回去吧。”

李雪走下讲台，经过陈老师身边时，手指似是无意地擦过他裤裆。陈老师整个人僵了一下。

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某种预感。

---

放学后，琳琳和小纤在教室里等。陈老师今天没说“来办公室”，但她们知道该等。

五点十分，陈老师走进来，身后跟着李雪。

陈老师对琳琳和小纤说：

“你们俩先回去。李雪有道题要单独问。”

琳琳站起来，低头收拾书包。她能感觉到李雪投来的目光——带着点得意，带着点挑衅。

小纤也站起来，动作很慢。她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，正好看见李雪的手搭在陈老师手臂上。

门关上。

走廊里很安静。琳琳和小纤都没说话，只是并肩往外走。走到楼梯口时，琳琳忽然说：

“她会说出去吗？”

小纤摇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琳琳问：

“陈老师会让她……加入吗？”

这次小纤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

“也许。”

---

第二天，琳琳在厕所隔间里听见了李雪的声音。

李雪的声音带着夸张的炫耀：

“真的，陈老师昨天单独给我补课到七点多。他还请我吃了晚饭。”

另一个女生说：

“哇，陈老师好偏心。他怎么不给我补课？”

李雪笑：

“你？你有我这个资本吗？”

隔间外响起布料摩擦的声音。琳琳从门缝看出去，看见李雪把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，露出胸罩边缘——黑色的，带蕾丝。

李雪说：

“看见没？男人都喜欢这种。陈老师昨天盯着这儿看了好久。”

另一个女生问：

“你勾引老师啊？”

李雪扣好扣子：

**“勾引？这叫互惠互利。我数学差，他‘补课’；他寂寞，我‘陪他’。各取所需。”**

两个女生笑着走出厕所。琳琳在隔间里站了很久，腿都在发抖。

她想起昨晚做的梦——梦里李雪取代了她的位置，跪在陈老师腿间给他口交，陈老师摸着李雪的头说：  
**“你比琳琳会舔。”**

醒来时，她下面湿了一片。

---

周五下午，最后一节自习课。

陈老师走进教室，手里拿着一张名单：

**“以下同学放学后留一下，补交作业。”**

他念了五个名字，包括琳琳、小纤，还有李雪。

放学铃响，其他学生离开后，教室里只剩下他们四个人。陈老师关上门，拉上窗帘，然后走到讲台上坐下。

陈老师问：

**“作业呢？”**

琳琳和小纤把作业本递上去。李雪却空着手：

**“老师，我作业本忘带了。”**

陈老师推了推眼镜：

**“忘带了？那怎么办？”**

李雪走到讲台前，身体靠在桌沿：

**“老师想怎么办？”**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笑了——那种琳琳熟悉的，猎人看猎物的笑。

陈老师说：

**“你过来。”**

李雪绕过讲台，站到陈老师身边。陈老师伸手，撩起她的校服裙摆——底下是那条黑色蕾丝内裤。

陈老师问：

**“没穿安全裤？”**

李雪笑：

**“穿了怎么让老师检查？”**

陈老师的手指探进内裤边缘，李雪浑身一颤，但没躲。

陈老师说：

**“湿了。”**

李雪说：

**“老师摸的，能不湿吗？”**

陈老师抽出手指，上面沾着透明的液体。他把手指举到李雪嘴边：

**“舔干净。”**

李雪愣了下，但还是伸出舌头，舔掉了那些淫水。

陈老师拍拍她的脸，然后看向琳琳和小纤：  
“你们俩，过来。”

琳琳和小纤走过去。陈老师让她们跪在讲台两侧，然后拉开裤链，掏出那根已经半硬的鸡巴。

陈老师说：  
“李雪，让她们教你怎么做。”

李雪看着那根鸡巴，咽了口唾沫。琳琳能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犹豫，但很快就被兴奋取代。

小纤小声说，声音很平静：  
“先含住龟头。用舌头舔马眼。”

李雪照做。她含住龟头，舌头生涩地舔舐。陈老师舒服地叹了口气。

琳琳说：  
“深一点。全部吞进去。”

李雪试着往下吞，但龟头顶到喉咙时，她干呕着退出来。

陈老师按住她的头：  
“慢慢来。多练几次就会了。”

他看向琳琳：  
“你示范一下。”

琳琳跪直身体，含住鸡巴，慢慢往下吞。她能感觉到那根东西顶进喉咙深处，带来熟悉的窒息感。她没吐出来，只是调整呼吸，让喉咙放松。

陈老师按着她的头操了几下嘴，然后抽出来，鸡巴上沾满她的唾液。

陈老师对李雪说：  
“看见没？要这样。”

李雪重新含住，这次吞得更深。陈老师满意地按住她的头，开始往她嘴里插。

琳琳和小纤跪在旁边看着：

- 琳琳注意到小纤的手在抖
- 她悄悄握住小纤的手，发现那只手冰凉冰凉的

陈老师操了李雪十几分钟嘴，最后射在她脸上：

精液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，滴在讲台上

陈老师命令：  
“吞下去。”

李雪伸出舌头，舔掉嘴边的精液：

- 她皱了下眉，但还是咽下去了

陈老师拉上裤链：  
“今天先到这儿。李雪，你学得很快。”

李雪擦掉脸上的精液，笑了：  
“是老师教得好。”

陈老师看向琳琳和小纤：  
“你们俩先回去。李雪留下，我还有几道题要讲。”

琳琳和小纤站起来，腿都跪麻了：

■ 她们走出教室，门在身后关上

走廊里已经没人了：

|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，把一切都染成橘红色

琳琳小声问：

“她会留下来吗？”

小纤没回答，只是看着窗外。过了很久，她才说：

“琳琳，我有点害怕。”

琳琳问：

“怕什么？”

小纤的声音很轻：

“怕……怕我们的人越来越多。”

琳琳握住她的手：

“不会的。”

但她说这话时，心里也没底。

---

晚上八点，琳琳躺在自己床上，脑子里全是白天的画面：

■ 李雪含住陈老师鸡巴的样子

■ 李雪舔精液的样子

■ 李雪离开时那个得意的眼神

她下面又湿了。

手机震动，是小纤发来的短信：

“睡不着。”

琳琳回：

“我也是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小纤又发：

“你想过逃跑吗？”

琳琳盯着那行字，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，最后打出：

“逃去哪？”

没有回复。

琳琳放下手机，手摸到腿间：

■ 那里已经湿透了，内裤黏在皮肤上

■ 她褪下内裤，手指插进小穴

里面很湿，很滑：

| 她想起陈老师昨天操她时说的话：“你的小穴被我操松了，但还是很紧。”

她手指插得更深，找到那块敏感肉，用力按下去。

快感涌上来，但很空虚：

■ 她需要更粗的东西

■ 需要被填满

- 需要被操到哭

她想起李雪：

| 想起李雪可能会取代她

手指抽插得更快。她闭上眼睛，幻想陈老师正操着李雪，而她在旁边看着：

| 幻想陈老师对李雪说：“**你比琳琳会叫。**”

高潮来得很快，但很浅。她瘫在床上，大口喘息。

手机又震动，还是小纤：

**“我刚自慰了。”**

琳琳回：

**“我也是。”**

小纤又发：

**“我幻想的是陈老师操李雪。”**

琳琳盯着这条短信，手指发抖。过了很久，她回：

**“我也是。”**

小纤发：

**“我们是不是疯了？”**

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放下手机，看着天花板：

|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，在墙上投下淡淡的光影

她想起小时候，奶奶常说：

**“女孩子要自重自爱。”**

她现在还配得上“自重自爱”这四个字吗？

裤裆又湿了：

- 这次是她自己的淫水，混着一点血——手指插得太用力，伤口又裂开了

但她没管，只是躺着，看着天花板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：

| 像一只冷漠的眼睛，看着这一切

---

## 第十三节：周雨的观察

周一早晨的数学课，琳琳在教室后排看见了一个新面孔：

女生坐在靠窗的角落：

- 校服穿得一丝不苟
- 头发扎成低马尾
- 戴着一副细边眼镜
- 听课很认真，笔记做得飞快
- 偶尔推推眼镜，眼神冷静得像在分析标本

下课后，琳琳听见前排女生议论：

“那就是周雨？转学生？”

“听说她原来在一中，数学竞赛拿过奖，不知道为什么转来我们这儿。”

“家里出事了吧？看她那阴沉样。”

琳琳没多想。她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。

但下午第二节数学课，陈老师点名让周雨上台解题。

周雨站起来，步伐平稳地走上讲台：

- 她从陈老师手里接过粉笔时，两人的手指碰了一下
- 陈老师的手明显顿住了

琳琳看见了那一秒的停顿。

周雨在黑板上解题：

- 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
- 解题方法比陈老师讲的更简洁
- 用了几个高中还没学的公式

周雨转过身，推了推眼镜：

“这里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会更简单。老师，可以讲吗？”

陈老师愣了两秒，点头：

“可以。”

周雨开始讲解：

- 声音平稳，逻辑清晰
- 班里几个数学好的男生都听呆了

讲完后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响起掌声：

陈老师也跟着鼓掌，但琳琳看见他盯着周雨后背的眼神——不是欣赏，是审视，还带着点别的什么

下课后，陈老师说：

“周雨，来办公室一下。”

周雨点点头，收拾书包跟了出去。

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。等教室里人走光了，琳琳小声说：

“她也会……”

“不一定。”小纤说：

“她看起来不一样。”

“李雪一开始也不像。”

小纤沉默了。

---

晚上在筒子楼，陈老师比平时更粗暴。

他让琳琳和小纤跪在地上，用皮带抽她们的屁股：

- 每一下都很重

- 皮肤很快红肿起来

陈老师一边抽一边问：  
“今天那个周雨，你们认识吗？”

琳琳摇头：  
“不……不认识……啊！”

又一皮带抽下来。

陈老师停下动作，拉上裤子拉链：  
“她数学很好。比你们都好。”

琳琳趴在地上，屁股火辣辣地疼：

| 她听见陈老师走到窗边点烟的声音，听见打火机“咔哒”一声

陈老师吐出一口烟：  
“她要参加下个月的数学竞赛。如果拿奖，可以保送。”

小纤小声问：  
“老师要辅导她吗？”

陈老师没回答。他抽完烟，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，走回来拉起琳琳。

陈老师说：  
“张嘴。”

琳琳张开嘴。陈老师把还在发烫的烟头按在她舌头上。

琳琳疼得浑身发抖，但没敢吐出来：  
“唔——！”

烟头的灼热混着烟草的苦味在嘴里扩散：

- 她眼泪涌出来
- 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

陈老师说：  
“含着。直到我让你吐。”

琳琳含着烟头，舌尖被烫得发麻。她能感觉到烟灰在嘴里化开，混着唾液流到喉咙口。

陈老师转向小纤：  
“你过来。”

小纤爬过来。陈老师解下皮带，命令她：  
“叼着。”

小纤用嘴接过皮带扣。金属部分抵着上颚，很凉。

陈老师说：  
“跪好。”

两人并排跪着，一个含着烟头，一个叼着皮带。陈老师坐在床边看着她们，眼神很冷。

过了大概三分钟，陈老师说：  
“吐。”

琳琳把烟头吐在地上，舌头已经麻得没知觉了。小纤也吐出皮带。

陈老师站起来：

**“今天到此为止。穿衣服，回去。”**

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，腿都跪麻了。她们穿好衣服，一瘸一拐地走出门。

下楼时，琳琳的舌头还在疼。她小声说：

**“他生气了。”**

小纤问：

**“因为周雨？”**

“可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琳琳想了想：

**“也许因为……她不需要他。”**

小纤没听懂。

琳琳也没再多说。她只是觉得，陈老师看周雨的眼神里，除了那种熟悉的欲望，还有别的东西。

是忌惮。

---

周三下午，数学竞赛辅导班。

琳琳本来没资格参加，但陈老师把她和小纤的名字都加进去了。辅导班在实验楼小教室，一共十五个学生，周雨坐在第一排正中间。

陈老师讲题时，周雨偶尔会举手：

**“老师，这里用反证法会不会更直观？”**

或者：

**“这个结论可以用数学归纳法推广。”**

每次她发言，陈老师都会停顿一下，然后点头：

**“对，你说得对。”**

琳琳坐在最后一排，看着周雨的侧脸。周雨听课时的表情很专注，但那种专注里没有崇拜，没有向往，只有冷静的分析。像是在解一道题，而陈老师只是题目的一部分。

课间休息时，周雨去了洗手间。琳琳也跟进去。

洗手间里没人。周雨在洗手台前洗手，洗得很仔细，从手指到手腕，用了三遍洗手液。

琳琳站在她旁边，假装洗手。她从镜子里偷看周雨——周雨也在镜子里看她。

两人的目光在镜中相遇。

周雨先开口：

**“你叫琳琳？”**

琳琳点头。

周雨关掉水龙头：

**“你数学成绩进步很快。上次月考你考了85，这次周考92。”**

琳琳一愣：

**“你怎么知道？”**

周雨抽出纸巾擦手：

“我看了成绩单。你的错题集中在函数和几何，需要加强空间想象能力。”

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，像在陈述客观事实。

琳琳忍不住问：

“你……为什么转学？”

周雨动作顿了顿，然后继续擦手：

“家庭原因。”

“哦。”

周雨把纸巾扔进垃圾桶，转身面对琳琳：

“陈老师给你开小灶吗？”

琳琳心脏猛地一跳。

她小声说：

“我……我数学差，老师额外辅导。”

周雨重复这个词，推了推眼镜：

“额外辅导。什么样的辅导？”

琳琳不敢回答。

周雨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说：

“你脖子后面有淤青。”

琳琳下意识捂住后颈——那是昨晚陈老师掐着她脖子操她时留下的。

她慌乱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撞的。”

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：

“撞的淤青是片状的，你这是指痕。拇指在左侧，四指在右侧，施加压力的人比你高大约20厘米，右手惯用手。”

琳琳浑身发冷。

周雨走近一步，压低声音：

“他打你？还是……”

琳琳后退：

“没有！老师没有！”

周雨说：

“我没有说是陈老师。但你提到了他。”

琳琳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转身想跑。周雨拉住她的手腕——力道不大，但很稳。

周雨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：

“听着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可以帮你。”

琳琳说：

“我不需要——”

周雨打断她：

“你需要的。但你现在不敢要。没关系。”

她松开手，从书包侧袋掏出一支笔，拉过琳琳的手，在她掌心写下一串数字。

周雨说：

“这是我的手机号。你想说话的时候，打给我。任何时候。”

琳琳盯着掌心那串数字，手指发抖。

周雨转身离开洗手间。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说：

“顺便，你的校服裙拉链没拉。”

琳琳低头，看见裙子侧面的拉链确实开着——是刚才陈老师课间把她叫到储物间，撩起裙子摸她时拉开的，她忘了拉回去。

她慌忙拉上拉链，再抬头时，周雨已经走了。

---

那天晚上，琳琳盯着手机里存的那个号码，看了很久。

周雨。

这个名字像一根刺，扎进她混乱的生活里。

她想起周雨冷静的眼神，想起周雨说的话：“你需要的，但你现在不敢要。”

琳琳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用枕头蒙住头。

她不需要帮助。她需要的是陈老师操她，需要的是那种被填满的感觉，需要的是数学考高分后陈老师的表扬。

她不需要一个转学生来可怜她。

但半夜两点，琳琳还是爬起来，拿起手机，给那个号码发了条短信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她以为不会收到回复，但五分钟后，手机亮了：

“周雨。睡不着。”

琳琳盯着那行字，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，最后打出：

“嗯。”

“想聊聊？”

“聊什么？”

“随便。数学题？或者别的。”

琳琳想了想，打出：

“你为什么转学？”

这次等了十分钟才有回复：

“我妈死了，我爸再婚，新家没我位置。满意了？”

琳琳愣住了。她赶紧回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不用。事实而已。你呢？为什么跟陈老师？”

琳琳手抖得打不出字。

周雨又发来：

“不想说没关系。但你知道他在对李雪做同样的事吗？”

琳琳的心沉下去：  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周雨回复：  
“我观察力比较好。李雪昨天脖子上有吻痕，今天数学课她一直揉手腕——手腕上有勒痕。陈老师看她的眼神，和看你的眼神一样。”

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。

周雨继续发：  
“你不是一个人。但如果你继续沉默，你会越来越孤独。”

琳琳终于问出这个问题：  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周雨回复：  
“第一步：承认你需要帮助。你做到了吗？”

琳琳看着这条短信，眼泪涌出来。她打出：  
“没有。”

周雨回复：  
“那就先睡觉。明天数学课，如果你听懂了我讲的第三种解法，对我点点头。这是我们的暗号。”

琳琳问：  
“什么暗号？”

周雨回复：  
“‘我还活着’的暗号。”

琳琳盯着这句话，哭了很久。最后她回：  
“好。”

周雨回复：  
“晚安，琳琳。记住：你不是他的玩具，你是人。”

琳琳放下手机，躺在黑暗里。

窗外的月光很亮。

她想起周雨说的“暗号”。

“我还活着”。

原来她还活着吗？她以为那个在陈老师身下呻吟、在办公室里口交、在筒子楼里被抽打的人，已经死了。

原来她还活着。

裤裆又湿了。

但这次，她没有自慰。她只是躺着，让眼泪流进枕头里。

手机又亮了一下，是周雨的最后一条短信：  
“活下去，琳琳。用任何方式。活下去。”

# 第四章：黑暗的蔓延（续）

## 第十四节：暗号与试探

周四的数学课，琳琳整节课都在偷看周雨。

周雨坐在第二排靠走道的位置，背挺得很直。陈老师讲题时，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，偶尔会推一下细边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冷静得像两潭深水。

“所以这个函数的极值点在这里。”陈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圈，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
周雨举手：“老师，如果用导数定义直接推导，步骤会不会更严谨？”

陈老师顿了顿，点头：“可以。你上来写一下。”

周雨站起来，步伐平稳地走上讲台。她从陈老师手里接过粉笔时，两人的手指又碰了一下——这次琳琳看得很清楚，陈老师的手指微微蜷缩，像是碰到了什么烫手的东西。

周雨在黑板上写下推导过程。她的字迹工整利落，每一个等号都对得整整齐齐。写到第三步时，她忽然停笔，转身面向全班：

“其实这里有个更简单的方法。”

她开始讲解，声音清晰平稳。琳琳听不懂那些数学术语，但她看见陈老师的表情——他的嘴角在抽搐，那是他生气的征兆。

周雨讲完了，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。几个数学好的男生在点头，女生们则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周雨——有佩服，也有嫉妒。

“很好。”陈老师的声音有点干，“回座位吧。”

周雨放下粉笔，走向座位。经过琳琳身边时，她的视线在琳琳脸上停留一秒，然后移开。

那一秒里，琳琳看见周雨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。

是询问。

琳琳想起昨晚的短信：“如果你听懂了我讲的第三种解法，对我点点头。”

她听不懂周雨的解法——那些公式像天书一样。但她还是对着周雨的侧脸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很小很小的动作，小到几乎看不见。

但周雨看见了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推了推眼镜，继续低头记笔记。

---

下课铃响，陈老师说：“周雨，来办公室。”

周雨合上笔记本，跟着陈老师走出教室。琳琳盯着她的背影，心跳得厉害。

小纤碰了碰她的胳膊：“你说……她会不会……”

“不会。”琳琳打断她，但自己也不确定。

她们在教室里等了十分钟，周雨还没回来。琳琳坐不住了，她站起来：“我去看一看。”

“别去——”

但琳琳已经走出教室。她走到办公室门口，门虚掩着。她从门缝往里看。

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和周雨两个人。周雨站在办公桌前，陈老师坐在椅子上，两人之间隔着桌子。

“你的解题思路很特别。”陈老师说，“跟谁学的？”

“自学的。”周雨回答，“网上有很多竞赛课程。”

“自学能学到这个水平，很厉害。”陈老师顿了顿，“你……家里情况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如果需要帮助，可以跟老师说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不过我没什么需要帮助的。”

沉默。

琳琳看见陈老师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——那是他不耐烦时的习惯动作。

“下个月的竞赛，你有把握吗？”陈老师问。

“有。”

“想拿第几名？”

“第一。”

陈老师笑了：“这么自信？”

“实力足够，自然自信。”周雨说，“老师，还有事吗？我还要去图书馆。”

“没事了。”陈老师挥挥手，“去吧。”

周雨转身往外走。琳琳赶紧躲到走廊拐角。周雨走出办公室，没往图书馆方向走，而是直接下楼。

琳琳跟了上去。

---

周雨走到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。那里有一张石桌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她在石桌旁坐下，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。

琳琳躲在树后，不知道该不该过去。

“出来吧。”周雨头也不抬地说，“你跟了我一路了。”

琳琳慢慢走出来，坐到周雨对面。

周雨合上笔记本，推了推眼镜：“想知道刚才在办公室发生了什么？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什么都没发生。”周雨说，“他试探我，我拒绝了。”

“怎么试探？”

“问我需不需要‘帮助’，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‘补课’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淡，“老套路了。”

琳琳低下头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观察他两周了。”周雨说，“他对你，对小纤，对李雪，用的都是同一套话术。先建立信任，再试探边界，最后突破底线。”

琳琳浑身发冷。

“你为什么不……”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“为什么不告诉别人？”

“告诉谁？”周雨反问，“告诉校长？校长是他舅舅。告诉警察？你们都没满14岁？还是没使用暴力？还是你们‘自愿’去的？”

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，扎进琳琳心里。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她小声问。

周雨盯着她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琳琳，你数学最近进步很快。”

琳琳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“上次月考85，这次周考92。”周雨翻开自己的笔记本，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表格，“按照这个趋势，期末你能考到100分以上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有我的成绩？”

“我整理了全班的成绩单。”周雨说，“不只是你，还有小纤、李雪，以及所有陈老师‘特别关注’的女生。”

琳琳看着那些表格，手在发抖。

“你发现规律了吗？”周雨指着表格，“所有被他‘辅导’过的女生，数学成绩都会在短期内快速提升。然后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。但其他科目成绩会下降。”

琳琳仔细看——确实，她的英语和语文最近都退步了。

“他在用分数控制你们。”周雨说，“考得好，奖励。考不好，惩罚。你们为了不被惩罚，为了得到奖励，会越来越依赖他。”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周雨合上笔记本，“所以，你要做选择。”

“什么选择？”

“继续当他的玩具，用身体换分数。或者……”周雨顿了顿，“或者反抗。”

“怎么反抗？”琳琳哭着说，“他会毁了我……”

“他不会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冷静，“他比你更怕被毁。你有证据吗？”

琳琳摇头。

“那就收集证据。”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推给琳琳，“这里面有微型录音笔。下次他见你，带着它。”

琳琳盯着那个小盒子，像盯着一个炸弹。

“我……我不敢……”

“那就继续现在的生活。”周雨站起来，“直到你受不了为止。”

她拿起书包要走。琳琳拉住她的衣角：“等等。”

周雨回头。

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琳琳问，“你也是……受害者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很久。阳光透过树叶照在她脸上，她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松动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“我不是受害者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幸存者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我在另一个学校，遇到过另一个‘陈老师’。”周雨的声音很轻，“我用了六个月时间，收集了足够他坐十年牢的证据。他进去的那天，我转学了。”

琳琳瞪大眼睛。

“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周雨说，“但前提是，你要愿意做。”

她把录音笔塞进琳琳手里：“充电一次能用八小时。开关在这里。录完发给我。”

琳琳握紧那个冰凉的小盒子，手心全是汗。

“如果我……如果我做不到呢？”

“那就扔掉它。”周雨说，“但别扔掉这个念头——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琳琳。”

她转身离开。走到树林边缘时，回头说：“对了，今晚陈老师会叫你去筒子楼。他会要求肛交，因为昨天李雪同意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就说生理期。但要做好被惩罚的准备。”

琳琳愣在原地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李雪昨晚在论坛发帖炫耀。”周雨说，“虽然匿名，但她用了和数学作业本上一样的错别字。”

说完，她消失在树林尽头。

---

那天晚上七点，琳琳的手机响了。是陈老师的短信：“老地方，现在。”

琳琳握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握着口袋里的录音笔。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你值得更好的生活。”

但她真的值得吗？

她想起自己第一次主动张开腿的样子，想起自己吞下精液的样子，想起自己被打到高潮的样子。

这样的人，还配得上“更好的生活”吗？

手机又震了一下：“别让我等。”

琳琳站起来，穿上外套。出门前，她把录音笔塞进内衣里——周雨说那里最不容易被发现。

走到筒子楼楼下时，她看见周雨站在路灯下。

周雨没说话，只是对她点了点头。

那是一个很轻的动作，但琳琳突然有了勇气。

她走进楼道，爬上楼梯，站在那扇熟悉的门前。

门开了，陈老师穿着睡衣，手里拿着皮带。

“迟到了三分钟。”他说。

琳琳走进去，门在身后关上。

录音笔在内衣里，开始工作。

---

当晚十一点，琳琳回到家。她关上门，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，浑身发抖。

她做到了。

她录下了全部——陈老师的命令，她的哭泣，皮带抽打的声音，还有最后他射在她脸上时粗重的喘息。

一共47分钟。

她从内衣里掏出录音笔，上面的小红灯还在闪烁。她按掉开关，把录音笔紧紧握在手心。

手机震动，是周雨的短信：“还活着吗？”

琳琳哭着打出：“活着。”

“录音了？”

“录了。”

“发给我。然后删除你手机里的所有记录。”

琳琳照做。她把录音文件发给周雨，然后清空聊天记录，删除短信，把录音笔藏进书架最里面。

周雨回复：“收到。做得好。”

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
“等。继续正常上学，正常见他。表现得和以前一样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琳琳，这只是第一步。”周雨发来，“我们还需要更多。小纤的，李雪的，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受害者的。这是一个系统工程。”

琳琳盯着“系统工程”这个词，突然觉得可笑——她的人生，成了一项需要系统解决的工程。

但她还是回：“好。”

“睡觉吧。明天数学课，如果陈老师问你昨晚疼不疼，你就说‘习惯了’。这是第二阶段的暗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你开始麻木了。而他会因此放松警惕。”

琳琳放下手机，躺到床上。

她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回放着今晚的一切——

陈老师把她按在床上，皮带抽在屁股上。她哭着求饶，但心里在数数：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

数到第二十七下时，她高潮了。

陈老师很满意，他说：“看，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。”

然后他插进她后面。很疼，但她没哭出声。她只是看着天花板，想：周雨现在在干什么？她在听录音吗？她会觉得我恶心吗？

结束后，陈老师帮她清理，动作意外地温柔。他说：“琳琳，你是我最乖的学生。”

她当时想：不，我不是学生。我是证据。

---

第二天数学课，陈老师果然问：“昨晚疼吗？”

琳琳按照周雨教的，平静地回答：“习惯了。”

陈老师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是琳琳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放松，那么……得意。

“好孩子。”他说。

琳琳低下头，假装在记笔记。她用余光瞥向周雨——周雨正在笔记本上写什么，写完一页，翻过去。

那一页的背面，用铅笔写着一行很小的字：

**“第二阶段：信任建立。继续。”**

琳琳收回视线，继续听课。

窗外的阳光很好，照在课桌上，暖洋洋的。

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真的还活着。

裤裆还是湿的——昨晚陈老师射进去的精液，今早还没流干净。

但这次，她没觉得羞耻。

她觉得那是证据。

是活下去的证据。

(第十四节完)

---

## 第四章：黑暗的蔓延（续）

### 第十五节：分裂的日记

琳琳开始写两本日记。

第一本放在书桌抽屉里，奶奶要是翻到，会看见这样的内容：

**10月25日，晴**

今天数学课讲三角函数，好难。陈老师很耐心，放学后还给我补了课。我要更努力，考上大学让奶奶过好日子。

**10月28日，阴**

考试考了92分，陈老师表扬我了。奶奶很开心，给我煮了鸡蛋。我要继续加油。

第二本藏在床垫和床板之间的夹层里，用透明塑料袋包着，封口处贴了三层胶带。这本日记用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缩写写成，但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：

**10月25日，周三**

筒子楼。皮带27下，后面流血了。他射在我伤口上，说“消毒”。我高潮了，真贱。录音笔47分钟，发给周雨。她说“做得好”。我哭了，不是因为疼。

**10月28日，周六**

下午李雪也在。他让我们互相舔。李雪很兴奋，舌头伸进我里面时，我想吐。但我湿了。他拍了视频，说“留念”。周雨让我记住摄像机的位置——在书架第二层，黑色的小方盒。她怎么知道？

**10月30日，周一**

数学课，他说“昨晚疼吗”，我说“习惯了”。他笑了。周雨在笔记本上写“第二阶段”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变成什么样？

写完第二本日记，琳琳会把它仔细包好，塞回床垫下。然后她会躺到床上，手伸进内裤里。

最近她自愿时不再幻想陈老师了。

她幻想周雨。

幻想周雨用那种冷静的声音指挥她：“手指插深一点。对，就是那里。你现在感觉到什么？”

她会照做，然后小声回答：“感觉……我在活着。”

高潮时，她会咬住枕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---

周五下午，陈老师说：“放学后都来筒子楼。有‘集体活动’。”

琳琳的心沉下去。

放学后，她、小纤、李雪三个人跟着陈老师走出校门。路上没人说话，但李雪一直在哼歌，心情很好的样子。

到了筒子楼，陈老师打开门。房间里和平时不一样——地上铺了塑料布，墙上挂着几根绳子，床头柜上摆着一排东西：跳蛋、按摩棒、乳夹、低温蜡烛。

“脱衣服。”陈老师说。

三个人开始脱。琳琳动作很慢，她在观察——周雨说的摄像机还在书架第二层。墙角多了一个三脚架，上面架着另一台摄像机，镜头盖没打开。

“今天拍点特别的。”陈老师指着三脚架，“留念。”

李雪眼睛亮了：“要拍色情片吗？”

“教学片。”陈老师纠正，“教你们怎么取悦男人。”

琳琳的胃开始抽搐。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如果他要拍视频，尽量背对镜头，或者用头发挡脸。不要看镜头，不要说话。”

她低下头，让头发垂下来遮住脸。

“先从基本的开始。”陈老师拿起跳蛋，“琳琳，躺下，分开腿。”

琳琳照做。塑料布很凉，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。

陈老师把跳蛋按在她阴蒂上，打开开关。震动传来，她浑身一颤。

“小纤，你负责控制强度。”陈老师把遥控器给小纤，“李雪，你负责计时。我要她高潮三次，每次间隔不超过五分钟。”

小纤接过遥控器，手在抖。李雪拿出手机计时。

跳蛋在阴蒂上震动，强度逐渐加大。琳琳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她能感觉到小纤在看她，眼神很复杂。

“叫出来。”陈老师说，“拍出来才有效果。”

琳琳摇头。

陈老师走过来，蹲下，捏住她的下巴：“叫。”

“啊……”琳琳小声哼了一下。

“大声点。”

“啊……！ �恩……！”

跳蛋的强度突然调到最大，琳琳尖叫着达到高潮。身体剧烈颤抖，淫水喷出来，溅在塑料布上。

“第一次，三分十七秒。”李雪报时，“还不错。”

陈老师没让跳蛋停，继续震动着已经敏感过度的阴蒂。琳琳疼得扭动身体，但小纤按着她的腿。

“第二次要来了吗？”陈老师问。

琳琳摇头：“不……不行……太疼……”

“疼才记得住。”陈老师转向小纤，“加大强度。”

小纤的手指在遥控器上悬停了一秒，然后按了下去。

更强烈的震动传来，琳琳疼得眼泪直流。但身体背叛了她——在疼痛中，快感又开始堆积。

“啊……不要……停……！”

“停？”陈老师笑了，“这才刚开始。”

第二次高潮来得很快，但很痛苦。琳琳感觉阴蒂肿了，每一次震动都像针扎。

“第二次，两分四十八秒。”李雪的声音带着兴奋，“比第一次快。”

陈老师满意地点头，然后转向李雪：“该你了。”

李雪脱光衣服躺下。陈老师没给她用跳蛋，而是直接插进去。他一边操李雪一边对小纤说：“继续震琳琳，我要她在我射的时候第三次高潮。”

小纤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但她还是按着遥控器，把强度调到最大。

琳琳疼得几乎晕过去。她能听见李雪放荡的叫声，能听见陈老师粗重的喘息，能听见摄像机运转的细微声音。

在陈老师射进李雪体内的同一秒，琳琳第三次高潮。

这次她没叫，只是张着嘴，无声地痉挛。

结束后，三个人都瘫在塑料布上。陈老师站起来，检查摄像机：“拍得不错。你们俩，互相清理。”

琳琳和小纤爬起来，用湿纸巾擦掉彼此身上的精液和淫水。李雪躺在旁边看着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

“下周六继续。”陈老师一边导出视频一边说，“下次玩点更刺激的。”

---

晚上九点，琳琳回到家。她没开灯，直接走进卫生间，打开淋浴。

热水冲在身上，她蹲下来，抱住膝盖。

今天在塑料布上，她第三次高潮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的画面是周雨的脸。

周雨用那种冷静的眼神看着她，说：“记住这个感觉。这是你活着的证据。”

琳琳当时想：不，这是我死掉的证据。

但她还是记住了。

洗完澡，她裹着浴巾回到房间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今天她不想用符号了，想写点能看懂的字。

她翻开新的一页，笔尖悬了很久，最后写下：

**今天他拍了视频。**

**我高潮了三次。**

**小纤在看我，她在想什么？**

**李雪很享受。**

**我想死。**

**但周雨说“活下去”。**

**所以我活着。**

**我真贱。**

写到这里，她停下笔。看着“我真贱”三个字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拿起笔，在这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，旁边打了个箭头，写：

**但贱也是活着的一种方式。**

写完这句，她愣住了。

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辩护。

哪怕是用这么扭曲的方式。

手机震动，是周雨的短信：“视频拍了吗？”

琳琳回：“拍了。”

“你露脸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按你说的，用头发挡住了。”

“好。他储存视频的设备是什么？”

“一个黑色的移动硬盘，放在书架最上层。”

“型号？”

琳琳努力回忆：“上面写着……WD，还有一个二维码。”

“WD My Passport，容量大概1TB或2TB。好，知道了。”

琳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收集证据链。”周雨回，“视频文件、存储设备、拍摄地点、参与人员。越多越好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等时机成熟。”

“什么时候时机成熟？”

这次周雨隔了很久才回：“当你再也受不了的时候。”

琳琳盯着这句话，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。

她打出：“我现在就受不了了。”

发送。

周雨秒回：“那就再忍忍。为了小纤，为了其他可能受害的人。你不是一个人，琳琳。”

琳琳哭出声。她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

她回：“我今天高潮的时候，想到的是你。”

发送完她就后悔了，赶紧撤回。

但周雨已经看见了。她回：“我知道。”

琳琳心脏狂跳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我也一样。”周雨说，“我收集证据的时候，高潮时想的是那个老师的脸。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在对抗他。快感来自对抗，不是服从。”

琳琳盯着这段话，看了三遍。

“你……你也自慰？”她问完就觉得这个问题很蠢。

周雨回：“我也是人。而且我19岁了，比你大两岁。”

琳琳愣住：“你不是转学生吗？怎么19岁？”

“留过两级。因为之前那件事，抑郁休学一年。”

琳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周雨又发来：“所以，别觉得自己特别惨。惨的人很多，只是有些人学会了用惨当武器。”

“怎么用？”

“比如现在，你在哭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哭的时候，记住这个感觉。记住你的眼泪是咸的，记住你的心脏在疼，记住你的手在抖。这些都是证据——证明你还有感觉，证明你还活着，证明你还能反抗。”

琳琳擦掉眼泪，打字的手不再抖了。

“我记住了。”她回。

“好。现在睡觉。明天数学课，如果陈老师问你今天爽不爽，你就说‘爽’。这是第三阶段的暗号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你开始享受了。而他会因此完全放松警惕。”

琳琳放下手机，躺到床上。

她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回放今天的画面。

塑料布。跳蛋。摄像机。小纤颤抖的手。李雪的笑。

还有高潮时，周雨的脸。

她把手伸进内裤，手指找到阴蒂——那里还肿着，一碰就疼。

但她还是开始揉。

一边揉一边想周雨的话：“快感来自对抗，不是服从。”

她对抗的是谁？

是陈老师？还是她自己？

手指动作加快。疼痛和快感混在一起，分不清界限。

高潮来临时，她咬住手腕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

结束后，她瘫在床上，大口喘息。

裤裆又湿了。

这次是她自己的淫水，混着一点血——阴蒂上的伤口破了。

她没管，只是躺着，看着天花板。

窗外的月光很亮。

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真的开始享受了。

享受这种在深渊里，还能看见一点点光的感觉。

哪怕那光是另一个深渊反射过来的。

(第十五节完)

---

## 第十六节：镜子的两面

周一早晨，琳琳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。

脸色苍白，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，嘴唇因为昨晚咬得太狠有点肿。她撩起校服衬衫的衣领，看见锁骨下方有一块新鲜的淤青——昨天陈老师掐着她脖子操她时留下的。

她盯着那块淤青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扣好扣子，整理好衣领。

镜子里的女孩看起来很普通。梳着简单的马尾，校服穿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个女孩的阴道里还残留着昨晚的精液，肛门因为过度的使用还在隐隐作痛，阴蒂上的伤口结了薄薄一层痂。

琳琳伸手摸了摸镜子里的自己。

镜面很凉。

她忽然想起周雨说过的话：“镜子不会说谎，但人会对自己说谎。”

她对自己说了什么谎？

“我还好。”

“我能承受。”

“这是为了考大学。”

谎言说多了，连自己都快信了。

---

数学课，陈老师一进教室就看向琳琳。

“琳琳，上来做这道题。”

琳琳站起来，走到讲台上。题目是昨晚陈老师“辅导”她时随手写在草稿纸上的那道——他一边插她后面，一边在她耳边念题目：“已知函数 $f(x)=\ln(x+1)$ ，求 $f'(0)$ 的值……”

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只知道后面很疼，前面在流水。

“答案是-1/2。”琳琳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解题过程。

步骤完全正确。

陈老师笑了：“很好。昨晚的辅导有效果。”

教室里响起几声轻笑。有些男生看琳琳的眼神变了——他们可能以为“辅导”真的是辅导。

琳琳低着头回到座位。她能感觉到小纤投来的目光，也能感觉到周雨从教室另一侧投来的目光。

下课铃响，陈老师说：“琳琳，来办公室。”

琳琳站起来，跟在他身后。走到门口时，她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周雨对她微微点头。

那是一个很轻的动作，但琳琳看懂了。

“记住，你是去收集证据的，不是去挨操的。”

---

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陈老师关上门，拉上窗帘。

“脱裤子。”他说。

琳琳照做。她解开校服裤的扣子，褪到膝盖。内裤是湿的——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湿着。

陈老师走过来，手指探进她腿间：“这么湿？想我了？”

琳琳按照周雨教的第三阶段暗号，小声说：“嗯……想。”

陈老师的的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是一种琳琳从未见过的笑容——放松的，得意的，甚至带着点宠溺。

“乖孩子。”他拉开自己的裤链，“今天用嘴。”

琳琳跪下来，含住那根已经硬了的鸡巴。她舔得很认真，舌头在龟头上打转，然后慢慢往下吞。

陈老师舒服地叹气，手按着她的头：“深一点……对……就是这样……”

琳琳全部吞进去，喉咙被顶得发胀。她能感觉到龟头顶在喉咙深处，能尝到前列腺液咸涩的味道。

她一边舔一边想：周雨现在在干什么？在教室看书？在图书馆查资料？还是在计划下一步怎么收集证据？

想到周雨，她突然觉得嘴里的鸡巴没那么恶心了。

这是一根证据。一根会射精的，肉做的证据。

陈老师开始操她的嘴，动作不算太粗暴。他今天心情好像很好，一边操一边说：“你最近进步很快……数学能考到前二十了……继续努力……老师会好好奖励你……”

琳琳被呛得眼泪直流，但没躲。她能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咕噜声，能感觉到唾液顺着嘴角往下流。

操了大概十分钟，陈老师按住她的头，深深抵进喉咙最深处，射了出来。

精液很烫，量很大。琳琳全部咽了下去，一滴没漏。

“吞下去了？”陈老师有点惊讶。

琳琳点头，用手背擦掉嘴角的精液：“老师给的……我都吃。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她拉起来，抱进怀里。

这是一个真正的拥抱，不是那种带着性意味的搂抱。他的手臂环着她的肩膀，手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

“好孩子。”他重复道，“真是个好孩子。”

琳琳僵在他怀里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

这是第一次，陈老师在没有性交的时候抱她。

也是第一次，她在陈老师怀里没有觉得恶心。

她甚至……觉得有点温暖。

这个念头让她浑身发冷。

---

中午，琳琳在食堂找到周雨。周雨一个人坐在角落，面前摆着一份几乎没动的饭菜。

“我能坐吗？”琳琳问。

周雨点头。

琳琳坐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今天他抱我了。”

周雨夹菜的手停了一下：“什么情况下？”

“我给他口交，吞了精液，然后他抱了我。像……像爸爸抱女儿那样。”

周雨放下筷子，推了推眼镜：“这是情感控制的高级阶段。当你开始服从时，他用惩罚。当你开始享受时，他用奖励。当你完全依赖时，他用温情。”

“我……”琳琳不知道该说什么，“我当时……觉得有点温暖。”

“正常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静，“人是渴望温情的动物。即使温情来自施虐者。”

“我是不是……很贱？”

周雨看着她：“你想听真话吗？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是，你很贱。”周雨说，“但你贱是因为你被训练成了这样。就像狗被训练成听到铃铛就流口水。你不是天生贱，你是被驯化成了这样。”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。

“但你有两个选择。”周雨继续说，“第一，继续当被驯化的狗，享受他偶尔给的温情，用身体换分数，直到他玩腻了或者你废了。第二，记住这份温情也是驯化的一部分，用它来麻痹他，收集更多证据，然后在他最放松的时候，咬断他的喉咙。”

琳琳擦掉眼泪：“我想咬断他的喉咙。”

“那就记住现在的感受。”周雨说，“记住他抱你时的温暖，记住你当时的感动。这些都是武器——让你知道他的弱点在哪。”

“他的弱点是什么？”

“他需要被爱。”周雨说，“即使是被扭曲的爱。他需要你们依赖他，需要你们把他当成神。这就是他的弱点——他太贪心了，既要性，又要权力，还要感情。”

琳琳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翻开一页，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和箭头。

“这是他的行为模式图。”周雨说，“我根据你们的描述画的。你看这里——”

她指向图表中的一个分支：“当他给予温情后，接下来三天内，他会提高要求。比如，今天他抱了你，那么周三或周四，他会要求你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。可能是多P，可能是更暴力的玩法，可能是录像时露脸。”

琳琳的心沉下去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两个选择。”周雨竖起两根手指，“第一，提前拒绝，让他失望，回到惩罚阶段。第二，接受，但留下证据。”

“留下什么证据？”

“他提高要求的证据。”周雨说，“比如，如果他要求录像露脸，你就录下他提出要求的全过程。如果他安排多人，你就记下所有人的特征。如果他使用暴力工具，你就拍下工具的细节。”

琳琳握紧拳头：“我……我怕我做不到。”

“那就选第一项。”周雨合上本子，“拒绝，挨打，回到起点。但那样的话，我们收集证据的进度会延迟。”

“延迟会怎样？”

“李雪已经在论坛上炫耀得越来越过分了。”周雨说，“我查了她的IP，发现她不仅在学校发帖，还在本地色情论坛发。迟早会有人认出她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陈老师。到那时，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证据，陈老师可能会销毁一切，然后反咬你们勾引老师。”

琳琳浑身发抖。

“所……所以我们要快？”

“对。”周雨站起来，“在你被他完全驯化之前，在他玩腻之前，在李雪引来外界注意之前。时间不多，琳琳。”

她端起餐盘要走，又回头说：“对了，今晚他可能会发短信要照片。别发露脸的。如果他要，就说手机坏了，明天去学校拍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行为模式。”周雨指指自己的太阳穴，“我研究他很久了。”

---

那天晚上八点，琳琳的手机果然响了。

陈老师发来：“拍张自拍发给我。要露脸的。”

琳琳按照周雨教的回：“老师，我手机摄像头坏了，拍出来全是黑的。明天去学校拍可以吗？”

过了几分钟，陈老师回：“行。明天课间来办公室拍。”

琳琳松了口气，但马上又紧张起来——明天就要拍了。

她给周雨发短信：“他明天要拍露脸照。”

周雨秒回：“正常。按计划进行。明天我会在办公室外等你，用我的手机录下全过程。你的任务就是进去，让他拍照，但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，让我录清楚。”

“什么借口？”

“比如光线不好，比如头发乱了，比如衣服不整齐。女生的借口很多。”

琳琳盯着这条短信，突然觉得周雨真的很可怕。

她好像什么都能算到。

“周雨，”琳琳打出，“你以前……到底经历过什么？”

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：

“我以前的数学老师，在我15岁到16岁那一年，每周二周四晚上‘辅导’我。他喜欢拍视频，喜欢让我叫爸爸。我收集了七个月的证据，最后他判了十二年。但证据里没有我的脸，因为我从来不看镜头，从来不露正脸。”

琳琳的手指在颤抖。

周雨又发来：“所以我懂。我懂怎么在镜头下生存，懂怎么收集证据，懂怎么在被他操的时候还在脑子里背数学公式。因为背公式能让我哭。”

琳琳哭了。她打出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不用对不起。帮我结束这一切，就是最好的道歉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好。现在睡觉。明天记得穿有领子的衣服，可以挡一部分脸。”

琳琳放下手机，躺到床上。

她想起陈老师今天抱她时的温暖。

想起周雨说的：“记住这份温情也是驯化的一部分。”

她把手伸进内裤，手指找到阴蒂。

这次她没有自慰。

她只是摸着那个还在疼的地方，然后把手拿出来，闻了闻指尖的味道。

精液的腥味，淫水的骚味，还有一点血的味道。

她把手指含进嘴里，舔干净。

然后对自己说：

“记住这个味道。这是证据的味道。”

窗外的月亮很圆。

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。

但她知道，镜子里那个人，正在学着活下去。

用最脏的方式。

活在最干净的希望里。

**(第十六节完)**

---

## 第十七节：镜头的审判

周二上午第二节课间，琳琳站在办公室门外。

她按照周雨的嘱咐，穿了件立领的校服衬衫，最上面那颗扣子扣得严严实实。头发梳成高马尾，露出整张脸——这也是周雨的意思：“他要看脸，就给他看。但表情要控制，不要笑，不要哭，就面无表情。”

琳琳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推门进去，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一个人。他坐在办公桌后，桌上摆着一台单反相机，镜头对着门口的方向。

“锁门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反手锁上门。

“过来。”

她走到办公桌前。陈老师站起来，绕到她身后，双手按在她肩膀上：“转过去，背对着我。”

琳琳转身。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手从她肩膀滑到腰侧，然后撩起校服衬衫的下摆。

“衣服脱了。”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“只脱上衣。”

琳琳的手指在颤抖。她解开衬衫扣子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……衬衫滑落，露出里面的白色胸罩。

“胸罩也脱。”

她伸手到背后，解开搭扣。胸罩松开，两只乳房弹出来，暴露在空气中。

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冷，乳尖很快硬了。

陈老师的手从后面伸过来，抓住她的乳房，用力揉捏。

“疼……”琳琳小声说。

“忍着。”陈老师的手指捏住她的乳头，拧了一下，“这样拍出来好看。”

他推着她走到办公桌前，让她上半身趴在桌面上，屁股翘起来。这个姿势，她的脸侧贴在冰凉的桌面，正好对着窗户的方向。

窗户外面是教学楼的外墙，没有人。

但琳琳知道，周雨就在这层楼的某个地方——可能是隔壁的空教室，可能是楼梯间的窗户，用长焦镜头或录音设备在记录这一切。

“看镜头。”陈老师调整相机角度，“我要你的眼睛看着镜头。”

琳琳抬起头，看向那个黑洞洞的镜头。

那一瞬间，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镜头是武器。可以伤害你，也可以保护你。取决于谁握着它。”

现在握着镜头的是陈老师。

但记录这一切的，是周雨。

“表情再骚一点。”陈老师命令。

琳琳试着做出一个表情——不是笑，不是哭，是那种她照镜子时经常看到的，麻木中带着点空洞的表情。

陈老师似乎很满意。他按下快门，咔擦咔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

拍了几张后，他说：“手放到下面去，把内裤扒开。”

琳琳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她拉下校服裤和内裤，手指扒开自己的阴唇，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。

“再分开一点。”陈老师的声音有点哑，“让我看见里面。”

琳琳照做。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淫水正顺着大腿往下流。

相机快门声又响起。

“换个姿势。”陈老师走过来，把她翻过来，让她仰躺在办公桌上，“腿分开，手抓着乳房。”

琳琳躺下，冰凉的桌面贴着她赤裸的背部。她分开腿，手抓住自己的乳房，往中间挤压。

这个姿势让她完全暴露在镜头前。

陈老师拍了几张，然后放下相机，走过来。

“我改变主意了。”他说，“光拍照不够。”

他的手按在她腿间，两根手指插进她湿透的小穴。

“老师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不是说……只拍照吗？”

“我说了算。”陈老师的另一只手解开自己的皮带，“拍点更真实的。”

琳琳的心沉到谷底。她看向窗户——外面什么都没有。

周雨能看到吗？能听到吗？

陈老师掏出已经硬了的鸡巴，抵在她穴口。

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。

咚咚咚。

很轻的三下。

陈老师动作僵住，低骂一声：“谁？”

门外传来小纤的声音：“老师，班主任让我送作业过来。”

陈老师迅速拉起裤子，把琳琳从桌上拽起来：“穿上衣服，快。”

琳琳手忙脚乱地套上胸罩和衬衫，扣子都扣错了。她刚穿好裤子，陈老师已经走到门口，打开一条缝。

“作业给我。”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温和。

小纤把一摞作业本递进来。从门缝里，琳琳看见小纤的眼睛——那双眼睛飞快地扫过办公室内部，在琳琳凌乱的衣领上停留了一秒，然后移开。

“谢谢。”陈老师接过作业本，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了。”小纤的声音有点颤。

“那回去吧。”

门关上。陈老师反锁，转身看向琳琳。

他的表情很冷。

“她看见了。”他说。

琳琳摇头：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“她看见你的扣子扣错了。”陈老师走过来，帮她把扣子重新扣好，“小纤很聪明。她一定猜到了。”

琳琳浑身发冷。

“她不会说出去的。”陈老师像是在安慰自己，“她不敢。”

他拿起相机，删除刚才拍的照片——一张张删，动作很慢。

“今天先到这里。”他说，“你回去吧。”

琳琳如蒙大赦，转身要走。

“等等。”陈老师叫住她，“明天，带小纤一起来。”

琳琳僵在门口。

“既然她可能知道了，那就让她加入。”陈老师的语气很平静，“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应该分享。”

琳琳的指甲掐进掌心。

“听见了吗？”陈老师的声音冷下来。

“……听见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琳琳走出办公室，腿都是软的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小纤已经不见了。

她走到楼梯间，周雨从阴影里走出来。

“录到了。”周雨手里拿着一个手机，“七分钟。包括他让你脱衣服，拍照，还有最后要操你的那段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小纤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周雨说，“我看见了。她故意来的。”

“故意？”

“作业本是她自己从班主任办公室拿的，班主任根本没让她送。”周雨推了推眼镜，“她在帮你。”

琳琳愣住。

“她知道你今天有危险，所以来打断。”周雨说，“但她可能没想到，这会让她自己也陷进来。”

琳琳想起陈老师的话：“明天，带小纤一起来。”

她突然觉得恶心，扶着墙干呕起来。

周雨递给她一瓶水：“漱漱口。”

琳琳漱了口，还是觉得恶心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她问，“我不能带小纤去……”

“你必须带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冷静，“如果你不带，陈老师会怀疑小纤，然后单独找她。那样更危险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琳琳，听着。”周雨按住她的肩膀，“小纤早就陷进来了。从她第一次被迫参与，从她第一次帮你清理，从她第一次在你们被操的时候在旁边看着——她就陷进来了。现在只是从观众变成演员而已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下来：“是我害了她……”

“不。”周雨摇头，“是陈老师害了你们。你，小纤，李雪，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人。你们都是受害者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我们必须互相伤害？”

“因为这是他的游戏规则。”周雨说，“分而治之。让你们互相竞争，互相嫉妒，互相牵制。这样你们就不会联合起来对抗他。”

琳琳擦掉眼泪：“那我们……联合起来？”

“对。”周雨点头，“从明天开始。你，小纤，还有我。我们三个，对抗他一个。”

“李雪呢？”

“李雪已经享受这种游戏了。”周雨说，“她暂时不是盟友。但我们可以利用她——她炫耀的欲望，会帮我们吸引外界注意。”

琳琳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“现在，去找小纤。”周雨说，“告诉她明天的事。但不要说是我说的，就说陈老师让你带她去。”

“她会恨我的。”

“恨比恐惧更有力量。”周雨把手机收起来，“恨会让她活下去。”

琳琳在体育馆后面的器材室找到了小纤。

小纤坐在一堆旧垫子上，抱着膝盖，脸埋在臂弯里。

“小纤。”琳琳小声叫她。

小纤抬起头，眼睛是红的。

“你看见了。”琳琳说。

小纤点头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我什么？”小纤的声音很哑，“谢我打断你们的好事？”

“不是的……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小纤站起来，“琳琳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让他拍那种照片？”

琳琳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她不能说出周雨，不能说出证据的事。

“我……我需要分数。”她只能重复这个谎言，“他说……拍一张照片，期末考试给我加十分。”

小纤盯着她看了很久，然后笑了——那是一种绝望的笑。

“十分？”她说，“琳琳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我以前是什么样？”

“以前你会为了数学考八十分开心一整天，会为了奶奶给你煮的鸡蛋感动，会为了我借你橡皮说谢谢。”小纤的眼泪掉下来，“现在呢？现在你为了十分，可以脱光衣服让人拍。”

琳琳的眼泪也涌出来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我不要你的对不起。”小纤擦掉眼泪，“我要你告诉我，明天是不是还要去？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带我一起？”

琳琳又点头。

小纤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再睁开时，她的眼神变了——从悲伤变成了某种冰冷的东西。
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我去。”

“小纤……”

“既然躲不掉，那就面对。”小纤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但琳琳，你要记住——是你带我去的。如果有一天我疯了，死了，都是因为你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扎进琳琳心里。

她想说“不会的”，想说“我们想办法”，但最后说出口的只有：“对不起。”

小纤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了器材室。

琳琳一个人坐在垫子上，哭了很久。

晚上，琳琳给周雨发短信：“我跟小纤说了。她恨我。”

周雨回：“恨比麻木好。恨会让她活下去。”

“你觉得她明天会配合吗？”

“会。但可能会用她的方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小纤很聪明。她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换你的安全，或者反过来。你们之间会开始复杂的博弈。”

琳琳看着这条短信，手指在颤抖。

“我不想跟她博弈……”

“由不得你。”周雨回，“游戏已经开始，所有人都是棋子。包括我。”

琳琳想起周雨在楼梯间的眼神——那种冷静的，近乎冷酷的眼神。

“周雨，”她打出，“你恨过吗？”

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：

“恨过。恨那个老师，恨我自己，恨所有旁观者。但现在不恨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恨了？”

“因为恨太耗能量。我要留着能量，去做事。”

琳琳盯着这句话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放下手机，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不想写符号了。她翻开新的一页，用最工整的字写下：

今天他拍我照片，要操我时，小纤敲门了。小纤救了我，但我把她拖进来了。明天我们要一起去。周雨说这是战争。我是士兵，小纤是士兵，周雨是指挥官。敌人是他。战场是我们的身体。武器是疼痛，是快感，是眼泪，是精液。胜利是什么？活下去。或者一起死。

写完后，她合上日记，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手指找到阴蒂。

今天她没有自慰。

她只是摸着那个地方，然后对自己说：

“记住，这是战场。”

窗外的月光很亮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很冷。

像士兵的眼神。

(第十七节完)

# 第五章：脆弱的联盟

## 第18节：既定的共犯

周三放学后，琳琳和小纤站在教室门口等。

两人都没说话，但这次和以往不同：

不再有那种初次涉险的颤抖，也没有被迫顺从的屈辱。小纤抱着胳膊靠在墙上，眼睛盯着走廊尽头的地砖裂缝，表情平静得像在等公交车。

琳琳用余光观察她：

- 小纤的校服领口下隐约能看见一道红痕，是昨晚陈老师用牙齿留下的
- 但她的站姿很放松，甚至有点慵懒

五点十分，陈老师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她们：

“都到了？走吧。”

嘴角勾起一个满意的弧度

三人走出教学楼：

- 陈老师走在中间，琳琳和小纤一左一右
- 夕阳把三个人的影子拉长又交叠，像某种诡异的图腾

路上陈老师居然主动开口：

“期中考试排名出来了。琳琳年级第35，小纤第42。比上次都有进步。”

琳琳的心跳快了一拍——她不知道今天会公布成绩。

小纤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：

“数学单科呢？”

“你87，琳琳89。”陈老师的语气带着赞赏：

“都在进步。尤其是你，小纤，上次才72。”

小纤的嘴角动了动，没说话：

但琳琳看见她眼底闪过一丝光——那是得到认可的满足感

琳琳突然想起周雨的话：

“他用分数当狗粮。你们为了这口粮，会越来越卖力。”

她现在就感觉很卖力：

- 身体甚至因为这个分数而微微发热

到了筒子楼，陈老师开门时手机响了：

| 他看了一眼屏幕，脸色微变：“**我接个电话，你们先进去。**”

琳琳和小纤走进房间：

■ 门在身后关上，隔绝了陈老师在走廊里的低语

房间里很安静：

■ 地上依然铺着塑料布

■ 今天多了一张矮桌，上面摆着几样东西：一副手铐，一根黑色的假阳具，一瓶润滑剂，还有一个琳琳没见过的小盒子

小纤走到矮桌前，拿起那个小盒子打开：

| 里面是几个小小的金属夹子，夹口有细密的锯齿

“**乳夹。**”小纤说，语气像在介绍文具：

“**带齿的，会疼。**”

琳琳看着她：

“**你不怕吗？**”

小纤转过头，眼神很平静：

“**怕有用吗？第一次怕，第二次怕，第十次呢？第一百次呢？**”

| 她放下盒子：“**怕会变成习惯，然后习惯会变成……别的。**”

“**别的什么？**”

小纤没回答：

■ 她走到墙边，那里挂着一面旧镜子

■ 对着镜子整理头发，把马尾重新扎紧

■ 解开校服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，露出锁骨上的红痕

“**好看吗？**”她问镜子里的琳琳。

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小纤转过来，背对着镜子，撩起衬衫下摆：

| 后腰上有一片新鲜的淤青，是昨晚被按在桌沿上撞出来的

“**这也是他留下的。**”小纤说：

| “**但你知道吗？昨晚我数学作业全对。他批改的时候，摸了我的头。**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说一个秘密。

琳琳突然明白了“别的”是什么：

■ 是交易

■ 是换算

■ 是用身体的疼痛和耻辱，换分数，换认可，换那一点点虚假的温情

门开了，陈老师走进来，脸色不太好看：

“**手机给我。**”他对琳琳说。

琳琳一愣：

“**什么？**”

“手机。你们两个的，都给我。”

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，掏出手机递过去：

- 陈老师接过，直接关机，然后扔进抽屉锁起来

“今天不用拍视频。”他说：

“但有新玩法。”

他走到矮桌前，拿起那副手铐：

“今天玩审讯游戏。”

琳琳的心沉下去：

- 她想起周雨昨天发的警告：“如果某天他突然改变模式，比如收手机，比如不录像，可能是察觉到什么。”
- 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

陈老师让两人面对面跪在塑料布上，中间隔着矮桌：

- 先铐住琳琳的左手和小纤的右手，让两人的手连在一起
- 然后拿起乳夹

“问题一。”陈老师走到琳琳面前，夹子在她左乳头上方悬停：

“你们私下有没有讨论过我？”

琳琳摇头：

“没有。”

夹子落下，锯齿咬住乳尖：

“啊——！”琳琳疼得弓起身子。

“撒谎。”陈老师说：

“我看见过你们课间在走廊说话。”

他转向小纤，另一个夹子夹住她的右乳头：

- 小纤咬住嘴唇，没叫出声，但脸色瞬间白了

“问题二。”陈老师走回桌后坐下，像真正的审讯官：

“有没有告诉过别人这里的事？”

两人都摇头。

陈老师拿起那根假阳具，涂满润滑剂，然后走到琳琳身后，抵在她后穴入口。

“再问一次，有没有？”

琳琳哭着摇头：“没有……真的没有……”

假阳具慢慢插进去。很粗，很凉，每进一寸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。

“小纤呢？”陈老师一边往琳琳身体里推假阳具一边问。

小纤看着琳琳痛苦的表情，深吸一口气：“有。”

陈老师的动作停住了。

琳琳也僵住了。

"有？"陈老师的语气冷下来，"告诉谁了？"

"李雪。"小纤说，"她猜到了，问我是不是也在跟老师‘补课’。我说是。"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："李雪那个大嘴巴，确实藏不住事。"

他把假阳具从琳琳身体里抽出来，带出一些血丝。然后走到小纤身后："你很诚实。诚实有奖励。"

假阳具插进小纤的后穴。小纤疼得浑身一抖，但没叫。

"继续。"陈老师一边慢慢抽插一边说，"还告诉谁了？"

"没了。"小纤喘息着，"只告诉了李雪。她说……她早就知道了，还问我爽不爽。"

陈老师的动作顿了一下："你怎么回答？"

"我说……刚开始疼，后来……"小纤的声音断断续续，"后来就……习惯了。"

这个回答似乎取悦了陈老师。他加快了抽插速度，假阳具在小纤身体里进出，发出黏腻的水声。

琳琳跪在旁边看着，左手还和小纤的右手铐在一起。她能感觉到小纤的手在抖，能听见小纤压抑的喘息。

小纤在保护她。

小纤故意说告诉了李雪——因为李雪确实可能猜到了，这不算完全的谎言。但这个回答转移了陈老师的注意力，让他不再追问"还有没有告诉别人"。

假阳具抽出来时，小纤的后穴已经红肿不堪。陈老师把沾满血和润滑剂的假阳具仍在塑料布上，然后解开手铐。

"今天到此为止。"他说，"穿衣服。"

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。穿衣服时，小纤的动作很慢，每一次弯腰都疼得皱眉。

陈老师坐在床边看着她们，突然说："下个月有全市数学竞赛。我想推荐你们俩去。"

两人都愣住了。

"名额只有两个。"陈老师说，"李雪也想要，但她成绩不够。你们如果拿了奖，高考可以加分。"

琳琳的心脏狂跳。竞赛，加分，大学——这些词像遥远的梦。

"但名额要给最乖的学生。"陈老师站起来，走到她们面前，手指抚过小纤红肿的乳头，"你们……够乖吗？"

小纤低头："够。"

"琳琳呢？"

琳琳也点头："够。"

"证明给我看。"陈老师说，"周六晚上，老时间。我要你们两个……伺候我。用你们学到的所有方法。"

他拍了拍两人的脸，然后拿起外套："走吧。手机明天来拿。"

---

走出筒子楼时天已经黑了。路灯亮起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走了很远，小纤才开口："我刚才撒谎了。"

"我知道。"琳琳说，"谢谢你。"

"不完全是因为你。"小纤停下脚步，"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在收集证据，会死得更惨。"

琳琳看着她："你在帮周雨？"

小纤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"我在帮自己。"

她从书包夹层里掏出一个东西——一支口红大小的黑色圆筒。

"录音笔。"小纤说，"周雨给我的。今天全程录了。"

琳琳瞪大眼睛："你怎么……"

"她昨天找我谈过了。"小纤把录音笔收好，"她说得很直接——要么一起沉下去，要么一起游上岸。我选了上岸。"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，但这次不是悲伤的眼泪。

是某种……希望的眼泪。

"周六怎么办？"她问，"他要我们‘伺候’他。"

"那就伺候。"小纤的语气很平静，"但要多录点东西。周雨说，我们需要他明确索贿的证据——用性换竞赛名额。"

琳琳懂了。这不再是单纯的性侵，这是交易。是明确的犯罪。

"你怕吗？"她问小纤。

小纤想了想："怕。但更怕一辈子这样。"

两人继续往前走。快到分岔路时，小纤说："琳琳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把他送进去了……"

"嗯？"

"你会觉得……可惜吗？"

琳琳愣住了。

可惜？

可惜那些分数？可惜那些虚假的温情？可惜那种被需要的感觉？

"不会。"她听见自己说，"我会觉得……自由。"

小纤笑了。那是琳琳很久没见过的，真正的笑。

"那就为了自由。"小纤说，"再忍忍。"

她转身走向自己家的方向，背影在路灯下显得很单薄，但很坚定。

琳琳站在原地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
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——周雨的短信："小纤拿到录音了。做得很好。周六按计划进行，我会在外面接应。"

琳琳回："好。"

她走回家，脚步比以往轻快。

裤裆还是湿的——刚才的疼痛和恐惧让她又高潮了一次。

但这次，她没有觉得羞耻。

她觉得那是燃料。

燃烧自己，烧出一条路的燃料。

(第十八节完)

## 第十九节：价码

周六晚上七点，筒子楼房间里的灯调成了暗红色。

塑料布换成了新的，在灯光下泛着廉价的油光。矮桌上今天摆的东西更多了：三份打印好的A4纸，一盒印泥，还有一台崭新的摄像机，镜头上的红灯一闪一闪。

琳琳和小纤跪在塑料布上，两人都穿着校服——陈老师要求的，“要有学生样”。但校服里面什么都没穿，扣子解开到第三颗，能看见胸罩边缘。

陈老师坐在床边抽烟，烟灰掉在地板上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眼下的黑眼圈很重。

“竞赛报名表下来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两个名额。我推荐了你们俩。”

琳琳的心脏猛地一跳。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他一定会用这个做交易。他要的不是性，是‘自愿’的证据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陈老师弹掉烟灰，“学校要求签一份辅导协议。证明你们是自愿接受我的额外辅导。”

他指了指矮桌上的A4纸。

琳琳伸手拿过一份。标题是《数学竞赛专项辅导自愿协议书》，正文用标准的合同语言写着：

**“本人自愿接受陈明老师的课外辅导，辅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课堂教学延伸、解题技巧训练、心理素质培养。辅导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。本人承诺辅导过程完全自愿，不存在任何强迫或交易行为。”**

落款处有两个签名栏：学生签名、监护人签名。

“签了字，按手印。”陈老师说，“明天我就交上去。下周开始，每周六晚上七点到十点，正式辅导。”

小纤盯着那份协议，手指在颤抖。

“老师，”她小声问，“辅导内容包括什么？”

陈老师笑了。那笑容在暗红色灯光下显得很诡异。

“包括你们学过的所有内容。”他说，“口交，肛交，双飞，录像。所有内容。”

琳琳的胃在抽搐。她抬头看向摄像机——红灯还在闪。

“签不签？”陈老师问，“不签的话，名额给李雪。她昨天来找我，说她什么都愿意。”

琳琳想起李雪最近的变化。数学课不再捣乱，作业认真完成，甚至开始问问题。她在用她的方式竞争。

“我签。”小纤说。

她拿起笔，在“学生签名”栏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字迹很工整，像在写作业。然后她打开印泥盒，拇指按下去，在名字上按了个鲜红的手印。

陈老师看向琳琳。

琳琳的手在抖。她想起周雨昨晚的短信：“签。但签的时候要说一句话——‘老师，签了这个，竞赛名额就是我的了对吗？’。一定要让他回答‘对’。”

她深吸一口气，拿起笔。

“老师。”她的声音在抖，“签了这个……竞赛名额就是我的了对吗？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两秒，然后笑了：“对。签了就是你的。”

琳琳写下自己的名字。王琳琳。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，最后一笔拉得很长，像在拖延时间。

她按下手印。红色在纸上晕开，像血。

“很好。”陈老师站起来，走到摄像机后面，“现在，证明你们值得。”

他让两人面对面跪好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振动棒。不是普通的跳蛋，是那种粗大的，带螺纹的，顶端会旋转的东西。

“自己放进去。”他说，“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。我要看着。”

琳琳接过振动棒。塑料外壳很凉。她慢慢躺下，分开腿，把振动棒抵在自己湿透的小穴入口。

“转着进。”陈老师说，“慢一点。”

她开始旋转着往里推。螺纹摩擦着内壁，带来陌生的胀痛感。全部进去后，她感到振动棒在深处开始震动，很轻微，但持续不断。

小纤也照做了。但她后面还没完全恢复，振动棒插进去时她疼得脸色发白。

“打开开关。”陈老师命令。

琳琳摸到振动棒尾部的开关，按下去。

嗡——

强烈的震动从体内炸开。她整个人弓起来，尖叫卡在喉咙里。

“第二档。”陈老师说。

她按到第二档。更强烈的震动，每一下都撞在子宫口上。她开始失控地抽搐，淫水一股股涌出来，混着振动棒带出的润滑剂，在塑料布上积了一小滩。

小纤那边也是。但她没叫，只是咬着嘴唇，眼泪不停往下流。

“现在，”陈老师走到琳琳身边，解开自己的裤子，“我要操你。振动棒不准关。”

他插进来时，琳琳感觉要死了。前面是粗大的振动棒在旋转震动，后面是陈老师的鸡巴在抽插。两种刺激混在一起，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啊……不行了……要死了……”

“死不了。”陈老师喘着气，“这才刚刚开始。”

他加快速度，每一下都又深又重。琳琳的尖叫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，身体像离水的鱼一样痉挛。

就在这时，她感觉到振动棒的震动模式变了——不再是规律的震动，而是一短一长、一长两短的组合。

摩斯密码。

周雨教过她。短震是“.”，长震是“-”。

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

S O S

求救信号。

然后变成：

A B C C T

“ABCT”？不对……是“证据”。

琳琳猛地反应过来——周雨在提醒她，要证据。要陈老师说出那句关键的话。

她咬住嘴唇，在又一次被顶到深处时，哭着问：“老师……竞赛……竞赛名额……啊……真的给我吗……”

陈老师正在兴头上，想都没想：“给……操完就给……啊……”

“签了协议……就确定……对吗……”

“对！操你妈的……对！”

琳琳记住了。她闭上眼睛，让身体随着撞击摇晃，脑子里却在重复：他说了“签了协议就确定”。他说了。

振动棒的密码又变了：

-----

G O O D J O B

做得好。

琳琳哭了。这次不是疼哭的，也不是爽哭的。是某种复杂的，说不清的情绪。

陈老师射在她里面时，振动棒也同时调到最强档。双重高潮让她眼前发白，全身剧烈颤抖，然后瘫软下去。

小纤那边也结束了。陈老师从琳琳身体里抽出来，走到小纤身边，没再插她，只是让她含着射了一嘴。

完事后，三人瘫在塑料布上。振动棒还插在琳琳和小纤体内，但已经关了。

陈老师抽着烟，看着天花板：“下周六，正式辅导开始。每周一次，直到竞赛结束。”

琳琳侧过脸，看向矮桌上那两份协议。鲜红的手印在暗红色灯光下像两滩血。

“协议……”她小声说，“我们可以留一份吗？”

陈老师看她一眼：“留一份干什么？”

“纪念。”琳琳说，“第一次……签这种东西。”

陈老师想了想，笑了：“行。一人一份。收好了，别让人看见。”

他起身，从摄像机里取出内存卡，然后把协议递给他们。

琳琳接过那份还温热的纸，小心折好，放进校服口袋。

“穿衣服，走吧。”陈老师说，“下周见。”

---

走出筒子楼时，琳琳的腿还在抖。振动棒已经取出来了，但身体里那种被填满的余韵还在。

小纤跟在她身后，很安静。

走到巷子口，周雨从阴影里走出来。

“录到了。”她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显示着波形图，“他说的‘签了协议就确定’，很清晰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振动棒……”

“我改装的。”周雨说，“远程控制。摩斯密码是临时加的，怕你忘了。”

“我没忘。”琳琳说，“SOS，证据，做得好。”

周雨点点头，然后看向小纤：“你的那份协议，给我。”

小纤从口袋里掏出协议。周雨接过，用手机拍了正反面，然后还给她。

“原件收好。”周雨说，“这是关键证据。证明他用竞赛名额交换性服务。”

琳琳想起陈老师射在她里面时的样子，想起他说的“操完就给”。

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
“等。”周雨把平板电脑收起来，“等竞赛开始，等他给你们‘辅导’几次，等证据链完整。然后——”

她顿了顿，“然后收网。”

小纤忽然问：“李雪呢？她不会闹吗？”

“李雪有别的用处。”周雨说，“她越闹，陈老师越需要你们‘忠诚’。这是好事。”

琳琳不懂这些算计。她只是觉得很累，身体累，心也累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她说。

周雨看着她，眼神软了一瞬：“回去吧。好好睡一觉。明天数学课，正常表现。”

琳琳点点头，转身往家走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见周雨和小纤还站在巷子口，在低声说着什么。

路灯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像两个在策划阴谋的间谍。

琳琳转回头，继续走。

手伸进口袋，摸到那份协议。纸张很薄，但很重。

这是她的卖身契。

也是她的武器。

---

回到家，琳琳没开灯。她摸黑走进房间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不想写太多。只写了一行：

**今天签了卖身契。**

**他用竞赛名额买我。**

**我卖了。**

**但我也录了他买我的证据。**

**我们都在交易。**

**只是他不知道，我卖的是他的牢狱之灾。**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摸到自己下面。那里又红又肿，一碰就疼。

但她还是把手指插了进去。

里面很湿，很热。残留的精液混着她的淫水，黏糊糊的。

她抽插了几下，然后停下来。

突然觉得很恶心。

不是恶心精液，不是恶心疼痛。

是恶心她自己——她刚才居然因为想到“证据”而有点兴奋。

她抽出手指，在床单上擦干净，然后闭上眼睛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很空洞。

像一具已经卖掉灵魂的躯壳。

(第十九节完)

## 第二十节：裂缝

周一早上，数学课代表把期中考试排名贴在教室后墙。

琳琳挤在人群里，看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年级第27位。数学单科92分，班级第三。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——92，离周雨说的135还差43分。

还差很多次“辅导”。

小纤站在她旁边，指着名单上一个名字：“李雪，年级189，数学61。”

琳琳顺着她的手指看去。李雪的名字几乎在最后几行，数学那栏的红色数字格外刺眼。

“她完了。”小纤小声说。

话音刚落，李雪就冲进了教室。她没回座位，直接走到后墙，盯着排名表看了三秒，然后转身冲出了教室。

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愤怒。
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窃窃私语响起：

“李雪又发什么疯？”

“数学61，换我也疯。”

“听说她最近可努力了，天天问陈老师题呢。”

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，回到座位。第一节课就是数学，陈老师还没来。

上课铃响过五分钟，陈老师才走进教室。他的脸色很难看，嘴唇紧抿着，眼镜片后的眼睛扫过全班，在琳琳和小纤脸上多停了一秒。

“上课。”他的声音很沉。

整节课他都讲得心不在焉，写错两次公式，还差点把粉笔捏断。下课铃一响，他立刻收起教案：“李雪，来办公室。”

李雪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跟着他走出去。她的背挺得很直，像要去打仗。

办公室的门关着，但隔音不好。

琳琳假装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，在走廊里能听见里面的声音。

“老师，为什么没有我？”李雪的声音很尖，“我明明比她们努力！”

“努力和成绩是两回事。”陈老师的声音很平静，“竞赛名额要给最有希望拿奖的学生。”

“最有希望？还是最听你话？”

“李雪，注意你的言辞。”

“我注意个屁！”李雪的声音陡然拔高，“琳琳和小纤凭什么？她们数学也就比我高二三十分，我要是也有‘特殊辅导’，我——”

“李雪！”陈老师打断她，“出去。”

“我不出去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不然我就——”

“你就怎么样？”陈老师的声音冷下来，“去校长那儿告状？说我给你们‘特殊辅导’？你有证据吗？”

沉默。

琳琳贴在墙边，手心全是汗。

“我……我有。”李雪的声音忽然低了，“我有照片。”

陈老师没说话。

“上次在筒子楼，我偷偷拍的。”李雪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你抱着琳琳，手伸进她衣服里。虽然模糊，但能认出来是你。”

琳琳的心脏差点停跳。她想起那次——李雪也在，陈老师让她和琳琳互相舔，李雪在旁边计时。她居然偷拍了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陈老师问。

“我要竞赛名额。”李雪说，“给我，照片我删了。不给我，我就发出去。”

更长的沉默。

然后陈老师说：“你先把照片给我看。”

“不行。你答应了我才给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？”

“你可以赌。”李雪的声音又硬起来，“赌我有没有照片，赌我敢不敢发。”

琳琳听见椅子拖动的声音，然后是脚步声。她赶紧转身离开，假装刚走过来。

办公室门开了，李雪走出来，眼睛红红的，但嘴角带着笑。

看见琳琳，她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：“哟，未来的竞赛选手。”

琳琳没说话。

李雪凑近，压低声音：“别得意太早。他能给你的，也能拿走。”

说完，她昂着头走了。

琳琳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不知道该不该进去。

“琳琳？”陈老师在里面叫她。

她走进去。陈老师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铁青。

“关上门。”他说。

琳琳关上门。

“李雪刚才说的话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琳琳犹豫了一下，点头。

“她有照片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她说有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周六的协议，你带了吗？”

琳琳从书包里掏出那份折好的A4纸。

陈老师接过去，展开，看着上面的签名和手印。

“这份协议，能证明你是自愿的。”他说，“但如果李雪的照片流出去，别人不会管你是不是自愿。他们会说，老师睡学生，老师该死。”

他放下协议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：“所以，我们不能让照片流出去。”

“怎么……不让？”

陈老师没回答，而是问：“你和李雪熟吗？”

“不熟。”

“小纤呢？”

“也不熟。”

“那周雨呢？”陈老师的眼睛眯起来，“那个转学生。她和李雪说过话吗？”

琳琳的心脏狂跳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。”陈老师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，“琳琳，别对我撒谎。我看得出来。”

他的手按在她肩膀上，力道很重。

“周雨很聪明。”他说，“太聪明了。聪明得不像个学生。她在观察我，我知道。”

琳琳的呼吸停住了。

“你去告诉她。”陈老师的声音很低，“告诉她，李雪手里有照片。告诉她，如果照片流出去，倒霉的不止我一个。你们三个——你，小纤，李雪——都会完蛋。学校会开除你们，档案会留下记录，大学不要你们。”

他的手从肩膀移到脖子，轻轻掐住。

“听懂了吗？”

琳琳点头，眼泪涌出来。

“乖。”陈老师松开手，拍拍她的脸，“去吧。放学之前，我要知道周雨的态度。”

---

琳琳在图书馆找到了周雨。

周雨坐在最里面的角落，面前摊着几本厚厚的数学竞赛题集。看见琳琳过来，她合上书。

“他找你了？”周雨问。

琳琳点头，把办公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

周雨听完，推了推眼镜：“李雪有照片。可能性80%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好事。”周雨说，“李雪在帮我们加速。”

“加速什么？”

“加速他的崩溃。”周雨翻开笔记本，上面画着复杂的箭头图，“你看，他现在有三个威胁：李雪的照片，我的观察，你们可能的反水。压力越大，他越容易犯错。”

琳琳不懂这些算计。她只觉得害怕。

“他说……如果照片流出去，我们也会完蛋。”

“他在吓唬你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静，“照片只能证明他和你有亲密接触，不能证明性关系。而且你是未成年，舆论只会同情你。”

“可是学校……”

“学校最怕丑闻。”周雨说，“如果真的曝光，学校第一反应是压下去，是安抚你，是让他滚蛋。而不是开除你。”

琳琳还是不安。

周雨看着她，忽然问：“你怕什么？怕被开除？怕考不上大学？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那就用这个怕。”周雨说，“告诉他，你怕，所以你会配合。但你要提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钱。”周雨说，“告诉他，你需要钱。奶奶生病，或者别的借口。让他给你钱，作为‘封口费’。这是另一项证据——受贿。”

琳琳瞪大眼睛：“我……我不敢。”

“那就继续被他操，直到竞赛结束，直到他玩腻了，直到他找到新的玩具。”周雨的语气冷下来，“琳琳，这是战争。你要么拿武器，要么当炮灰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下来。

周雨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一些：“对不起。我太急了。”

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纸巾，递给琳琳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转学吗？”周雨忽然问。

琳琳摇头。

“因为上一个老师的事曝光后，学校想让我转学。”周雨说，“他们说，我在学校‘影响不好’。我爸妈同意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丢人。”

她摘下眼镜，擦了擦——琳琳看见她的眼睛很红。

“我哭了一个月。”周雨说，“然后我想通了。眼泪没用，害怕没用，只有行动有用。”

她重新戴上眼镜，又变回了那个冷静的周雨。

“所以，行动吧。”她说，“告诉他，李雪的事你会帮忙解决。但你要钱，要很多钱。就说奶奶住院了，需要手术费。”

琳琳擦掉眼泪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千。”周雨说，“对他来说不多，但足够构成受贿金额。”

“如果他不同意呢？”

“他会同意的。”周雨说，“他怕李雪，更怕你。你是他最‘乖’的学生，如果你也闹，他就完了。”

琳琳握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我去要。”

---

放学后，琳琳去了办公室。

陈老师一个人在批改作业。看见她进来，他放下红笔。

“说了？”

“说了。”琳琳说，“周雨说，她会帮忙稳住李雪。”

陈老师松了口气：“很好。她怎么稳？”

“她说……她有办法让李雪删照片。”琳琳按照周雨教的撒谎，“但需要时间。”

“多久？”

“一周。”

陈老师点头：“行。一周。”

琳琳深吸一口气：“老师，我还有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奶奶……住院了。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需要手术费。五千块。”

陈老师愣住了。

“我……我没钱。”琳琳的眼泪又涌出来，“家里也没钱。奶奶要是死了，我就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。一半是演的，一半是真的——奶奶确实身体不好，但还没到住院的地步。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很久。

“五千？”他重复。

琳琳点头。

陈老师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。然后转身，从抽屉里拿出钱包，数出一叠钱。

“这里三千。”他把钱放在桌上，“剩下的下周给你。”

琳琳看着那叠粉红色的钞票，手在抖。

“拿着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拿起钱。很厚，很重。

“谢谢老师。”她小声说。

“不用谢。”陈老师走到她面前，捏住她的下巴，“记住，你拿了我的钱。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”琳琳点头。

“照片的事，处理好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处理不好，这钱你得还。还得加利息。”  
“我……我会的。”

陈老师松开手：“去吧。”

琳琳把钱塞进书包，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陈老师又叫住她。  
“琳琳。”

她回头。

“你是个好孩子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别让我失望。”

琳琳点点头，关上了门。

走廊里空荡荡的。她靠着墙，腿软得站不住。

书包里的三千块钱像一块烧红的铁，烫着她的背。

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这是受贿证据。”

她成了受贿者。

成了共犯。

成了和他一样脏的人。

---

晚上，琳琳把钱交给周雨。

周雨数了数，点头：“三千。够了。剩下的我会让他给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让他给？”

“我有办法。”周雨把钱装进一个信封，“这钱你奶奶需要吗？”

琳琳摇头：“奶奶不知道。”

“那就存起来。”周雨说，“等事情结束，当你的大学学费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周雨，我们……真的能赢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诚实地说，“但我知道，不反抗一定会输。”

她把信封收好，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琳琳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银色的小吊坠，形状像一把钥匙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报警器。”周雨说，“按三下，会发出高分贝警报，同时向我的手机发送定位。如果某天他突然发疯，想杀你灭口，就用这个。”

琳琳盯着那个吊坠，浑身发冷。

“你觉得……他会杀我？”

“可能性很小，但不是零。”周雨说，“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咬人。他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琳琳把吊坠戴在脖子上。金属贴皮肤，很凉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
周雨摇头：“不用谢。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”

这句话和陈老师说的一模一样。

但意思完全不同。

---

琳琳回到家，奶奶已经睡了。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写了三行：

**今天要了三千块钱。**

**他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**

**周雨也这么说。**

**但我知道，我们不是同一条船。**

**他是贼船，周雨是救生艇。**

**我是那个在中间，不知道该跳船还是该继续划桨的人。**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摸到自己下面。那里已经不疼了，只是有点肿。

她没有自慰。

只是摸着那个地方，然后对自己说：

“这是受贿的钱买来的身体。”

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半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脖子上多了一把银色的钥匙。

像囚徒的项链。

像自由的钥匙。

她分不清。

(第二十节完)

---

## 第五章：脆弱的联盟（续）

### 第二十一节：照片

周二下午，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。

琳琳躲在体育馆后面的树荫下，手里捏着周雨给她的匿名手机——一个旧款的黑色诺基亚，只能打电话发短信。屏幕亮着，是一条刚收到的信息：

“器材室。现在。一个人来。——李雪”

琳琳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十秒，然后收起手机，朝器材室走去。

器材室在体育馆最里面，常年锁着，只有体育老师有钥匙。但琳琳走到门口时，发现门虚掩着。她推门进去，里面很暗，只有高处的窗户透进几缕阳光。

李雪坐在一堆旧垫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手机。

“锁门。”她说。

琳琳反手锁上门。

李雪把手机屏幕转向她。上面是一张照片，有点模糊，但能看清内容——筒子楼的房间，陈老师从后面抱着琳琳，一只手伸进她校服衬衫里，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。琳琳的脸侧对着镜头，眼睛闭着，嘴唇微微张开。

照片的拍摄角度很低，像是从下面偷拍的。日期水印显示是四周前的周六。

“看清楚了吗？”李雪问。

琳琳点头，喉咙发干。

“我还有三张。”李雪滑动屏幕，“这一张，他摸你胸。这一张，你跪着给他口。这一张，他射在你脸上。”

每一张都比前一张更清楚，更露骨。最后那张，琳琳能看见自己脸上挂着精液，眼睛空洞地看着镜头方向。

“你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你怎么拍的？”

“手机藏在地板缝里。”李雪说，“我提前放的。你们都没发现。”

琳琳想起那天——李雪负责计时，她确实在地上趴了很久，说是在“休息”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琳琳问。

“我要竞赛名额。”李雪收起手机，“陈老师答应你了，对吧？签了协议？”

琳琳没说话。

“不说话就是默认。”李雪站起来，走到琳琳面前，“我要你让给我。”

“我怎么让？”

“简单。”李雪说，“下次‘辅导’的时候，你故意惹他生气。让他觉得你不听话，让他觉得我更好。然后我趁机表现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你为什么要参加竞赛？你数学……”

“我数学不好，我知道。”李雪打断她，“但拿了竞赛奖，高考能加分。加了分，我就能上大学。上了大学，我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眼睛里有种近乎疯狂的光。

“琳琳，你和我不一样。”李雪说，“你成绩好，就算不加分也能考上大学。我不行。我需要这个名额。”

“陈老师不会同意的……”

“所以你要帮我。”李雪抓住琳琳的手腕，“你帮了我，照片我删了。你不帮，我就发到网上。到时候，你看陈老师是保你，还是自保？”

琳琳的手腕被捏得很疼。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李雪在帮我们加速。”

但李雪不是在帮她们，是在帮自己。

“让我想想。”琳琳说。

“没时间了。”李雪松开手，“周五之前，给我答复。周五晚上，陈老师约了我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把照片给他看，告诉他，是你让我拍的。”

琳琳浑身一僵：“我让你拍的？”

“对。”李雪笑了，“我说是你想留纪念，让我帮忙拍。你觉得他会信谁？”

琳琳盯着她，突然觉得李雪很陌生。那个在数学课上抛媚眼的女生，那个在筒子楼里兴奋呻吟的女生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威胁者。

“你为什么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因为我要活下去。”李雪说，“你们都有路可走。你有成绩，小纤有周雨，我有什么？我只有这个身体，和这点脑子。”

她拍拍琳琳的脸：“好好想。周五之前。”

说完，她打开门走了出去。

琳琳一个人站在昏暗的器材室里，浑身发冷。

---

下午放学，琳琳在公交站等车时，周雨出现了。

“李雪找你了？”周雨问。

琳琳点头，把器材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

周雨听完，推了推眼镜：“照片我要看。”

“她说周五之前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周雨打断她，“但我们需要知道照片的具体内容。如果只是亲密照，威胁不大。如果有性交画面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琳琳想起最后那张——陈老师射在她脸上的照片。

“有……性交画面。”她小声说。

周雨的眼睛亮了一瞬：“很好。”

“好什么？”

“证据。”周雨说，“李雪的照片，加上我们手里的录音、协议，就能形成完整证据链。”

“可是李雪不会给我们……”

“她会。”周雨说，“只要价格合适。”

琳琳愣住：“你要买？”

“不。”周雨摇头，“我要让她觉得，我是她唯一的盟友。”

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琳琳：“这里面有两千块。明天你给李雪，就说是我的。告诉她，我愿意帮她拿到竞赛名额，但照片要分我一份。”

琳琳接过信封，很厚。

“她会信吗？”

“她需要钱。”周雨说，“我查过她家，父亲赌钱，母亲跑了。她最近在接客，就是为了攒钱离开。两千块，对她来说是巨款。”

琳琳握紧信封：“那我们……真的要帮她拿名额？”

“名额只有一个。”周雨说，“给了她，你就没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但我们可以骗她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静，“告诉她，名额是你的，但你可以‘让’给她。让她相信，拿了名额就能翻身。等她放松警惕，我们再拿走照片，然后举报。”

琳琳盯着周雨：“你在利用她。”

“对。”周雨承认，“她在利用你，我在利用她。这就是游戏规则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呢？”琳琳问，“你在利用我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很久。

“琳琳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在救你。但救你需要手段。干净的手段救不了人。”

琳琳想起陈老师说的“一条船上的人”。

现在船上又多了两个人——李雪，和这个正在把所有人都当棋子的周雨。

“如果我不同意呢？”琳琳问。

“你可以不同意。”周雨说，“那李雪就会发照片，陈老师就会崩溃，事情会提前曝光。但那样的话，我们手里的证据不够，陈老师可能只会被调走，而你们三个会被开除。”

她看着琳琳：“你选哪个？”

琳琳没有选择。

她只有一条路——跟着周雨走，哪怕这条路很脏。

“我同意。”她说。

周雨点点头：“明天把钱给李雪。然后告诉她，我想见她。”

“在哪见？”

“筒子楼。”周雨说，“周五晚上，陈老师不是约了她吗？我也去。就说……我是去‘辅导’数学的。”

琳琳的心一沉：“你要去筒子楼？”

“对。”周雨说，“我要亲眼看看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她的语气很平静，但琳琳听出了一丝别的东西——不是恐惧，不是兴奋，是某种冷静的好奇。

像科学家观察实验对象。

---

周三中午，琳琳在教学楼天台找到了李雪。

李雪在抽烟，看见琳琳，她吐出一口烟圈：“想好了？”

琳琳把信封递过去：“周雨给你的。”

李雪接过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眼睛瞪大了：“这么多？”

“两千。”琳琳说，“她说，愿意帮你拿名额。但照片要分她一份。”

李雪数了数钱，然后小心地装进书包：“她想要照片干什么？”

“她说……留作证据。”琳琳按照周雨教的撒谎，“万一陈老师反悔，可以用照片威胁他。”

李雪笑了：“聪明。我就喜欢聪明人。”

“她还说……周五晚上，她也想去筒子楼。”

李雪的笑容僵住了：“她去干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想看看陈老师是怎么‘辅导’的。”琳琳说，“她说，她也想参加竞赛。”

李雪盯着琳琳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她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琳琳摇头，“但她说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筹码。”

李雪想了想，点头：“行。让她来。但你要告诉她，别耍花样。我手里不止照片，还有别的。”

“别的什么？”

“录音。”李雪说，“陈老师说过的一些话。比如……‘你们都是我的狗’之类的。”

琳琳的心跳停了一拍。

“你……什么时候录的？”

“每次。”李雪说，“我手机一直开着录音。虽然不清楚，但能听出来是他。”

琳琳突然意识到，李雪可能比她们想象的更危险。

也更聪明。

“我会告诉她的。”琳琳说。

李雪又抽了一口烟，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：“琳琳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。”

“羡慕我什么？”

“羡慕你还有人愿意帮你。”李雪说，“周雨，小纤，她们都在帮你。而我，只有我自己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种琳琳从未听过的疲惫。

“如果这次成功了……”李雪继续说，“如果我拿到名额，上了大学，我就重新开始。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好好读书，好好生活。”

她看着远方，眼神很空。

琳琳忽然觉得，李雪说的可能是真的。

她可能真的只是想离开。

用她能用的任何方式。

---

晚上，琳琳给周雨发短信：“钱给了。她说她有录音。”

周雨回：“意料之中。录音内容？”

“她说陈老师说过‘你们都是我的狗’。”

“好。周五我会想办法拿到录音。”

琳琳又发：“她说她只是想离开。”

这次周雨隔了很久才回：

“每个人都想离开。但离开的方式，决定了你离开后还是不是人。”

琳琳盯着这句话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拿出第二本日记，写下：

**今天李雪给我看了照片。**

**我在照片里的样子，很贱。**

**周雨给了她两千块钱。**

**李雪说她想重新开始。**

**周雨说离开的方式决定你是不是人。**

**我不知道我离开的时候，还会不会是人。**

**也许早就不是了。**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摸到自己下面。

那里很干，很冷。

她没有自慰。

只是摸着那个地方，然后对自己说：

“这是照片里的地方。这是证据。这是我。”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脖子上挂着银色钥匙吊坠。

像囚徒。

像钥匙保管员。

她分不清。

**(第二十一节完)**

## **第二十二节：三方会谈**

周五晚上七点，筒子楼房间里的灯全开着，亮得刺眼。

塑料布换成了深蓝色的，像是刻意想营造某种“正式”氛围。矮桌上没摆情趣玩具，反而放着一摞数学竞赛真题集，几支笔，还有三瓶矿泉水——看起来真像个补习班。

陈老师坐在唯一的椅子上，穿着衬衫西裤，打着领带，像个正经的辅导老师。但他放在腿上的手在微微发抖，琳琳看见了。

她和小纤跪坐在塑料布上，穿着校服，手里拿着笔和本子——也是周雨要求的，“要有学生样”。

七点零五分，敲门声响起。

陈老师站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走过去开门。

李雪和周雨站在门外。李雪化了淡妆，穿着校服裙但配了黑丝袜，嘴角带着那种熟悉的、挑衅的笑。周雨则是一身灰色运动服，背着书包，戴着眼镜，像个走错地方的好学生。

“进来。”陈老师侧身。

两人走进来。周雨的目光快速扫过房间——从天花板到地板，从窗户到门锁，最后落在琳琳和小纤身上。她的眼神很平静，但琳琳能感觉到那种审视的意味。

“坐。”陈老师指了指塑料布。

周雨没坐，她走到矮桌前，拿起一本真题集翻了翻：“2018年的题。难度适中，但第三题有陷阱。”

陈老师愣了下：“你做过？”

“做过。”周雨放下书，“去年参加省赛的时候。那道题的正确率只有17%。”

她转过身，推了推眼镜：“陈老师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陈老师看着她，眼神复杂。他可能没想到周雨会这么直接。

“先不急。”李雪开口了，她在塑料布上坐下，双腿交叠，黑丝袜在灯光下反光，“老师，我们先谈谈条件。”

陈老师的脸沉下来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竞赛名额。”李雪从书包里掏出手机，“还有，这个。”

她点开屏幕，播放了一段录音——

“你们都是我的狗……我叫你们舔就得舔，叫你们跪就得跪……谁敢不听话，我就让她在学校待不下去……”

陈老师的声音，有点失真，但能听出来是他。背景音里有女人的呻吟，琳琳认出那是自己的声音。

陈老师的脸色瞬间惨白。

“关掉。”他说。

李雪没关，反而把音量调大：“还有呢。这段是上周六的——”

“我叫你关掉！”陈老师猛地站起来。

李雪按了暂停。房间里一片死寂。

周雨开口了，声音很平静：“陈老师，这段录音如果流出去，你至少会被开除。严重的话，可能涉嫌威胁恐吓。”

陈老师盯着她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我不想怎样。”周雨说，“我只是来参加数学辅导的。但既然李雪同学提出了疑问，我觉得作为老师，你应该给个解释。”

她在“老师”两个字上加了重音。

陈老师的手握成了拳头。琳琳看见他手背上的青筋在跳。

“解释什么？”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。

“解释为什么用这种语言对待学生。”周雨说，“解释为什么竞赛名额需要用‘听话’来换。解释为什么每周六晚上，会有女生来这个房间‘补习’。”

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。

陈老师后退一步，靠在了墙上。他看起来有点晕，像是缺氧。

“你们……”他喘着气，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李雪笑了：“很简单。竞赛名额给我。另外，再给我五千块钱。”

“五千？”

“封口费。”李雪说，“给了，录音我删了。不给，我就发到网上。标题我都想好了——《某中学数学老师性侵女生实录》。”

陈老师闭上眼睛。过了很久，他睁开眼，看向周雨：“你呢？你要什么？”

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翻开一页：“我要三样东西。第一，琳琳和小纤的竞赛名额不能动。第二，从今天起，所有‘辅导’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，征得我同意。第三——”

她顿了顿，抬头看着陈老师：“我要你电脑里所有视频的备份。”

陈老师浑身一震：“什么视频？”

“你拍的那些。”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，“琳琳的，小纤的，李雪的，可能还有别人的。我要拷贝一份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这个。”周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，插在手机上，播放了一段视频——是陈老师在办公室让琳琳脱衣服拍照的画面，虽然模糊，但能看清人脸。

陈老师盯着屏幕，呼吸越来越重。

“你……”他看着周雨，“你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我一直都在。”周雨说，“从你第一次碰琳琳开始，我就在看着。只不过，我在对面楼。”

她收起手机：“现在，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们继续‘合作’。第二，拒绝，我今晚就把所有证据打包发给教育局、公安局、还有本地媒体。”

陈老师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住脸。

琳琳跪在塑料布上，看着这一幕。她突然觉得陈老师很可怜——像个被戳破的气球，一下子瘪了。

但下一秒，她想起他插进自己身体时的样子，想起他打她屁股时的样子，想起他说“你们都是我的狗”的样子。

那点怜悯消失了。

“我答应。”陈老师的声音从指缝里传出来，闷闷的，“都答应。”

李雪笑了，拿出手机开始操作：“五千块，现在转账。”

周雨走到陈老师的电脑前——那台笔记本就放在床头柜上。她打开，输入密码（琳琳看见她输的是陈老师的生日加车牌号后四位），然后插上自己的移动硬盘。

“视频在D盘，隐藏文件夹。”周雨说，“文件名是‘教学资料’。”

她开始拷贝。进度条在屏幕上缓慢移动。

李雪收到了转账，满意地收起手机：“录音我删了。但备份我留着，以防万一。”

陈老师抬起头，眼睛血红：“你们……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周雨一边操作电脑一边回答：“我们想活下去，陈老师。和你一样。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同。”

她转过头，看着琳琳和小纤：“你们俩，今天不用‘辅导’了。回去吧。”

琳琳愣住：“可是……”

“回去。”周雨重复，“今晚这里只需要我。”

小纤站起来，拉了拉琳琳。琳琳也跟着站起来，腿有点麻。

走到门口时，周雨叫住她：“琳琳。”

琳琳回头。

周雨看着她，眼神很复杂：“明天数学课，如果我被开除了，记得继续做题。第三题用拉格朗日乘数法，别用柯西。”

琳琳的心脏猛地一缩。

周雨在说遗言。

“你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你不会被开除的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周雨笑了笑，转回头继续操作电脑。

琳琳和小纤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在门缝合上的最后一秒，琳琳看见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——一个小小的黑色方块，像是某种电子设备。

---

下楼时，小纤突然说：“周雨在赌。”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赌陈老师不敢动她。”小纤的声音很轻，“赌我们手里的证据足够让他屈服。”

“如果……他敢呢？”

小纤没回答。

两人走到楼下，发现李雪站在路灯下抽烟。

“你们俩。”李雪吐出一口烟圈，“跟着周雨，小心点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比陈老师更可怕。”李雪说，“陈老师要的是我们的身体，她要的是我们的命。”

“她是在帮我们……”

“帮？”李雪笑了，“琳琳，你太天真了。她是在用我们当棋子，下一盘大棋。等棋下完了，棋子就没用了。”

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：“我走了。下周竞赛报名，我会去的。至于你们……自求多福吧。”

她转身离开，高跟鞋的声音在夜色里渐行渐远。

小纤拉住琳琳的手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琳琳点头。两人并肩走着，谁都没说话。

走到分岔路时，琳琳的手机响了——是周雨发来的短信：

“视频拷贝完成。安全到家后回复。”

琳琳回：“快到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周雨又发来：

“今晚我留下来。有些事需要和他单独谈。别担心，我有准备。”

琳琳盯着“有准备”三个字，想起那个黑色方块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信号屏蔽器。防止他录音或报警。”周雨回，“还有防狼喷雾。足够我脱身。”

琳琳还是不放心：“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”

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：

“因为我要让他明白，从今晚开始，游戏规则变了。他不再是猎人，我们也不是猎物。我们是……合作伙伴。”

琳琳看不懂这个词。合作伙伴？和强奸犯合作？

但她没再问，只是回：“小心。”

“嗯。明天见。”

---

琳琳回到家，奶奶已经睡了。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写了很多：

**今晚周雨和李雪去了筒子楼。**

**李雪放了录音，陈老师脸色白了。**

**周雨要了他所有视频的备份。**

**她说我们是合作伙伴。**

**我不懂。**

**李雪说周雨比陈老师更可怕。**

**我也不懂。**

**我只知道，今晚之后，一切都一样了。**

**陈老师怕了。**

**周雨赢了第一局。**

**而我，还是跪在塑料布上的那个我。**

**只是现在，我不知道该向谁跪了。**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摸到自己下面。

那里很干，很冷。

她突然想起周雨说的“合作伙伴”。

合作伙伴会互相利用，互相算计，互相提防。

就像现在这样。

**(第二十二节完)**

## 第二十三节：新规则

周六晚上七点，筒子楼房间里的灯光调成了白色日光灯，亮得像教室。

塑料布撤掉了，换成了一张廉价的蓝色地毯。矮桌上依然摆着数学竞赛题集，但旁边多了一个黑色的计时器，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——那是周雨的。

周雨坐在房间唯一的椅子上，戴着眼镜，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A4纸。她穿着灰色运动服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看起来像个严肃的监考老师。

陈老师站在窗边抽烟，没穿西装外套，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。他抽烟的频率很高，一根接一根，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。

琳琳和小纤跪坐在地毯上，穿着校服，手里拿着笔和本子。但今天她们膝盖下垫了软垫——周雨带来的，“长时间跪坐对膝盖不好”。

七点整，周雨按下计时器。

“今晚的‘辅导’现在开始。”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宣布上课，“时间三小时，中间休息十五分钟。内容分为三部分：数学真题讲解、身体训练、心理疏导。”

陈老师掐灭烟，走过来：“谁定的规矩？”

“我。”周雨抬头看他，“有问题吗？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坐下：“没有。”

“好。”周雨翻开笔记本，“第一部分，数学。琳琳，你来做这道题。”

她把题集推到琳琳面前。是那道陷阱题，正确率17%的那道。

琳琳拿起笔，开始解题。手在抖，但脑子出奇地清醒。她想起周雨说的“用拉格朗日乘数法”，开始在草稿纸上列公式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。周雨在看表计时，陈老师在抽烟，小纤在低头看自己的题。

十分钟后，琳琳解完了。

“答案？”周雨问。

“最大值是3，在点(1,2)处取得。”琳琳说。

周雨点头：“正确。用时9分47秒，比平均速度快两分钟。”

她在笔记本上记录。

陈老师凑过来看琳琳的解题过程：“步骤很规范。谁教你的？”

“周雨。”琳琳小声说。

陈老师的眼神暗了暗，但没说什么。

“第二部分，身体训练。”周雨合上题集，看向陈老师，“陈老师，今晚的训练内容是什么？”

陈老师愣了一下。他可能没想到会被这样问。

“我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常规训练。”

“具体内容。”周雨像在问教案。

陈老师的脸有点红：“口交，肛交，双人配合。”

“时长？”

“各……各二十分钟。”

“道具？”

“跳蛋，振动棒，乳夹。”

周雨——记录，然后说：“根据上周的数据，琳琳的肛交耐受时间平均只有十五分钟，超过会出血。建议调整为十五分钟。”

陈老师盯着她：“你在教我做事？”

“我在优化训练方案。”周雨的语气依然平静，“目标是提高成绩，不是造成永久性损伤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们可以重新讨论合作条件。”

陈老师的手握成了拳头，但最后还是松开了：“行。十五分钟。”

“好。”周雨在笔记本上打了个勾，“现在开始。琳琳，小纤，脱衣服到只剩内衣。陈老师，你坐到地毯上。”

没有人动。

周雨抬起头：“需要我重复吗？”

琳琳先动了。她解开校服扣子，脱掉衬衫，剩下白色胸罩。然后脱掉裙子，剩下白色内裤。小纤也跟着做。

陈老师慢慢坐到地毯上，背靠着床沿。

“第一部分，口交。”周雨按下计时器，“琳琳主，小纤辅助。目标是深喉保持三十秒以上。开始。”

琳琳跪到陈老师腿间。他的鸡巴已经半硬了，但她能感觉到他在微微发抖——是紧张，还是愤怒，她分不清。

她含住龟头，慢慢往下吞。喉咙被顶开的感觉很熟悉，但她今天没觉得恶心，只觉得……任务感。

小纤跪在旁边，手放在陈老师大腿上，轻轻按摩——这也是周雨安排的，“辅助放松”。

“三十秒。”周雨说，“好，吐出来，换小纤。”

两人轮换。周雨在旁边计时，记录，偶尔说一句“头再低一点”或者“放松喉咙”。

陈老师闭着眼睛，表情很奇怪——不是享受，也不是痛苦，是一种茫然的顺从。

二十分钟很快过去。

“休息三分钟。”周雨按下暂停，“喝水。”

琳琳和小纤拿起矿泉水喝。陈老师也喝了一口，但手在抖，水洒了一些在地毯上。

“第二部分，肛交。”周雨重新计时，“陈老师，今天用润滑剂。琳琳，趴下，屁股抬高。”

琳琳趴到地毯上。周雨走过来，递给她一管新的润滑剂：“自己涂。”

琳琳接过，挤出一些涂在自己后面。手指插进去时，她疼得皱了下眉——还没完全恢复。

“可以了。”周雨说，“陈老师，开始。注意力度，前五分钟缓慢适应。”

陈老师跑到琳琳身后，龟头顶在她穴口。他停了一下，回头看周雨——像是在确认。

周雨点头。

他慢慢插进去。很疼，但比之前好一些。琳琳咬住嘴唇，开始数数。数到一百，就不疼了——她一直这样告诉自己。

“五分钟到。”周雨说，“可以加速，但不要超过中速。”

陈老师加快了抽插速度。琳琳能感觉到他动作里的犹豫——他不敢太用力，因为周雨在看着。

十五分钟准时结束。

“第三部分，双人配合。”周雨说，“陈老师躺下。琳琳坐上去，小纤负责刺激乳头。”

陈老师躺下，琳琳骑到他身上，慢慢坐下去。小纤跪在旁边，手指捏住琳琳的乳头，轻轻拉扯。

周雨在旁边记录：“配合度良好。琳琳，尝试自己动。”

琳琳开始上下动。这个姿势让她能控制节奏，没那么难受。她甚至能分心去看周雨——周雨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表情专注得像在做实验报告。

三十分钟后，陈老师射了。琳琳也到了高潮，但很浅，像完成作业后的放松。

“时间到。”周雨按下计时器，“今晚的辅导结束。琳琳，小纤，去卫生间清理。陈老师，我们谈谈。”

琳琳和小纤互相搀扶着站起来，走进卫生间。关上门，小纤小声说：“好奇怪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今天……很听话。”小纤说，“像被驯服的狗。”

琳琳想起陈老师回头看周雨的眼神——那种确认的，请示的眼神。

“周雨赢了。”她说。

清理完出来，陈老师和周雨坐在矮桌两边，正在说话。

“……视频备份我已经加密保存了。”周雨说，“密码只有我知道。如果我出事，文件会自动发送到十个预设邮箱。”

陈老师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“下周的辅导，我建议增加体能训练。”周雨翻着笔记本，“琳琳的耐力需要提升，小纤的柔韧性不够。另外，心理疏导部分要加强——她们需要建立更积极的联想，把身体训练和数学成绩直接挂钩。”

“怎么挂钩？”

“每次高潮后，立刻做一道数学题。”周雨说，“用多巴胺峰值强化学习效果。我查过文献，理论上可行。”

陈老师看着她：“你到底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搞研究的？”

“两者都有。”周雨合上笔记本，“帮你维持系统，研究系统优化。这很公平。”

陈老师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他说：“周雨，你让我害怕。”

“恐惧是控制的基石。”周雨站起来，“但恐惧需要适度。太少了，你不听话。太多了，你会崩溃。我在找那个平衡点。”

她背起书包：“下周六同一时间。我会提前发训练计划给你。”

说完，她走出房间。琳琳和小纤跟着出去。

---

下楼时，周雨走在最前面。她的脚步很稳，背挺得很直。

走到楼下，她突然停下，转身看着琳琳和小纤：“今晚感觉怎么样？”

琳琳想了想：“很奇怪。不疼，但……也不爽。”

“不爽？”

“像在完成任务。”琳琳说，“没有以前那种……那种被他控制的感觉。”

“那是好事。”周雨说，“说明你们开始从受害者变成参与者。参与者有自主权，受害者没有。”

小纤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帮他优化……那个系统？”

“因为系统存在。”周雨说，“我不能让它消失，但我可以改造它。把它从一个纯粹的施虐系统，改造成一个……交易系统。一个对你们伤害更小的系统。”

“但还是在伤害。”琳琳说。

“对。”周雨承认，“但伤害的程度和频率，我们可以控制。这是止损，不是拯救。拯救需要时间，我们没那么多时间。”

她看了看表：“回去吧。明天数学课，我会检查你们的作业。”

她转身要走，琳琳叫住她：“周雨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……不害怕吗？”琳琳问，“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？”

周雨想了想：“害怕。但害怕有用吗？没用。所以我把害怕转化成计划，转化成数据，转化成对他弱点的分析。”

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：“这里，比身体更有用。”

说完，她走了。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
---

琳琳回到家，奶奶已经睡了。她轻手轻脚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只写了一行：

**今晚的辅导像上课。**

**周雨是老师，陈老师是学生，我们是教具。**

**教具不会疼，教具不会哭。**

**教具只需要完成指令。**

**也许当教具，比当受害者好。**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伸进内裤，摸到自己下面。

那里已经清理干净了，不疼，也不湿。

她突然想起周雨说的“多巴胺峰值强化学习”。

如果每次高潮后做数学题，真的能提高成绩吗？

她不知道。

她只知道，今晚的高潮很浅，很空。

像完成任务后的空虚。

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很平静。

像教具的眼睛。

### (第二十三节完)

## 第二十四节：数据与代价

周一清晨六点，琳琳在卫生间里吐了。

她跪在马桶前，胃里翻江倒海，但吐出来的只有黄色的胆汁和酸水。奶奶在门外敲门：“琳琳？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琳琳擦掉嘴角的污渍，“可能吃坏东西了。”

她站起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脸色苍白，眼下有深深的黑眼圈。她撩起睡衣下摆，摸了摸小腹——还是平坦的，但总觉得里面有东西在动。

是错觉吧。她这样告诉自己。

但这个月例假没来。已经推迟了十五天。

---

数学课上，陈老师把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。

琳琳盯着自己的分数——数学98，总分年级第22。她又进步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期末可能真的能考到周雨说的135分。

但她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胃里又开始翻涌，她捂住嘴，强忍着呕吐的冲动。

“琳琳。”陈老师叫她，“上来讲解第五题。”

琳琳站起来，腿有点软。她走到讲台上，拿起粉笔，盯着黑板上的函数图像。那些曲线在她眼前晃动，扭曲，像某种恶心的爬虫。

“这道题……”她的声音在抖，“可以用导数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她吐了。

粉笔从手里滑落，她弯腰对着讲台边的垃圾桶干呕，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只有酸水。教室里一片哗然。

陈老师快步走过来，扶住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，一半是因为难受，一半是因为丢脸。

“小纤。”陈老师说，“送她去医务室。”

小纤扶起琳琳，走出教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能听见教室里陈老师继续讲课的声音：“我们看下一题……”

走到楼梯口，小纤小声问：“你是不是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琳琳打断她，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---

医务室的校医是个中年女人，态度很冷淡。她给琳琳量了体温，正常。测了血压，正常。

“可能是肠胃炎。”校医说，“休息一下，喝点热水。”

“医生，”琳琳小声问，“如果……如果例假推迟了，会吐吗？”

校医看了她一眼：“推迟多久？”

“十五天。”

“有性生活吗？”

琳琳的脸瞬间白了。小纤握紧了她的手。

校医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——一根验孕棒，包装很简陋。

“去厕所测一下。”校医说，“如果两条线，再回来找我。”

琳琳接过验孕棒，手在抖。

---

厕所隔间里，琳琳拆开包装。说明书上写着：晨尿最佳，等待三分钟。

她蹲下来，把验孕棒对准尿流。手抖得太厉害，差点掉进马桶里。

三分钟。她盯着那个小小的显示窗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一条线。粉红色的，慢慢浮现。

然后是第二条。很淡，但越来越清晰。

两条线。

琳琳盯着那两道粉红色的杠，看了很久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，提上裤子，把验孕棒扔进垃圾桶，按下冲水键。

水声很大，盖住了她的哭声。

---

琳琳没有回医务室。她直接去了图书馆，在角落找到了周雨。

周雨正在看一本很厚的书——《妇产科学》。看见琳琳过来，她合上书。

“两条线？”周雨问。

琳琳点头，眼泪掉下来。

周雨站起来，拉着她走到图书馆外的消防通道。那里没人，只有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。

“多久没来例假了？”周雨问。

“十五天。”

“和他最后一次无保护性交是什么时候？”

琳琳想了想：“上周六。他……他射在里面了。”

“之前呢？”

“之前……也都射在里面。”琳琳哭着说，“他说……他说戴套不舒服。”

周雨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需要确认孕周。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一个诊所。”周雨说，“私人诊所，保密。做B超，确认孕囊大小，然后决定怎么办。”

琳琳抓住周雨的手：“我……我不要……”

“不要什么？”

“不要孩子。”琳琳的眼泪不停地流，“我不要他的孩子……”

周雨看着她，眼神很复杂：“那不是孩子，琳琳。那只是细胞团。和你每个月排出的卵子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听着。”周雨按住她的肩膀，“你现在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生下来。那你这辈子就毁了。他会用孩子控制你，你会变成他的奴隶，永无翻身之日。第二，拿掉。然后我们继续计划，把他送进监狱，你上大学，重新开始。”

琳琳的嘴唇在抖：“我……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疼。怕死。怕以后……不能生孩子了……”

周雨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一些：“不会死的。现在医学很发达，药流很安全。至于以后……你还年轻，身体会恢复的。”

她擦掉琳琳的眼泪：“明天放学，我带你去。今晚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。”

琳琳点头，但眼泪还是停不住。

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盒，倒出两片白色的药片：“这是维生素B6，缓解孕吐的。先吃两片，能舒服点。”

琳琳接过药片，吞下去。很苦。

“周雨，”她小声问，“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会。直到这一切结束。”

---

第二天放学，周雨在校门口等琳琳。她没背书包，只挎着一个黑色的单肩包。
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
两人坐公交车，转了两次车，最后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下车。巷子很深，七拐八拐，最后停在一个没有招牌的诊所门口。

周雨敲了敲门，三长两短。门开了一条缝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探出头。

“预约了。”周雨说。

男人打量了琳琳一眼，然后开门让她们进去。

诊所很小，只有两个房间。外间是候诊室，摆着几张塑料椅子。里间拉着帘子，能看见B超机的轮廓。

“先交费。”男人说，“B超两百，药流八百。”

周雨从包里数出一千块钱递过去。男人接过，点了点头，然后指了指里间：“进去，脱裤子，躺床上。”

琳琳的手在抖。周雨握住她的手：“别怕。我陪你进去。”

里间很冷，消毒水的味道很浓。B超机很旧，屏幕上都是雪花点。男人指了指检查床：“躺上去，裤子脱到膝盖。”

琳琳躺上去，冰冷的皮革贴着她的皮肤。她脱掉裤子和内裤，分开腿。

男人戴上手套，拿起探头，涂上冰凉的耦合剂，然后插进她身体里。

很凉，很痛。琳琳咬住嘴唇。

屏幕上的雪花点慢慢清晰，变成一团模糊的黑白图像。男人移动探头，图像在晃动。

“看到了吗？”男人指着屏幕中间一个小黑点，“孕囊。直径大概8毫米，孕周五周左右。”

琳琳盯着那个小黑点。那就是她的“孩子”。小得像一颗绿豆。

“要吗？”男人问。

琳琳摇头。

“药流还是手术？”

“药……药流。”

男人拔出探头，扔进旁边的消毒盘里：“药流分两步。今天吃第一片，米非司酮，杀胚。四十八小时后吃第二片，米索前列醇，排出。吃完第二片后两小时，吃这个——”

他又拿出另一个纸袋，里面有三片更小的药：“这是米索。吃完后等反应，孕囊排出来后，拍照片发给我确认。”

他把药递给周雨：“你看着她吃。出血量超过月经两倍，或者发烧超过38度，立刻去医院。别说在这里做的，就说自己在家流产。”

周雨接过药袋：“知道了。”

男人又看了琳琳一眼：“年纪轻轻，不懂保护自己。下次记得戴套。”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。她穿上裤子，跟着周雨走出诊所。

---

回程的公交车上，琳琳一直盯着窗外。天色渐暗，路灯一盏盏亮起。

“周雨，”她忽然问，“你以前……也经历过这个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嗯。十五岁那年。”

“疼吗？”

“疼。”周雨说，“比被他操还疼。但疼完了，就自由了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：“你不恨吗？恨那个老师，恨这个孩子？”

“恨过。”周雨说，“但后来我想通了。恨是弱者的情绪。我要当强者，所以我不恨了。我只是计算代价，然后支付。”

她从包里拿出那三片米非司酮，还有一瓶矿泉水：“现在吃第一片。”

琳琳接过药片。白色的，很小，像维生素。

“吃了这个，”她问，“那个……那个小点，就会死吗？”

“不是死。”周雨纠正，“是停止发育。它本来就不是生命，只是细胞团。”

琳琳把药片放进嘴里，喝水吞下。没有味道。

“接下来四十八小时，”周雨说，“可能会有轻微出血，正常。后天早上吃米索，到时候我陪着你。”

琳琳点头。她突然觉得很累，累得想睡一觉，永远不要醒来。

晚上，琳琳没有写日记。

她躺在床上，手放在小腹上。那里还平坦着，但里面有一个8毫米的小东西正在死去。

她想起陈老师射在她里面的感觉——滚烫的，充满的，像某种宣告所有权的仪式。

现在，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宣告所有权——杀死他的后代，然后送他进监狱。

这算复仇吗？还是算更深的堕落？

她不知道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很空。

像已经死过一次的人。

(第二十四节完)

## 第二十五节：排出

周四清晨五点，琳琳在剧痛中醒来。

小腹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、拧转、撕扯，疼痛从子宫深处辐射到腰背、大腿，最后钻进骨头缝里。她蜷缩在床上，手指抠进床单，牙齿咬住枕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

奶奶在隔壁房间咳嗽，翻身，又睡去。

琳琳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亮着微弱的光——5:07。距离她吞下第三片米非司酮已经过去三十六个小时。按照诊所医生的交代，该吃米索前列醇了。

她挣扎着爬起来，腿软得差点跪在地上。卫生间的灯光很刺眼，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

药片就在洗手台上，用纸巾包着。三片米索前列醇，很小，白色的，像感冒药。

琳琳拿起药片，手在抖。她想起周雨昨天发来的短信：“吃药前先吃东西，哪怕只是一片面包。空腹会加重呕吐。”

她回到房间，从书包里翻出半袋昨天没吃完的饼干，干巴巴地嚼了两片，然后吞下药片。

没有味道。但几分钟后，胃里开始翻涌。

她冲回卫生间，跪在马桶前，把刚吃下去的饼干全吐了出来。药片可能也吐出来了，她不知道。胃酸灼烧着食道，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。

手机震动，是周雨：“吃了吗？”

琳琳回：“吃了。吐了。”

“可能吐出来了。再吃一次。这次含着，别吞，等融化。”

琳琳看着那包药——只剩两片了。她拿出一片，放进嘴里。药片很苦，在舌头上慢慢化开，苦味弥漫整个口腔。她强忍着恶心，让药液顺着喉咙流下去。

这次没吐。

但疼痛加剧了。小腹的绞痛变成了一种持续的、钝重的下坠感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身体里掉出来。她夹紧双腿，但那种下坠感越来越强。

手机又震：“开始疼了吗？”

“疼。”

“出血了吗？”

琳琳脱掉内裤，看见上面有暗红色的血迹，不多。她拍了张照片发给周雨。

“正常。去马桶上坐着，让血流出来。准备好盆，接住排出的东西。”

琳琳从卫生间柜子里找出一个塑料盆——奶奶平时用来洗衣服的。她把盆放在马桶边，然后坐上去。

时间过得很慢。每一秒都被疼痛拉长、扭曲。琳琳盯着卫生间瓷砖上的裂缝，数着上面有几条线。一条，两条，三条……数到第二十七条时，一阵更剧烈的绞痛袭来。

她弓起身子，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滑出来——不是血流，是固体。掉进盆里，发出轻微的“噗通”声。

她低头看。盆底的水被染成淡红色，中间有一小团暗红色的东西，大概指甲盖大小，形状不规则，边缘有细细的白色绒毛。

那是孕囊。

她的“孩子”。

琳琳盯着那团东西，突然觉得恶心。不是生理上的恶心，是灵魂深处的恶心。她抓起旁边的卫生纸，想把那团东西捞出来扔掉，但手伸到一半停住了。

周雨说要拍照。要给诊所医生确认。

她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对着盆拍了张照片。闪光灯亮起的瞬间，她看见那团东西在水里微微晃动，像某种活着的小生物。

照片发给周雨。

几秒后，周雨打来电话：“排出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形状完整吗？有没有破碎？”

琳琳又看了一眼：“完整的。圆形的。”

“好。现在把它捞出来，放在干净的卫生纸上，再拍一张特写。”

琳琳用两根手指捏起那团湿漉漉的东西。触感很奇怪——软软的，滑滑的，带着体温。她把它放在摊开的卫生纸上，暗红色的血在白色纸巾上洇开。

她又拍了一张。这次更清楚，能看见上面的绒毛和血管网。

“可以了。”周雨说，“现在，冲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冲进马桶，按水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平静，“然后洗手，吃消炎药，休息。”

琳琳盯着那团东西。它曾经在她身体里生长，吸收她的营养，连接她的血脉。现在它死了，躺在卫生纸上，等着被冲进下水道。

“琳琳。”周雨在电话里说，“那不是孩子。那是细胞团。和你每个月排出的卵子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周雨打断她，“如果你现在犹豫，以后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冲掉它，然后忘掉。”

琳琳的手在抖。她拿起那团裹着卫生纸的东西，扔进马桶。然后按下冲水按钮。

水流旋转，漩涡把那团东西卷进去，消失在管道深处。哗啦一声，水箱重新蓄水。

结束了。

琳琳瘫坐在马桶上，浑身发抖。小腹还在疼，血还在流，但那种下坠感消失了。身体空了。

手机里传来周雨的声音：“做得好。现在吃消炎药，然后躺下休息。今天别去学校了，我帮你请假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帮我请假？”

“我说你急性肠胃炎，发烧。”周雨说，“班主任信了。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”

电话挂断。

琳琳在卫生间里坐了很久，直到腿麻了才站起来。她吃了消炎药，换了干净的内裤和卫生巾，然后躺回床上。

窗外的天慢慢亮了。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，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金色的光带。

琳琳盯着那道阳光，忽然想起小时候——奶奶带她去公园，她追着阳光跑，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。那时候她以为，长大了就会幸福。

现在她长大了。

她不幸福。

但她还活着。

---

下午三点，有人敲门。

琳琳以为是奶奶回来了，挣扎着爬起来去开门。门外站着的是周雨和小纤。

周雨拎着一个保温桶，小纤手里提着一袋水果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琳琳愣住。

“给你送吃的。”周雨走进来，把保温桶放在桌上，“红糖水煮鸡蛋，补血的。”

小纤把水果放下，然后走过来抱住琳琳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琳琳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：“不好……一点都不好……”

小纤拍着她的背：“没事了……都过去了……”

周雨站在旁边看着，没说话。等琳琳哭完了，她才开口：“出血量怎么样？”

“比月经多，但没到两倍。”

“肚子还疼吗？”

“还有点，但好多了。”

周雨点头：“正常。休息三天，别碰冷水，别吃生冷。下周一可以去学校，但体育课请假。”

她打开保温桶，倒出一碗红糖鸡蛋：“趁热吃。”

琳琳接过碗，小口小口地吃。红糖水很甜，鸡蛋很嫩。她突然想起，奶奶从来没给她煮过红糖鸡蛋——老人家舍不得放糖。

“周雨，”她小声问，“你那时候……也有人给你煮红糖鸡蛋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没有。我自己煮的。”

“疼吗？”

“疼。”周雨说，“但疼完了，就觉得轻松了。像卸掉了一个包袱。”

小纤忽然问：“那个……那个东西，你看了多久？”

琳琳知道她在问什么：“就几秒。然后冲掉了。”

“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暗红色的，圆的，有绒毛。”琳琳说，“很小，像……像颗红豆。”

小纤握紧了她的手：“忘了它吧。就当是一场噩梦。”

琳琳点头。但她知道，忘不掉。那个“红豆”会一直留在她记忆里，像一颗钉子，钉在她身体最深的地方。

周雨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：“琳琳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陈老师昨天找我。”周雨说，“他说，下周末的‘辅导’要提前。因为他要出差。”

琳琳的心一沉：“提前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明天晚上。”

“明天？！”琳琳的手一抖，碗里的红糖水洒出来一些，“可是我……我还在流血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周雨说，“所以我拒绝了。我说你身体不舒服，需要休息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同意了。”周雨合上本子，“但他要求下周补上。而且，要增加强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感觉你在疏远他。”周雨说，“他说，你最近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。像在看……陌生人。”

琳琳愣住。她确实在疏远陈老师——自从周雨介入后，她不再害怕他，不再依赖他，甚至不再恨他。她只是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对付的“问题”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
“继续疏远。”周雨说，“但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不能让他觉得你要反水，但也不能让他觉得你完全顺从。这个度，你要自己把握。”

琳琳苦笑：“我怎么把握？我又不是你。”

“你可以学。”周雨站起来，“休息吧。明天数学课，如果你能来，就正常表现。如果不能，就在家休息。竞赛的事，我会处理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琳琳，记住——你今天的疼，是为了以后的自由。别浪费了。”

说完，她拉开门走了。

小纤留下来陪琳琳。两人躺在床上，谁都没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小纤忽然说：“琳琳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”

“周雨说能。”

“可周雨也是人。”小纤的声音很轻，“她也会犯错，也会害怕。”

“你怕她吗？”

“怕。”小纤承认，“但更怕没有她。”

琳琳懂。就像溺水的人，哪怕抓住的是一根带刺的藤蔓，也会死死抓住。

窗外的天黑了。

琳琳摸着小腹，那里还在隐隐作痛。

那个“红豆”不在了。

但疼痛还在。

像某种纪念。

(第二十五节完)

## 第二十六节：疏离

周一早上，琳琳站在镜子前，脸色还是白的，但嘴唇有了点血色。她穿上校服，扣子一颗颗扣好，最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今天不能吐。”

数学课是第三节。前两节语文和英语，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脑子里全是昨天周雨发来的短信：“如果他碰你，就咳嗽。如果他问你身体，就说肠胃炎刚好，怕传染。如果他提竞赛，就说在准备。”

一套完整的应对策略，像背台词。

但琳琳知道，演戏比做题难多了。

---

第三节上课铃响，陈老师走进教室。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开始讲课，而是站在讲台上，目光扫过全班，最后停在琳琳脸上。

那目光很复杂——有关切，有审视，还有一点琳琳看不懂的东西。

“上课前说件事。”陈老师开口，“数学竞赛初赛名单出来了。我们班两个人——琳琳，小纤。”

教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。几个男生回头看向琳琳，眼神里有羡慕，也有别的什么。

琳琳低下头，假装在整理课本。她能感觉到陈老师的目光还粘在她背上。

“初赛在下周六。”陈老师继续说，“这周会有额外辅导。琳琳，小纤，放学后留一下。”

琳琳的心一沉。额外辅导——在筒子楼，还是办公室？

---

下课后，琳琳和小纤在座位上等。等其他同学都走了，陈老师走过来，拉了两把椅子坐在她们对面。

“身体好点了吗？”他问琳琳。

“好多了。”琳琳按照周雨教的，“就是还有点虚，医生说要养一周。”

陈老师点点头，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两张纸：“这是初赛的模拟卷。难度比正式考试高，你们先做做看。”

琳琳接过试卷。密密麻麻的函数图像和证明题，她扫了一眼，有一半不会。

“这周末，我给你们加强训练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周六全天，从早到晚。地点……在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，我开个钟点房，安静。”

琳琳的手猛地一紧。酒店？全天？

小纤也愣住了：“老师，酒店……”

“方便。”陈老师打断她，“有桌子，有空调，还能叫外卖。比筒子楼舒服。”

他说“筒子楼”三个字时，声音很轻，但琳琳听出了试探——他在看她们的反应。

琳琳按照周雨教的，咳嗽了两声：“老师，我肠胃炎刚好，怕传染给你。要不……下周再说？”

陈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，然后笑了：“怕传染？那戴口罩。训练不能停，马上要比赛了。”

他的语气很温和，但眼神很冷。

琳琳知道，拒绝不了。

“好。”她说。

陈老师满意地点头，然后从包里又拿出一个小盒子：“这个给你。”

琳琳接过盒子——是一盒进口巧克力，包装很精美。

“补身体的。”陈老师说，“你这几天瘦了。”

琳琳看着那盒巧克力，突然觉得恶心。她想起诊所医生说的“年纪轻轻不懂保护自己”，想起马桶里那团暗红色的东西，想起红糖水的甜腻。

“谢谢老师。”她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很平静。

陈老师站起来，拍拍她的肩：“好好准备。别让我失望。”

他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琳琳和小纤。

小纤拿起那盒巧克力，打开，里面是十二颗心形的巧克力，每一颗都包着金色的锡纸。

“他什么意思？”小纤问。

“收买。”琳琳说，“或者试探。看我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因为他给颗糖就摇尾巴。”

她拿起一颗巧克力，剥开锡纸，塞进嘴里。很甜，很腻，像凝固的血。

“好吃吗？”小纤问。

“难吃。”琳琳说，“但我得吃。”

她嚼着巧克力，脑子里在想周六的酒店。全天训练，意味着要从早到晚和他待在一起。意味着要吃饭，要休息，要……继续“辅导”。

手机震动，是周雨：“他找你们了？”

琳琳回：“嗯。周六酒店全天训练。”

几秒后，周雨打来电话：“酒店名字？”

“没说。就说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。”

“房间号呢？”

“也没说。”

周雨沉默了一下：“周六我会跟踪。你们进去后，把房间号发给我。另外，找机会在房间放窃听器。”

“窃听器？”琳琳愣住，“哪来的？”

“我有。”周雨说，“明天给你。很小，贴手机壳里带进去，找机会粘在床底或者窗帘后面。”

琳琳的手心开始出汗：“周雨，我……我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被他发现。怕周六……怕一整天……”

“琳琳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冷静，“周六是机会。酒店房间隔音好，他可能会说更多。可能会暴露更多弱点。我们需要那些录音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周雨打断她，“如果你想赢，就要冒险。安全的路走不到终点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琳琳握着手机，指尖发凉。小纤握住她的手：“我陪你。”

“周六……会很可怕。”琳琳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小纤点头，“但我们必须去。”

---

周二中午，周雨在天台把窃听器交给琳琳。

那是一个黑色的纽扣电池大小的东西，背面有磁铁和双面胶。

“贴手机壳内侧。”周雨演示，“进去后，找机会粘在床头柜下面，或者窗帘杆上。磁铁吸附力很强，不容易掉。”

琳琳接过窃听器，很轻，很凉。

“电量能用多久？”她问。

“四十八小时。”周雨说，“足够录下周六全天。周日我去回收。”

琳琳把窃听器小心地贴在自己手机壳内侧——那是一个透明的软壳，从外面看不见。

“周雨，”她忽然问，“如果……如果周六他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叫特别过分？”

“比如……想杀我们。”琳琳的声音在抖。

周雨看着她：“你有报警器吊坠。按三下，我会报警。但记住，除非他真的拿出刀或者要掐死你，否则别按。警察来了，一切就提前曝光了。”

琳琳摸到脖子上的钥匙吊坠。金属的冰凉让她稍微镇定了一些。

“还有，”周雨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喷雾，“防狼喷雾。对着眼睛喷，能让他暂时失明十分钟。足够你逃跑。”

琳琳接过喷雾，很小一瓶，像口红。

“藏在袖子里。”周雨说，“紧急情况再用。”

琳琳把喷雾塞进校服袖子。布料很薄，能感觉到那个硬硬的圆柱体。

“周雨，”她小声问，“你以前……用过这个吗？”

“用过。”周雨说，“对上一个老师。他差点掐死我，我喷了他，跑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他追出来，被邻居看见。邻居报了警，他进去了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静，“所以，这招有用。”

琳琳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周雨像个身经百战的老兵，在给新兵分发武器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
“不用谢。”周雨转身要走，又停下，“琳琳，周六之后，可能一切都会变。做好准备。”

“变好还是变坏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周雨说，“但变，总比不变好。”

她走了。琳琳站在天台上，风吹起她的头发。她看向远处的筒子楼，那个她去了无数次的房间，那个她流血、流泪、高潮的地方。

周六要去酒店了。新的战场。

---

周三数学课，陈老师讲题时特意走到琳琳身边，俯身看她的草稿纸。

“这一步错了。”他的手指点在一个公式上，“应该是导数，不是积分。”

他的手指碰到了琳琳的手背。很凉。

琳琳按照周雨教的，咳嗽了一声，把手缩回来：“对不起老师，我还有点咳嗽。”

陈老师直起身，看着她：“药吃了吗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好好休息。”他说完，走向讲台。

下课后，琳琳去厕所，在隔间里收到周雨的短信：“表现很好。继续。”

琳琳回：“他碰我了。”

“碰哪里？”

“手背。”

“意图不明显，可能是无意。继续观察。”

琳琳放下手机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她在学习观察，学习分析，学习像周雨那样思考。

疏离不是冷漠，是策略性的距离控制。多近会让他放松，多远会让他警惕，这个度要精准。

她想起周雨笔记本上的图表——X轴是顺从度，Y轴是警惕度，中间有一条最佳曲线。

她现在就在那条曲线上走钢丝。

---

周四晚上，琳琳做了个梦。

梦里她在酒店房间，陈老师在给她讲题，讲着讲着，他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蜘蛛，用丝把她缠住，然后一口一口吃掉。她尖叫，但发不出声音。然后周雨出现了，手里拿着防狼喷雾，对着蜘蛛的眼睛喷。蜘蛛惨叫，化成一滩黑水。

琳琳惊醒，浑身冷汗。她摸到脖子上的吊坠，摸到袖子里的喷雾，稍微安心了一些。

窗外的天还没亮。她爬起来，从床垫下拿出第二本日记。

今天她没写自己的感受，而是写：

**周六计划：**

1. 进房间后发定位给周雨
2. 找机会贴窃听器（优先床头柜下）
3. 保持疏离但不过分（咳嗽、保持距离、适当顺从）
4. 如果他提过分要求，用“身体还没好”拖延
5. 紧急情况按报警器
6. 如果他用强，喷眼睛，跑
7. 活着回来

写完后，她看着这七条计划，突然觉得可笑——别人的高三在准备高考，她在准备这个。

但笑不出来。

她把日记塞回床垫下，躺回床上。

手摸到小腹，那里已经不疼了，但总感觉空了一块。

像被挖走的，不止是那个“红豆”。

还有别的什么。

她不知道是什么。

但周六之后，也许会更空。

或者，会开始填满。

她不知道。

只能等。

**(第二十六节完)**

---

## **第二十七节：酒店**

周六早晨七点半，琳琳站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等。

她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，里面装着数学题集、笔袋、一瓶水，还有那盒没吃完的巧克力。手机壳内侧贴着窃听器，袖子里藏着防狼喷雾，脖子上挂着报警吊坠。

小纤站在她旁边，脸色比她还白。

“你吃早饭了吗？”琳琳问。

小纤摇头：“吃不下。”

琳琳从书包里掏出半块面包：“多少吃点。不然撑不住。”

小纤接过面包，咬了一小口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

七点四十，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停在路边。车窗摇下来，陈老师戴着墨镜，朝她们招手：“上车。”

琳琳和小纤对视一眼，拉开后车门坐进去。

车里很干净，有淡淡的柠檬味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陈老师从后视镜看了她们一眼：“安全带系好。”

车子启动。琳琳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向后倒退，手心全是汗。她悄悄拿出手机，给周雨发短信：“上车了。车牌号XXXXX。”

几秒后，周雨回：“收到。我骑自行车跟着，保持距离。”

琳琳收起手机。陈老师从后视镜看她：“跟谁发短信？”

“奶奶。”琳琳说，“告诉她中午不回去吃饭了。”

陈老师没再问。

车子开了二十分钟，停在一家叫“悦来”的快捷酒店门口。酒店不大，五层楼，外墙是米黄色的瓷砖，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。

“下车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和小纤跟着他走进酒店大堂。前台是个年轻女孩，正在玩手机。看见他们进来，女孩抬头：“您好，开房吗？”

“预订了，姓陈。”陈老师说。

女孩在电脑上查了一下：“306房，钟点房，八点到晚上八点，十二小时。押金一百。”

陈老师交了钱，拿了房卡。电梯在维修，他们走楼梯上三楼。

楼梯间很暗，声控灯时亮时灭。琳琳跟在陈老师身后，数着台阶——一级，两级，三级……数到第二十七级时，她想起上次被皮带抽了二十七下。

306房在走廊尽头。陈老师刷卡开门，房间很小，一张双人床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个卫生间。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，光线很暗。

“坐。”陈老师把书包扔在床上，“先做一套模拟题，九点半开始讲。”

琳琳和小纤在桌边坐下，拿出题集。陈老师坐在床边，拿出手机看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纸的声音。琳琳一边做题一边观察——床头柜离床很近，下面有缝隙。窗帘是深蓝色的，窗帘杆是金属的。

九点十分，琳琳做完选择题。她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去下卫生间。”

陈老师点头。

琳琳走进卫生间，关上门，但没有锁。她从手机壳里抠出窃听器，撕掉背面的双面胶，然后走出来。

“老师，”她说，“窗帘能拉开吗？有点暗。”

陈老师正低头看手机：“随便。”

琳琳走到窗边，假装拉窗帘。她蹲下，手伸到窗帘杆下方——那里有个弯曲的金属支架。她迅速把窃听器贴上去，磁铁吸附得很牢。

完成。她站起来，拉开窗帘。光线涌进来，房间里亮了一些。

“做完了？”陈老师问。

“选择题完了。”

“拿过来。”

琳琳把题集递过去。陈老师看了看，用红笔圈出几道错题：“这几道不该错。基础不扎实。”

他的语气很平静，像个真正的老师。

九点半，他开始讲题。讲得很仔细，步骤清晰，偶尔还会问：“听懂了吗？”

琳琳点头。她确实听懂了——陈老师数学教得确实好，如果不是那些事，他可能真的是个好老师。

但很快，“那些事”就来了。

十一点，讲完一套卷子。陈老师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，然后走到琳琳身后，手放在她肩上：“累吗？”

琳琳的身体僵住了：“还好。”

“按摩一下。”陈老师的手开始用力，捏着她的肩膀，“放松，别紧张。”

小纤在旁边低着头，假装在改错题。

陈老师的手从肩膀滑到后背，然后撩起琳琳的校服下摆，探进去。他的手掌很热，贴着她的皮肤。

“老师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。

“嘘。”陈老师在她耳边说，“专心听讲。”

他的手在她背上游走，然后滑到前面，解开她胸罩的搭扣。琳琳咬住嘴唇，不敢动。

“小纤，”陈老师说，“去把门反锁。”

小纤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锁上门。

陈老师把琳琳按在桌子上，掀起她的校服裙子。琳琳趴在冰冷的桌面上，能看见自己摊开的数学题集，上面还有刚才写的解题步骤。

“今天讲新课。”陈老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“讲怎么在紧张状态下保持专注。”

他插进来。很疼——琳琳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。

但她没叫，只是盯着题集上的字。那些公式和数字在她眼前晃动，渐渐模糊。

小纤坐在床边，低着头，肩膀在抖。

陈老师操了十几分钟，然后抽出来，射在琳琳背上。温热的液体顺着她的脊柱往下流。

“擦干净。”陈老师说。

琳琳用纸巾擦掉背上的精液。手在抖。

“继续做题。”陈老师坐回床上，“下午讲大题。”

---

中午，陈老师叫了外卖。三份盒饭，两荤一素。琳琳吃不下，只扒了几口米饭。

“多吃点。”陈老师说，“下午还要训练。”

琳琳强迫自己吃了几块肉。味道很咸，像眼泪。

吃完饭，陈老师躺在床上午睡。琳琳和小纤坐在桌边，谁都不敢说话。

窃听器在窗帘杆上闪着微弱的红光——如果仔细看能看见，但陈老师睡着了。

琳琳拿出手机，给周雨发短信：“上午结束了。他做了。”

几秒后，周雨回：“录音清晰吗？”

“应该清晰。”

“下午继续。找机会让他多说。”

琳琳收起手机。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很近，又很远。

---

下午两点，训练继续。

陈老师没再碰她们，只是讲题。但讲着讲着，他会突然停下来，看着琳琳：“你走神了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走神要惩罚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小纤，打她手心。”

小纤愣住了。

“打。”陈老师的语气冷下来。

小纤站起来，走到琳琳面前。她的手在抖。

“快点。”陈老师说。

小纤举起手，轻轻拍在琳琳手心上。

“用力。”陈老师说，“没吃饭吗？”

小纤闭着眼睛，用力打下去。

啪。清脆的响声。

琳琳的手心红了。不疼，但屈辱。

“继续做题。”陈老师说。

下午的训练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进行——讲题，走神，惩罚，再讲题。陈老师像个严厉的教官，而她们是犯错的士兵。

四点半，陈老师接了个电话。他走到窗边，背对着她们。

“……对，酒店……训练学生……嗯，晚上回去……”

电话很短。挂断后，他转身看着她们：“晚上我有个饭局，六点走。你们做到六点，然后自己回去。”

琳琳的心跳快了一拍。六点就走？那意味着……

“走之前，”陈老师说，“最后一次训练。”

他让两人跪在床边，轮流给他口交。这次他没射，只是享受，然后推开她们。

“好了。”他站起来，提上裤子，“记住今天的教训。下周还有训练，别让我失望。”

他穿上外套，拿起包：“房间到八点，你们可以待到七点再走。走的时候把房卡放前台。”

说完，他拉开门走了。

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。

房间里只剩下琳琳和小纤。

两人瘫坐在地上，谁都没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小纤才开口：“他……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应该不会。”琳琳说，“他说有饭局。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取下窃听器。纽扣大小的黑色装置，还在闪烁。

“录下来了吗？”小纤问。

“录了。”琳琳把窃听器装回手机壳，“周雨说要全程录音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——外面很安静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她说。

“现在？”

“嗯。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”

两人收拾好东西，检查了房间——没有遗漏什么。琳琳把房卡放在桌上，然后拉开门。

走廊里空荡荡的。她们快步下楼，走出酒店。

天还没黑，夕阳把街道染成橘红色。琳琳深吸了一口气——酒店里的霉味和精液味终于散了。

手机震动，是周雨：“出来了吗？”

琳琳回：“出来了。在酒店门口。”

“等我两分钟。”

两分钟后，周雨骑着自行车出现了。她穿着灰色运动服，戴着口罩，像个普通路人。

“窃听器。”她说。

琳琳把窃听器递过去。周雨接过来，装进一个小盒子。

“录音我今晚处理。”周雨说，“你们回家休息。明天数学课，正常表现。”

“他今天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他今天很怪。”

“怎么怪？”

“像……像在测试我们。”琳琳说，“测试我们会不会反抗，会不会哭，会不会跑。”

周雨点头：“他在确认控制力。你们通过了测试。”

“通过？”

“对。”周雨看着她，“你们没反抗，没哭，没跑。这让他安心。安心的人才会放松警惕，才会说更多。”

琳琳突然觉得很累。累得想躺在地上，再也不起来。

“回家吧。”周雨说，“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她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琳琳和小纤站在路边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

“我们……”小纤小声说，“我们真的通过测试了吗？”

琳琳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只知道，今天她又当了一次狗。听话的，不叫的，不跑的狗。

但狗通过了测试，就有肉吃。

她不知道那块肉是什么。

也许是自由。

也许是更深的牢笼。

她不知道。

只能等周雨听录音。

等下周的训练。

等这一切结束。

或者，永远不结束。

### (第二十七节完)

---

## 第二十八节：录音与背叛

---

周日晚上十一点，琳琳收到周雨发来的压缩文件，文件名很简洁：“录音分析报告酒店20230513”。

文件很大，解压后有三个文件夹：

1. **音频文件**：总时长8小时47分钟，分段标记。
2. **文字转录**：逐字稿，含时间戳。
3. **分析摘要**：周雨手写的笔记扫描件。

琳琳先打开分析摘要。周雨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：

---

### 录音分析报告

**时间**：5月13日 8:03-19:50

**地点**：悦来酒店306房

**在场人员**：陈明（师）、王琳琳（生）、李小纤（生）

**录音设备**：纽扣窃听器（型号Z-7，有效距离15米）

### 关键发现：

#### 1. 电话片段 (16:34-16:41)

- 来电显示：“张主任”
- 对话内容：

张：进展怎么样？

陈：两个都听话。小的那个（琳琳）最近有点疏远，但还能控制。

张：竞赛名额定了？

陈：定了。大的那个（小纤）数学差一点，但更听话。小的数学好，但心思多了。

张：别玩脱了。上次那个（李雪）已经在闹了。

陈：李雪我有办法。她手里有照片，但她也怕。

张：下个月检查组来，收敛点。

陈：知道。等竞赛结束，我送她们出去集训，就清净了。

张：那个转学生呢？

陈：周雨？她在观察我，但不敢怎么样。成绩好，想保送，有软肋。

张：你自己把握。出事了别拉我下水。

陈：放心。

#### 分析：

- “张主任”身份推测：学校教导主任张建国，52岁，分管教学竞赛。与陈明有十年共事经历。
- 对话证实：陈明有“上线”，且该知情者默许甚至协助其行为。
- “送出去集训”可能指：竞赛后以“特训”名义将两人带至外地，实施更密集控制。

#### 2. 惩罚指令（14:22）

- 原句：“小纤，打她手心。用力。没吃饭吗？”
- 声纹分析：陈明此时呼吸急促，心率推測 > 100，处于兴奋状态。
- 背景音：李小纤的哭泣声（压抑），王琳琳的抽气声（疼痛）。

#### 分析：

- 惩罚转移：让受害者互相施虐，强化控制。常见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诱导。
- 目的：测试服从度，同时离间两人关系（若小纤下手过重，琳琳可能恨她）。

#### 3. 关键失言（18:07）

- 原句（陈明自言自语，以为两人已离开）：“等竞赛完了，把视频卖了，够本了。”
- 后续：“反正她们也不敢说。说了就是一起死。”

#### 分析：

- 证实存在视频贩卖意图（可能已有渠道）。
- “一起死”暗示：陈明掌握足以毁掉琳琳小纤的材料（如更露骨视频、伪造的“自愿协议”等）。

#### 4. 生理数据推断

- 根据背景音（撞击声、呻吟声、喘息间隔）推断：
  - 肛交发生时间：10:15-10:32（持续17分钟）
  - 口交发生时间：17:40-18:06（轮流，各13分钟）
  - 陈明射精次数：1次（10:32）
  - 王琳琳高潮次数：0（全程无典型高潮呼吸模式）
  - 李小纤情绪崩溃点：14:25（打手心后开始持续低泣）

#### 行动建议：

1. **立即备份**：将本报告及原始音频加密备份至三个独立位置。
2. **接触张主任**：尝试获取其涉案证据（通话记录、转账记录等）。
3. **防范“集训”**：若陈明提出外地训练，必须拒绝或要求周雨同行。
4. **应对李雪**：李雪可能因竞赛落选而失控，需提前接触。
5. **心理干预**：琳琳状态危险（高潮剥夺可能导致解离），建议每晚与我通话10分钟。

琳琳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颤抖。

张主任。那个总是笑眯眯的，在升旗仪式上讲话的教导主任。他知道。他默许。

还有“把视频卖了”。陈老师不仅自己看，还要卖给别人。

她想起那些对着镜头的姿势，那些被迫摆出的表情，那些录下的呻吟。那些视频会被人买去看，被人评论，被人收藏。

像商品。

像色情片里的女优。

胃里又开始翻涌，她冲进卫生间，跪在马桶前干呕。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只有酸水和眼泪。

手机响了，是周雨打来的。

“看完了？”周雨问。

“嗯。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张主任……”

“我已经在查了。”周雨说，“他儿子去年出国，学费二十万。他老婆没工作。钱哪来的？”

琳琳懂了。利益链。陈老师提供女生，张主任提供保护，钱分账。

“那我们……”她问，“怎么办？”

“两条路。”周雨说，“第一，举报两个人，但证据不足，可能打草惊蛇。第二，先扳倒陈明，再让他咬出张主任。”

“他会咬吗？”

“如果判得重，他会。”周雨说，“强奸未成年，传播淫秽物品，威胁恐吓，数罪并罚，十年起步。为了减刑，他什么都肯说。”

琳琳握紧手机：“十年……”

“太少。”周雨的声音很冷，“应该枪毙。”

琳琳没说话。她想起陈老师讲数学题时的耐心，想起他给她巧克力时的温柔，想起他说“你是个好孩子”。

那些都是假的。

都是控制的手段。

“琳琳，”周雨说，“明天数学课，你要表现得一切正常。如果他试探你，就说身体好多了，感谢他的巧克力。”

“我……我做不到。”

“必须做到。”周雨说，“现在是关键时刻。李雪那边我会处理，你专心应付陈明。”

“李雪怎么了？”

“她在论坛发帖了。”周雨说，“没指名道姓，但描述了‘数学老师’‘酒店训练’‘两个女生’。已经有人在猜了。”

琳琳的心脏停了一拍：“她会曝光的……”

“不会。”周雨说，“我联系她了。约了明天见面。”

“你要跟她说什么？”

“给她钱。”周雨说，“给她足够远走高飞的钱，换她手里的所有证据。”

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
沉默。

“周雨，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
更长的沉默。

然后周雨说：“陈明的钱。我从他银行卡里转的。”

琳琳愣住了：“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有他网银密码。”周雨的语气很平静，“上次在筒子楼，他输密码时我看见了。我以为我在做题，其实我在记。”

“这是……盗窃。”

“对。”周雨承认，“但这是战争，琳琳。战争里没有道德，只有胜负。”

电话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。

“我转了五万。”周雨说，“分两次，通过境外账户洗过。李雪查不到来源。她会以为是陈明给的封口费。”

琳琳的脑子一片混乱。周雨在犯罪。她在偷钱，在洗钱，在做所有她曾经痛恨的事。

“你……你变了。”琳琳小声说。

“我没变。”周雨说，“我只是在做该做的事。干净的手段救不了人，琳琳。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琳琳明白。但她害怕。害怕这样下去，她们都会变成罪犯。变成和陈老师一样脏的人。

“明天，”周雨说，“照常上课。等我消息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琳琳坐在卫生间冰冷的地砖上，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。

她想起周雨笔记里的那句话：“战争里没有道德，只有胜负。”

可是如果赢了战争，却输掉了自己，那算赢吗？

她不知道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很红。

像哭过。

也像燃烧过。

(第二十八节完)

---

## 第二十九节：交易

周一早晨七点四十五分，校门口的“转角咖啡”还没正式营业。周雨坐在最里面的卡座，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美式咖啡，和一个黑色的帆布包。

李雪推门进来时，眼睛红肿，校服皱巴巴的，像是一夜没睡。她径直走到周雨对面坐下，没点东西。

“钱呢？”李雪开门见山。

周雨把帆布包推过去。李雪拉开拉链看了一眼——里面是五叠粉红色的钞票，每叠用银行封条扎着，崭新。

“五万。”周雨说，“数数。”

李雪没数，只是盯着那些钱看了很久，然后拉上拉链：“照片和录音都在这里。”

她把一个U盘放在桌上。银色的，很小，贴着标签：“备份1”。

“原文件呢？”周雨问。

“我删了。”李雪说，“手机里的，电脑里的，云盘的，都删了。”

“我怎么信你？”

李雪笑了，那笑容很疲惫：“周雨，我累了。我不想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。我想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她端起周雨的咖啡喝了一口，苦得皱眉：“这五万，够我在另一个城市租房子，找工作，重新开始。我不会再回来了。”

周雨盯着她：“你要去哪？”

“南方。”李雪说，“我有个表姐在深圳打工，说那边工厂缺人，包吃住。我先过去，等稳定了，再想以后。”

她把U盘又往前推了推：“这里面有所有东西。照片，录音，还有我记的日记——每次他操我的时间、地点、说了什么话、给了什么东西。够他坐牢了。”

周雨接过U盘，插进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。屏幕亮起，文件夹目录显示：

- 照片 (47张)
- 音频 (23段)
- 日记.txt
- 联系人.txt

她点开联系人文件，里面是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，标注着：“可能也是受害者”。

“这些人你认识？”周雨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李雪摇头，“但我偷看过陈老师的手机。这些女生都和他有联系，有的已经毕业了。你们可以试试找她们。”

周雨关闭电脑，拔出U盘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李雪站起来，拎起帆布包，“我们两清了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周雨，你比我们都狠。你会赢的。”

“你呢？”周雨问，“你会赢吗？”

李雪想了想：“我不知道。但至少，我能活下去了。”

她推门出去，消失在早晨的人流里。

周雨看着窗外，直到李雪的身影完全看不见，才收起电脑，离开咖啡馆。

---

同一时间，数学课上。

琳琳坐在第二排，盯着黑板上的函数图像。陈老师在讲一道压轴题，声音温和，条理清晰。偶尔他会看向琳琳，眼神带着询问：“听懂了吗？”

琳琳点头。她确实听懂了，但脑子在分神——在想周雨和李雪的见面，在想那五万块钱，在想U盘里的证据。

下课铃响，陈老师收拾教案：“琳琳，来办公室一下。”

琳琳的心一沉。她跟着陈老师走出教室，走廊里很安静，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
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陈老师关上门，没开灯，窗帘拉着，光线很暗。

“坐。”他说。

琳琳在椅子上坐下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握成拳头。

陈老师没坐，而是走到她面前，俯身看着她：“你最近状态不对。”

“我……我挺好的。”

“撒谎。”陈老师的手按在她肩上，“你在疏远我。为什么？”

琳琳的呼吸急促起来。她想起周雨教的——咳嗽，说身体还没好。

但她没咳嗽，而是抬起头，看着陈老师的眼睛：“老师，我害怕。”

陈老师愣了一下：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竞赛。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怕考不好，怕让你失望，怕……怕以后没大学上。”

这是真话，也是假话。真话是她确实怕，假话是她怕的不是这些。

陈老师的眼神软了一些。他蹲下来，平视着琳琳：“别怕。有我在，你会考好的。”

他的手从肩膀移到她的脸，轻轻抚摸：“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——这次不是演的。她突然觉得很委屈，很累，想有人抱抱她，哪怕这个人是陈老师。

“老师，”她哭着说，“我真的很努力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陈老师抱住她，像父亲抱女儿那样，“我知道你努力。所以别怕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这个拥抱很温暖。琳琳靠在他肩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甚至想就这样算了——不报仇了，不反抗了，就这样被他控制着，至少还有这点虚假的温情。

但下一秒，她想起马桶里那团暗红色的东西，想起酒店房间里冰冷的桌面，想起周雨说的“视频卖了”。

她推开陈老师，擦掉眼泪：“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”

陈老师站起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纸巾递给她：“擦擦脸。竞赛的事别担心，我会帮你安排好。”

“怎么安排？”

“初赛你肯定能过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复赛在市里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住酒店，我单独给你辅导。”

琳琳的心又是一沉。又是酒店，单独辅导。

“小纤呢？”她问。

“小纤数学差一点，可能过不了初赛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如果她没过，就你一个人去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陈老师的语气温柔但坚定，“这是为你好。集中资源，培养一个尖子，比分散精力强。”

琳琳懂了。他在筛选。小纤是备选，她是正选。如果她听话，就有更多“资源”——包括竞赛，也包括他虚假的爱。

“我……我需要时间想想。”她说。

“好。”陈老师拍拍她的肩，“周五之前给我答复。如果你同意，周六开始特别训练。”

中午，琳琳在天台找到周雨。

周雨正在看李雪给的U盘内容，电脑屏幕上是那些照片——琳琳在筒子楼被拍的，在酒店被拍的，每一张都让她想吐。

“他找你了？”周雨头也不抬地问。

“嗯。”琳琳把办公室里的对话复述了一遍。

周雨听完，合上电脑：“他在分化你和李雪，现在又开始分化你和小纤。经典的控制手段——制造竞争，让你们互相嫉妒，这样就不会联合起来反抗他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同意。”周雨说，“同意单独辅导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是机会。”周雨看着她，“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，他可能会放松警惕，可能会说更多。而且——”

她顿了顿，“复赛在市里，住酒店，意味着我们可以安排更多人介入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警察。”周雨说，“如果他在酒店房间对你实施性侵，我们可以当场报警。人赃并获，跑不了。”

琳琳的心脏狂跳：“可是……可是那样我会暴露。所有人都会知道……”

“用化名。”周雨说，“未成年受害者身份受保护。而且，到时候我会安排记者——不是本地媒体，是外地的大媒体。舆论压力下，学校不敢包庇，警察不敢怠慢。”

琳琳盯着她：“你……你连记者都联系了？”

“早就联系了。”周雨说，“我从一开始就在准备这个。李雪的照片是导火索，你的复赛是战场，记者和警察是收网的人。”

她打开电脑，调出一个文档：“这是计划时间表。你看——”

屏幕上是一个详细的甘特图，从三个月前开始，到未来两周结束。每一个节点都标注着：证据收集、关系建立、危机触发、最终收网。

琳琳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，突然觉得周雨很可怕。

她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，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，包括她自己。

“周雨，”琳琳小声问，“你有没有……有没有算过我们会付出什么代价？”

周雨沉默了很久。

“算过。”她说，“琳琳，你会被舆论扒一层皮。会有人骂你勾引老师，会说你是自愿的，会把你所有的隐私都翻出来。小纤可能会崩溃，可能再也走不出来。李雪拿着钱跑了，但她一辈子都会活在恐惧里。而我——”

她摘下眼镜，擦了擦：“我会被开除。因为我是那个‘策划者’，是那个‘教唆犯’。学校会把我踢出去，保送资格会取消，我可能上不了大学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下来：“那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还要做？”

“因为如果不做，”周雨重新戴上眼镜，“你会被他操到毕业，然后被抛弃，或者被卖给别人。小纤会疯。李雪会死。而陈明和张建国，会继续找下一个女生。”

她看着琳琳：“有些代价，必须付。我们付，总比让后来的人付好。”

琳琳哭出声。她抱住周雨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

周雨的身体很僵硬，但慢慢放松下来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

“别怕。”周雨说，“我会陪着你，直到最后。”

“你会坐牢吗？”琳琳问。

“不会。”周雨说，“我未成年，而且我是‘受害者’。最多是转学，是档案留记录。但没关系，我早就习惯了。”

琳琳抱紧她。她能感觉到周雨在发抖——原来她也会怕。

原来她不是机器，是人。

一个把自己也当成棋子的人。

---

下午数学课，陈老师宣布初赛成绩。

琳琳和小纤都过了。但琳琳是全市第15名，小纤是第87名。

“复赛下下周六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在市一中。需要提前一天去，住一晚。学校会派老师陪同。”

他看向琳琳：“王琳琳同学作为种子选手，我会重点辅导。李小纤同学也要努力，争取进前五十。”

琳琳看着小纤。小纤低着头，手指紧紧攥着笔。

放学后，小纤在教室门口等琳琳。

“你会去的，对吧？”小纤问。

琳琳点头。

“他……他会对你做那些事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小纤的眼泪涌出来：“对不起……如果我数学好一点，就能陪你去了……”

“不。”琳琳抱住她，“你留下来，帮我做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琳琳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小纤的眼睛瞪大了：“你确定？”

“确定。”琳琳说，“这是周雨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你在这里，稳住他。”

小纤擦掉眼泪：“好。我会的。”

两人分开时，小纤又说：“琳琳，如果……如果你回不来了……”

“我会回来的。”琳琳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
她转身离开，没敢回头。

因为她知道，有些路，走上了就回不了头。

---

晚上，琳琳在第二本日记上写：

今天李雪走了，带着五万块钱。  
周雨说这是代价。  
陈老师要带我去市里比赛，单独辅导。  
周雨说这是机会。  
小纤哭了，说我回不来。  
我说我会回来。  
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已经回不来了。  
比如干净的手。  
比如相信人的心。  
比如那个以为自己能好好长大的女孩。

写完后，她躺到床上。

手摸到小腹，那里已经完全不疼了，但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——药流后感染，发炎，留下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疤痕。

像某种烙印。

证明她死过一次。

证明她还要继续死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

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很平静。

像已经接受了命运。

或者，像准备反抗命运。

她分不清。

也不需要分清。

(第二十九节完)

---

## 第三十节：启程

周五下午三点，琳琳最后一次检查书包。

数学竞赛准考证、身份证、两支黑色签字笔、一个透明笔袋——这些都是明面上的。藏在夹层里的有：新款窃听器（纽扣大小，续航72小时）、微型摄像头（伪装成发卡）、防狼喷雾（升级为辣椒水型）、报警吊坠（已连接周雨手机）、还有三片紧急避孕药（周雨给的，“以防万一”）。

奶奶在厨房煮鸡蛋，说要给她带着路上吃。琳琳走过去，从后面抱住奶奶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奶奶问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
“没事。”琳琳把脸贴在奶奶瘦削的背上，“就是……要去考试了，有点紧张。”

奶奶转过身，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：“好好考。考上了大学，奶奶给你煮红烧肉。”

琳琳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点点头，转身回房间。关上门，她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，无声地哭了五分钟。

然后擦干眼泪，站起来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。

周雨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她每时每刻都在演戏。

---

下午四点，周雨发来短信：“记者已就位。姓赵，女，35岁，省报深度调查记者。这是她的临时号码：XXXXXXX。如果出事，直接打给她，说‘雏菊开了’——这是暗号。”

琳琳存下号码，回复：“警察呢？”

“辖区派出所王警官，48岁，老刑警。他女儿去年自杀，怀疑与校园性侵有关，所以愿意帮忙。但他只能‘碰巧’出现，不能提前布控——没有立案依据。”

琳琳懂了。一切都是“巧合”。记者“碰巧”在酒店采访，警察“碰巧”接到举报，她“碰巧”在房间里被性侵。

一个精心设计的巧合。

“小纤那边呢？”她问。

“小纤会在学校盯着陈明。如果他临时改变计划，或者联系可疑人员，她会通知我。”

“她……安全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几秒：“相对安全。陈明现在注意力全在你身上。”

相对安全。琳琳咀嚼着这个词。在这件事里，没有人绝对安全。

---

下午五点，陈老师的车停在楼下。琳琳背上书包，拎着装鸡蛋的布袋，下楼。

陈老师今天穿得很正式——深灰色西装，白衬衫，没打领带。看见琳琳，他笑了笑：“准备好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上车。”

车子驶出小区。琳琳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向后倒退，心里默默告别——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

如果计划成功，她会成为“那个被老师强奸的女生”，转学，离开这座城市。

如果计划失败……她不敢想。

“紧张吗？”陈老师问。

“有点。”

“别紧张。”陈老师的手伸过来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“就当是普通考试。考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

他的手很热。琳琳忍住收回手的冲动，点点头。

车开了两个小时，进入市区。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。琳琳第一次来市里，但没心情看风景。

酒店是“如家快捷”，离一中考场步行十分钟。陈老师停好车，从后备箱拿出一个行李箱——他也要住下。

前台登记时，陈老师只开了一间房。

“标间，”他对前台说，“两张床。”

前台小姐看了琳琳一眼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我学生，来考试的。”陈老师掏出身份证和准考证，“学校安排的。”

前台没再多问，递过房卡：“307，电梯在左边。”

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镜子映出他们的身影——陈老师高大，琳琳瘦小，像父女。

307房在走廊中间。开门进去，是标准的标间：两张单人床，中间隔着床头柜；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；卫生间玻璃是磨砂的，能看见模糊的人影。

“你睡这张床。”陈老师指了指靠窗的床，“早点休息，明早七点起床，八点进考场。”

“老师你呢？”

“我睡那张。”陈老师把行李箱放在另一张床边，“晚上还要备课。”

琳琳把书包放在自己床上，然后从布袋里拿出奶奶煮的鸡蛋：“老师，吃鸡蛋吗？”

陈老师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好。”

琳琳剥了两个鸡蛋，一人一个。鸡蛋还是温的，蛋白嫩，蛋黄香。陈老师吃得很慢，像是在品味。

“你奶奶对你很好。”他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爸妈呢？”

“离婚了。爸爸死了，妈妈走了。”

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你奶奶一个人带你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容易。”陈老师说，“所以你要争气，考个好大学，让你奶奶过上好日子。”

琳琳点头。这些话如果是别人说，她会感动。但陈老师说，她只觉得讽刺。

吃完鸡蛋，陈老师打开行李箱，拿出笔记本电脑：“你先洗澡，然后做一套题。我改会儿教案。”

琳琳拿着换洗衣服走进卫生间。关上门，她先检查——没有摄像头，但门锁是坏的，只能虚掩着。

她快速洗澡，换上干净的睡衣。然后拿出窃听器，粘在马桶水箱内侧——那里隐蔽，而且靠近房间。

摄像头藏在发卡里，别在头上。防狼喷雾塞在枕头下。报警吊坠一直戴着。

走出卫生间时，陈老师正对着电脑打字。屏幕上是数学教案，密密麻麻的公式。

“洗完了？”他头也不抬，“桌上有题，做一下。”

琳琳在桌边坐下。是去年的复赛真题，难度很大。她做了半小时，只完成了一半。

“时间到。”陈老师走过来，看了看她的卷子，“正确率还可以，但速度太慢。明天考试要注意时间分配。”

他站在琳琳身后，手放在她肩上：“这里，三角函数的变换可以更快。”

他的手慢慢下滑，划过她的背。

琳琳的身体僵住了。

“放松。”陈老师在她耳边说，“我只是在教你。”

他的手伸进睡衣，握住她的乳房。琳琳闭上眼睛，开始数数——一，二，三……

数到十，他的手停住了。

“今天好好休息。”陈老师抽出手，拍拍她的肩，“明天考完试，我们再‘辅导’。”

他回到自己床边，继续看电脑。

琳琳坐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。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愤怒——他像在逗弄宠物，给颗糖，打一巴掌，再给颗糖。

她想起周雨的话：“他在享受控制的过程。你要让他享受，但不能让他满足。像钓鱼，饵要吃，但不能吞。”

她现在是那个饵。

---

晚上九点，陈老师关掉电脑：“睡吧。”

琳琳爬上床，盖好被子。灯关了，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微弱的光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能听见陈老师的呼吸声，均匀而绵长。他好像真的睡了。

琳琳睁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。她想给周雨发短信，但不敢——手机屏幕的光会暴露。

她只能等。

等明天考试。

等明天晚上的“辅导”。

等那个“巧合”发生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终于睡着了。

梦里，她在考场做题，写着写着，试卷变成了那份“自愿协议”，上面的手印在流血，染红了整张纸。

监考老师走过来，是陈老师。他笑着说：“签了字，就是我的了。”

她惊醒，浑身冷汗。

窗外天还没亮。她摸到手机，凌晨四点。

陈老师还在睡。

她悄悄下床，走到窗边。城市的凌晨很安静，街道空旷，偶尔有出租车驶过。

远处有一栋高楼，顶层有灯光——那是周雨说的记者住的酒店，正对着这边窗户。

周雨说，记者会用长焦镜头拍摄。如果房间窗帘没拉严，能拍到内部。

琳琳回头看了一眼——窗帘拉得很严，只留了一条缝。

她轻轻拉开一点，对着对面高楼挥了挥手。

不知道记者能不能看见。

但做了，心里踏实一点。

她回到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
天快亮了。

战斗要开始了。

(第三十节完)

## 第三十一节：考场

周六早晨七点半，市一中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

家长，学生，带队老师，还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本地媒体记者——数学竞赛是大事，每年都会上新闻。

琳琳站在人群里，手里攥着准考证，手心全是汗。陈老师站在她旁边，穿着那身深灰色西装，像个真正的良师。

“别紧张。”他低声说，“就当平时做题。”

琳琳点头。她不是紧张考试，是紧张考完后的“辅导”。

八点整，校门打开，考生鱼贯而入。陈老师拍了拍她的肩：“去吧。考完在这里等我。”

琳琳跟着人流走进校园。考场在教学楼三楼，走廊里贴满了“严肃考纪”的标语。她找到自己的座位——第三排靠窗。

坐下，放好文具，深呼吸。

监考老师是两个中年女人，表情严肃。试卷发下来，厚厚一叠，十二页。

铃响，开始答题。

第一题是函数求导，简单。第二题是数列证明，中等。第三题是几何综合，难。琳琳跳过去，做第四题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纸的声音，和偶尔的咳嗽声。

做到第六题时，琳琳卡住了。那是一道复杂的概率题，需要用到贝叶斯定理——陈老师讲过，但她当时在走神，在想别的事。

她盯着题目，脑子里却浮现出昨晚的画面——陈老师的手伸进她睡衣，握住她的乳房。他说“今天好好休息”，语气温柔得像在哄孩子。

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划着，写出来的不是公式，是“救我”。

她猛地惊醒，擦掉那两个字，重新看题。

贝叶斯定理。 $P(A|B)=P(B|A)P(A)/P(B)$ 。

A事件：陈老师是强奸犯。

B事件：她考砸了。

如果她考砸了，陈老师会失望，会惩罚她，会更粗暴地“辅导”她。这是 $P(B|A)$ 。

但 $P(A)$ 是多少？陈老师是强奸犯的概率？在她这里，是100%。

所以 $P(A|B)=\dots\dots$

她算不下去了。眼泪掉在试卷上，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
“同学，你没事吧？”监考老师走过来，小声问。

琳琳摇头，擦掉眼泪：“没事，眼睛里进东西了。”

老师狐疑地看了她一眼，走开了。

琳琳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继续做题。但思路断了，接不上。后面的题越做越乱，时间却越来越少。

十一点半，考试结束铃响。

琳琳交了卷，浑浑噩噩地走出教室。走廊里都是对答案的声音，她一句都听不进去。

下楼，走出教学楼。阳光很刺眼，她眯起眼睛。

陈老师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，看见她，走过来：“怎么样？”

琳琳摇头：“不好。”

“怎么不好？”

“第六题卡住了，后面全乱了。”她的声音在抖，“可能……可能过不了。”

陈老师的脸色沉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笑容：“没事，一次考试而已。先吃饭。”

他揽着她的肩，往路边走。琳琳的身体僵硬，但没躲。

街对面有一家小餐馆，陈老师点了两碗牛肉面。面端上来，热气腾腾，但琳琳吃不下。

“多吃一点。”陈老师说，“下午还要训练。”

琳琳拿起筷子，强迫自己吃了几口。面条很咸，像眼泪。

“老师，”她小声问，“如果我考砸了，竞赛名额是不是就没了？”

“不会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初赛成绩已经定了，复赛只是加分。你初赛排名高，影响不大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别担心。”陈老师的手在桌下伸过来，握住她的手，“有我在，你会没事的。”

他的手很热，很用力。琳琳想抽回来，但忍住了。

吃完饭，陈老师结账。走出餐馆时，琳琳看见街对面有个女人在拍照——短发，戴眼镜，背着黑色相机包。

是记者吗？她不敢确定。

回酒店的路上，陈老师一直揽着她的肩，像在宣示主权。琳琳低着头，不敢看路人的眼神。

---

回到307房，陈老师关上门，反锁。

“脱衣服。”他说。

琳琳愣住：“现……现在？”

“现在。”陈老师的语气很平静，“下午训练，先从身体开始。”

琳琳的手在抖。她想起周雨的计划——要在“辅导”过程中让记者拍到，让警察“碰巧”撞见。

但现在才中午，记者和警察准备好了吗？

“老师，”她小声说，“我有点累，想先睡一会儿。”

“睡什么？”陈老师走过来，捏住她的下巴，“考砸了还有脸睡？”

他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温和的老师，而是筒子楼里的那个男人。

“我……”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，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对不起有用吗？”陈老师松开手，开始解自己的皮带，“趴床上，裤子脱了。”

琳琳趴到床上，手伸到枕头下——防狼喷雾还在。报警吊坠贴着胸口，冰凉。

她脱掉裤子，内裤，分开腿。

陈老师走到床边，皮带在手里对折：“今天让你记住，考砸了要付出代价。”

皮带抽下来，打在臀肉上。

啪！

琳琳咬住枕头，没叫出声。

啪！ 啪！ 啪！

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琳琳数着，数到第十下时，她开始感觉不到疼了，只有热辣辣的麻木。

陈老师停下手，呼吸有点急促。他扔掉皮带，解开自己的裤子。

龟头顶上来时，琳琳闭上眼睛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

咚咚咚。

很响，很急。

陈老师动作僵住：“谁？”

“警察！开门！”外面传来男人的声音。

琳琳的心脏狂跳。警察？现在？不是晚上吗？

陈老师脸色一变，迅速拉起裤子，低声对琳琳说：“穿衣服，快。”

琳琳手忙脚乱地穿上裤子。陈老师走到门边，从猫眼看过去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例行检查。”外面的声音说，“有人举报这里涉黄，开门。”

陈老师回头看了琳琳一眼，眼神很复杂——有慌乱，有怀疑，还有一点别的什么。

他打开门。

门外站着两个穿警服的男人，一个年轻，一个中年。中年警察扫了一眼房间，目光在琳琳身上停留了一秒。

“身份证。”年轻警察说。

陈老师掏出身份证和教师证：“我们是来考试的，这是我学生。”

中年警察接过证件看了看，又看向琳琳：“你呢？身份证。”

琳琳从书包里拿出身份证递过去。手在抖。

“多大了？”中年警察问。

“十七。”

“学生证呢？”

琳琳又拿出学生证。警察仔细核对，然后问：“你们什么关系？”

“师生。”陈老师说，“学校安排我带队。”

“为什么只带一个学生？”

“她成绩好，重点培养。”

中年警察盯着陈老师看了几秒，然后走进房间，四处看了看——床，桌子，卫生间。他拿起琳琳的书包，打开，翻了一下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拿出那个伪装成发卡的摄像头。

琳琳的心跳停了。

陈老师也愣住了：“这……这不是我的……”

中年警察把摄像头放在桌上，又翻出窃听器，防狼喷雾，还有那三片避孕药。

房间里一片死寂。

“解释一下。”中年警察看着琳琳。

琳琳的嘴唇在抖，说不出话。

陈老师先反应过来：“警察同志，这可能是误会。这些东西……我也不知道哪来的。”

“不知道？”中年警察笑了，“在你房间里，在你学生的书包里，你不知道？”

他转向琳琳：“小姑娘，说实话。这些东西是谁的？”

琳琳看着陈老师，又看看警察。她想起周雨说的：“如果警察提前介入，就说是自己带的，为了保护自己。”

“是……是我的。”她听见自己说。

“为什么带这些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琳琳的眼泪掉下来，“因为我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琳琳看向陈老师。陈老师的脸色惨白，嘴唇在抖。

“怕他。”琳琳说，“怕陈老师。”

中年警察盯着陈老师：“你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陈老师的额头冒出冷汗：“警察同志，这完全是诬陷。我是她的老师，我怎么会……”

“会不会，查了就知道。”中年警察对年轻警察说，“小刘，带他们回所里。分开问话。”

陈老师猛地站起来：“你们不能这样！我是老师，我……”

“老师怎么了？”中年警察打断他，“老师犯法，一样抓。”

他拿起桌上的摄像头和窃听器：“这些东西，还有你学生说的话，够立案了。”

陈老师瘫坐在床上，双手捂住脸。

琳琳看着这一幕，突然觉得不真实。像做梦。

计划提前了。

意外发生了。

但结果……好像是一样的。

中年警察走到她面前，声音温和了一些：“小姑娘，别怕。跟我们去派出所，把事情说清楚。”

琳琳点头，眼泪不停地流。

她赢了。

但为什么，一点都不高兴？

(第三十一节完)

---

## 第三十二节：审讯

派出所的询问室很小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墙壁是淡绿色的漆，有些地方剥落了。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，光线惨白。

琳琳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摆着一杯温水。中年警察姓王，就是周雨说的那个女儿自杀的老刑警。他坐在对面，没穿警服外套，只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，袖子挽到小臂。

“别紧张。”王警官说，“慢慢说，从头开始。”

琳琳的手在膝盖上握成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她想起周雨昨晚的短信：“如果被问话，只说事实，不要推测，不要情绪化。”

“我叫王琳琳，十七岁，是第三中学高三学生。”她开始背诵练习过的话，“陈明是我的数学老师，从高一教我到现在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开始对你做那些事的？”

“高一上学期，期中考试后。”琳琳说，“我数学考得不好，他说要给我补课。第一次是在办公室，他让我脱衣服。”

“你脱了吗？”

“脱了。”琳琳的声音在抖，“我害怕。他说如果我不听话，就让我数学不及格，就不能考大学。”

王警官在笔记本上记录：“继续说。”

“后来他经常让我去筒子楼……就是他家附近的一个出租屋。在那里……他让我给他口交，肛交，拍视频。”琳琳的眼泪掉下来，“他说如果我敢说出去，就把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我没脸见人。”

“视频在哪里？”

“在他电脑里。还有一个移动硬盘，黑色的，放在书架最上层。”

王警官记下，又问：“除了你，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小纤……李小纤，我同桌。李雪……她也去过。还有……可能还有别人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李雪是谁？”

“我们班同学。她手里有照片，偷拍的。陈老师怕她，给她钱让她删，但她没删。”

王警官抬起头：“李雪现在在哪？”

“她……”琳琳犹豫了一下，“她走了。拿了钱，去南方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五……五万。”

“谁给的钱？”

琳琳的心跳停了。她不能说周雨。

“陈老师。”她撒谎，“李雪威胁他，他就给了。”

王警官盯着她看了几秒，没追问，继续问：“你书包里的那些东西——摄像头、窃听器、防狼喷雾——哪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自己买的。”琳琳说，“网上。我怕他，想留证据。”

“为什么今天才带？”

“因为今天他要带我来市里，单独辅导。我害怕，就带了。”

王警官合上笔记本，叹了口气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报假警、诬陷他人是什么后果吗？”

琳琳愣住了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书包里的摄像头，型号是警用微型监控设备，市面上买不到。”王警官说，“窃听器也是专业级的。防狼喷雾是警用辣椒水，普通药店没有。”

他身体前倾，压低声音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
琳琳的嘴唇在抖，说不出话。

“有人教你，对吧？”王警官说，“教你什么时候报警，教你带什么证据，教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”

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：“我……我不能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她会坐牢。”琳琳哭着说，“她是为了帮我……”

王警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周雨，对吗？”

琳琳猛地抬头，瞪大眼睛。

“不用惊讶。”王警官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“你那个转学生朋友，昨天来找过我。她给了我一份材料——陈明的银行流水，通话记录，还有几个疑似受害者的名单。”

他转过身：“她很聪明，但太年轻。警用设备不能随便用，会惹麻烦。”

“她……她会坐牢吗？”琳琳的声音在抖。

“看情况。”王警官说，“如果陈明的案子能立住，她算立功。如果立不住，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，非法使用警用设备，教唆他人作伪证——够判了。”

琳琳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冷。

“所以，”王警官走回来坐下，“你现在要做的，是把所有事实说清楚。包括周雨参与的部分。只有真相完整，才能保护所有人。”

琳琳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

然后她开始说。从头说。从周雨转学那天开始，从她第一次在天台找她开始，从李雪的照片开始，从五万块钱开始，从今天的计划开始。

她说了四十七分钟。王警官没打断，只是记录，偶尔问一句细节。

说完后，房间里很安静。只有日光灯管的嗡嗡声。

“所以，”王警官最后问，“今天警察去酒店，是周雨安排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琳琳摇头，“她说记者和警察会在晚上‘碰巧’出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午就去了……”

王警官笑了：“因为我不信‘碰巧’。我接到周雨的消息后，就直接去了。这种事，不能等。”

琳琳愣住：“你……你早就知道？”

“知道一部分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但需要你的证词，才能立案。”

他站起来，打开门：“先休息一下。等会儿还要做笔录，签字。”

门外，年轻警察带着一个人走进来——是记者赵女士，短发，戴眼镜，背着相机包。

“王警官，”赵女士说，“我能和她说几句话吗？”

王警官点头：“十分钟。”

赵女士坐到琳琳对面，没开录音笔，只是看着她：“我是省报记者，姓赵。周雨联系过我。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你刚才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”赵女士的声音很温和，“你很勇敢。”

“我不勇敢。”琳琳摇头，“我害怕。一直害怕。”

“害怕才叫勇敢。”赵女士说，“不害怕的人做事，那不叫勇敢，叫鲁莽。”

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琳琳：“这是我的电话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或者想说说话，随时打给我。”

琳琳接过名片，握在手心。

“还有，”赵女士压低声音，“周雨在外面。她没事，只是暂时不能见你。她让我告诉你——按计划进行。”

“计划……变了。”

“计划永远在变。”赵女士站起来，“但目标不变。把坏人送进去，让你们活下去。”

她拍拍琳琳的肩，离开了。

---

另一间询问室里，陈明的审讯不太顺利。

他坚持说琳琳是自愿的，说那些视频是“情趣”，说李雪是“敲诈”，说周雨是“诬陷”。

“我是老师，我怎么会做那种事？”他对着审讯的警察说，“她们三个女生串通好了，想毁了我。因为我不给她们竞赛名额，她们就报复。”

“那这些呢？”警察把摄像头和窃听器放在桌上，“在你学生书包里发现的。”

“那是她们自己带的！为了诬陷我！”

“为什么带这些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也许……也许她们早有预谋！”

警察笑了笑，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：“这是你的银行流水。上个月，你向一个境外账户转账五万元。收款人是谁？”

陈明脸色一变：“那是……那是理财。”

“理财？”警察又拿出一张纸，“这是那个境外账户的追踪记录。钱最终汇入一个叫李雪的国内账户。李雪是谁？”

陈明的额头开始冒汗。

“还有，”警察说，“我们检查了你的电脑和移动硬盘。发现了大量未成年女性的不雅视频，拍摄地点包括办公室、出租屋、酒店。视频里的女生，有王琳琳、李小纤、李雪，还有几个已经毕业的。”

陈明瘫在椅子上，双手捂住脸。

“陈老师，”警察的语气冷下来，“现在交代，还能算坦白。等那些毕业的女生被找来作证，你就没机会了。”

陈明的手在抖。他想说话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
警察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给你十分钟考虑。十分钟后，我们会联系教育局，联系学校，联系媒体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出询问室。

门外，王警官在等他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快崩溃了。”年轻警察说，“但还没松口。”

“让他崩溃。”王警官说，“把他手机拿来，查最近联系人。特别是那个‘张主任’。”

“已经查了。”另一个警察走过来，“陈明今天中午给张建国打过电话，通话时间两分钟。内容不清楚，但定位显示张建国当时在教育局开会。”

王警官点头：“给教育局打电话，说我们有个案子涉及他们的人，请张建国主任过来配合调查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---

下午四点，琳琳在笔录上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

王警官把笔录收好，对她说：“今天你先回去。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？”

琳琳摇头。

“给你安排个招待所。”王警官说，“有女警陪着。明天你奶奶会过来。”

“我奶奶……”琳琳的心一沉，“她会知道吗？”

“瞒不住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但我们会跟她好好说。你奶奶年纪大了，需要知道真相，也需要知道怎么保护你。”

琳琳的眼泪又涌出来：“她会……她会恨我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王警官说，“她会心疼你。”

他叫来一个女警，带琳琳去招待所。走出派出所时，琳琳看见周雨坐在大厅的长椅上，低着头，手里拿着手机。

“周雨！”琳琳跑过去。

周雨抬起头，眼睛很红，像是哭过。看见琳琳，她站起来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琳琳抱住她，“你呢？警察说你……”

“我没事。”周雨打断她，“只是问话。王警官说，如果我配合，可以算立功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会坐牢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周雨说，“但我不后悔。”

琳琳抱紧她，哭出声。

女警在旁边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走吧，先去招待所休息。”

周雨松开琳琳：“你先去。我还要等一会儿。”

“等什么？”

“等一个人。”周雨看向派出所里面的走廊。

琳琳顺着她的目光看去——张建国，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教导主任，正从走廊那头走过来，脸色铁青。

他看见周雨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走过来。

“你……”张建国指着周雨，声音在抖，“你搞什么鬼？”

周雨站起来，直视着他：“张主任，警察在等你。”

张建国的脸从铁青变成惨白。他想说什么，但王警官从询问室出来，对他招招手：“张建国主任，这边请。”

张建国看看王警官，又看看周雨，最后看看琳琳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没发出声音，跟着王警官走了进去。

门关上。

琳琳看着周雨：“你……你早就知道他会来？”

“我猜的。”周雨说，“陈明崩溃了，一定会拉他下水。这是人性。”

女警催促：“走吧。”

琳琳跟着女警走出派出所。回头时，她看见周雨还坐在长椅上，低着头，像一尊雕塑。

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
像孤独的战士。

像等待审判的囚徒。

琳琳分不清。

也不需要分清。

她只知道，这场战争，还没结束。

但至少，天快亮了。

(第三十二节完)

---

## 第三十三节：余震

周日清晨六点，招待所的房间里很冷。

琳琳裹着薄薄的被子，缩在床上。女警睡在另一张床上，呼吸均匀。窗外天还没亮，只有远处街道的霓虹灯还在闪烁。

手机震动了一下——是周雨发来的短信：“张建国全撂了。供出了三个校领导，还有教育局一个科长。他们成立了‘保护伞’，收钱，压事，安排竞赛名额。”

琳琳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颤抖。三个校领导？教育局科长？这个网比她想象的更大。

她又发了一条：“他承认知道陈明的事。三年前就知道，但收了陈明二十万，答应帮他摆平。条件是陈明每年‘进贡’竞赛名额，让他安排关系户。”

琳琳的胃开始抽搐。竞赛名额——那些她拼了命想拿到的，以为能改变命运的东西，原来早就被标价出售了。

“周雨，”她打出，“你会坐牢吗？”

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：“王警官说，如果我配合，指证张建国那伙人，可以算重大立功。加上我未成年，可能不起诉，或者缓刑。”

琳琳松了口气，但马上又担心：“那……那你还能上大学吗？”

“保送资格肯定没了。”周雨回，“但高考还能考。王警官说可以帮我开个证明，说我是‘配合警方破案’，不影响档案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下来。周雨为了这件事，赌上了自己的前途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打出。

“不用对不起。我自愿的。”

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小纤发来的短信：“琳琳，你在哪？学校炸了。”

琳琳回：“我在市里，派出所安排的招待所。学校怎么了？”

“陈老师和张主任都被抓的消息传开了。校长紧急开会，所有老师被要求封口。但学生都知道了，论坛里全是帖子。”

琳琳的心一沉：“有人知道是我吗？”

“有几个猜的，但不确定。李雪走的照片被人扒出来了，有人说她是‘畏罪潜逃’。还有人传……传你和陈老师有不正当关系。”

琳琳的手开始发抖。她最怕的事还是发生了——舆论不会管谁是受害者，只会传播最猎奇的故事。

“周雨呢？”小纤问，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她在派出所配合调查。”

“她会不会有事？”

琳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她只能回：“希望没有。”

---

上午九点，奶奶来了。

女警把琳琳带到派出所的接待室。奶奶坐在椅子上，背挺得很直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。看见琳琳进来，她站起来，嘴唇在抖，但没说话。

“奶奶……”琳琳的声音在哽咽。

奶奶走过来，抬起手——琳琳以为要被打，闭上眼睛。但那只手轻轻落在她脸上，颤抖着抚摸。

“疼吗？”奶奶问，声音沙哑。

琳琳摇头，眼泪掉下来。

“他们……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”奶奶的眼泪也涌出来，“告诉奶奶。”

琳琳抱住奶奶，把脸埋在她瘦削的肩膀上，哭得说不出话。奶奶抱着她，手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。

王警官走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静静站在门口等。

过了很久，琳琳才止住哭泣。奶奶用袖子擦掉她的眼泪，然后看向王警官：“警察同志，我孙女……受委屈了。”

王警官点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会还她公道。”

“那个畜生呢？”奶奶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，“那个姓陈的，他在哪？”

“在拘留所。涉嫌强奸未成年、传播淫秽物品、受贿，数罪并罚，最少十年。”

“十年不够。”奶奶说，“应该枪毙。”

王警官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还有其他人。学校的领导，教育局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”

奶奶握紧琳琳的手：“我孙女……以后怎么办？学校还回得去吗？”

“我们会安排转学。”王警官说，“去另一个区，没人认识她。高考也不影响，她的成绩很好。”

“那……”奶奶犹豫了一下，“那她……她身体……有没有……”

琳琳知道奶奶在问什么。她摇头：“没有。我……我处理掉了。”

奶奶闭上眼睛，眼泪又涌出来：“造孽啊……造孽……”

王警官走过来，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：“这是临时保护令。禁止陈明及其亲属接近王琳琳。还有，这是心理援助申请，市里有专门针对未成年受害者的免费咨询。”

奶奶拿起文件，虽然不识字，但看得很仔细。

“谢谢警察同志。”她说，“我孙女……就拜托你们了。”

---

中午，琳琳和奶奶在招待所吃了简单的午饭——馒头，咸菜，小米粥。奶奶没怎么吃，一直看着琳琳。

“琳琳，”奶奶忽然说，“你恨奶奶吗？”

琳琳愣住：“为什么恨？”

“奶奶没本事。”奶奶的眼泪掉进碗里，“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没保护好你……”

“不。”琳琳握住奶奶的手，“奶奶是最好的奶奶。没有奶奶，我活不到今天。”

奶奶哭出声。琳琳抱着她，两人在简陋的房间里哭了很久。

哭完，奶奶擦干眼泪，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存折——红色的封皮，很旧。

“这是你爸的抚恤金。”奶奶说，“我一直存着，想等你上大学用。现在……现在你拿去吧。去外地，重新开始。”

存折里有两万块钱。对奶奶来说，是天文数字。

“奶奶，我不能要……”

“拿着。”奶奶把存折塞进她手里，“奶奶老了，用不上钱。你还年轻，路还长。”

琳琳握紧存折，纸张很薄，但很重。

---

下午，王警官带来一个消息：张建国供出的名单里，有一个是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的小舅子。案子升级了，市纪委介入。

“事情闹大了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但也是好事。越大，越没人敢压。”

琳琳问：“周雨呢？”

“她还在做笔录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但她很冷静，逻辑清晰，把所有事情的时间线、证据链都理得清清楚楚。连纪委的人都夸她。”

“她……她能回家吗？”

“暂时不能。”王警官说，“她是关键证人，也是‘从犯’。虽然未成年，但涉案太深，需要监护。”

琳琳的心沉下去：“那她住哪？”

“青少年救助中心。”王警官说，“条件不错，有心理辅导，有老师补课。等案子结束了，就能回家。”

琳琳想起周雨说的“我不后悔”。她确实不后悔，但代价太大了。

“我能见她吗？”她问。

王警官摇头：“暂时不能。等过几天，案子稳定了，安排你们见面。”

---

晚上，琳琳在招待所看电视。本地新闻正在播报：“我市破获一起校园性侵案，涉及多名教师及教育系统官员……”

画面里打了马赛克，但琳琳认出了那个走廊——是派出所。记者在门口报道，说“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”。

没有提到她的名字，也没有提到周雨。这是保护。

但她知道，学校里的人都猜到了。论坛里的帖子已经删了，但私下里的议论不会停。

手机震动，是小纤发来的照片——教室黑板上写着“王琳琳滚出去”，被人用粉笔画了个大大的叉。

“谁写的？”琳琳问。

“不知道。早上发现的，班主任擦了，但很多人看见了。”小纤回，“琳琳，你别回来了。这里……这里的人都疯了。”

琳琳盯着那张照片，突然觉得很累。累得想睡一觉，永远不要醒来。

但她不能睡。她还要等周雨出来，还要陪奶奶，还要考大学，还要……活下去。

窗外的天黑了。

城市灯火通明。

她的战争，从一个人的黑暗，变成了一群人的风暴。

她赢了。

但赢得满身伤痕。

赢得面目全非。

但她还活着。

这就够了。

## 第三十四节：中心

青少年救助中心在市郊，一栋三层的小楼，外墙刷成淡黄色，院子里有滑梯和秋千，像幼儿园。但铁门很高，上面有监控摄像头。

周雨坐在活动室的窗边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刑法》在看。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天。

房间是四人间，但只有她一个人住——其他孩子要么回家了，要么转去了别的机构。床单是白色的，被子是蓝色的，都很干净，有消毒水的味道。

上午九点，心理辅导员李老师来了。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戴眼镜，说话声音很轻。

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李老师问。

“还好。”周雨合上书。

李老师在她对面坐下，打开笔记本：“今天想聊什么？”

“聊我的案子。”周雨说，“王警官说，检察院下周会决定是否起诉我。”

“你担心吗？”

“不担心。”周雨摇头，“该做的都做了。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能接受。”

李老师看着她：“周雨，你有没有想过……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为了救她们。”

“只是这样吗？”

周雨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也为了救我自己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上一个学校……”周雨顿了顿，“那个老师进去后，所有人都说我‘不检点’，说我‘勾引老师’。我转学了，但那些话跟着我。我想证明……证明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”

李老师记录着：“你想证明自己是受害者，不是共犯。”

“对。”周雨说，“但这次，我确实成了共犯。我偷钱，我教唆，我非法使用监控设备。我和陈明，其实没区别。”

“有区别。”李老师说，“你的目的是救人，他的目的是满足私欲。法律会考虑这一点。”

周雨笑了：“李老师，您真善良。”

“不是善良，是事实。”李老师合上笔记本，“下午律师会来，跟你讨论辩护策略。记住，你是未成年人，且有重大立功表现，情况乐观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李老师离开后，周雨继续看《刑法》。第二百三十六条：强奸罪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第二百六十四条：盗窃罪，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第三百零七条：教唆他人作伪证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她算了算，如果数罪并罚，最少六年，最多二十年。但她是未成年，且有立功，可能判三缓三，或者不起诉。

但保送资格肯定没了。大学……还能考吗？

手机响了——是王警官。

“周雨，有个好消息。”王警官说，“张建国供出的那个副市长小舅子，今天上午被双规了。案子彻底升级为反腐大案，你是关键证人。检察院那边，大概率不起诉。”

周雨握紧手机：“那……那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”

“还要一阵子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你是证人，也是‘从犯’，需要走完所有程序。但最晚下个月，应该能回家。”

“回家……”周雨重复这个词。她还有家吗？父母在另一个城市，早就当她不存在了。

“对了，”王警官说，“王琳琳转学手续办好了，下周去新学校报到。她奶奶陪她去。”

“她……她还好吗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王警官的声音低了一些，“新学校有人知道她的事，在传闲话。但她很坚强，说一定要考上大学。”

周雨闭上眼睛：“是我害了她。”

“不。”王警官说，“你救了她。如果没有你，她现在还在被陈明控制，可能已经死了。”

周雨没说话。

“还有，”王警官说，“记者赵女士的报道明天见报。省报头版，标题是《校园性侵案背后的保护伞网络》。里面会提到你和王琳琳，但用化名。舆论会转向，你们会得到支持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电话挂断。周雨走到窗边，看着院子里的滑梯。几个小孩在玩，笑声很清脆。

她想起自己小时候——父母忙着吵架，没人陪她玩。她一个人在家做数学题，觉得那些公式比人可靠。

现在，她还是一个人。

但至少，她救了几个女孩。

也许这就够了。

---

同一时间，琳琳在新学校的教务处办手续。

新学校在另一个区，比原来的学校大，教学楼是新的，操场是塑胶跑道。奶奶陪着她，紧紧握着她的手。

教务处主任是个中年女人，姓刘，表情很严肃。她看了看转学材料，又看了看琳琳：“王琳琳同学，欢迎你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

“你的情况，我们了解一些。”刘主任说，“在这里，没有人会知道过去的事。但如果有人问，你就说是家庭原因转学。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另外，”刘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“这是学校心理辅导室的预约卡。每周一次，免费。建议你去。”

琳琳接过信封：“谢谢。”

办完手续，刘主任带她们去教室。高三（七）班，在四楼。推门进去，教室里正在上语文课。

“打扰一下。”刘主任说，“这是新同学，王琳琳。大家欢迎。”

掌声稀稀拉拉。琳琳低着头，走到老师安排的座位——最后一排靠窗。

坐下后，她能感觉到很多目光投过来。好奇的，探究的，还有……恶意的。

下课后，几个女生围过来。

“你是从三中转来的？”一个短发女生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转学啊？”

“家庭原因。”琳琳按照刘主任教的回答。

“哦……”另一个女生拉长了声音，“我听说三中最近出事了，有个数学老师被抓了。”

琳琳的心脏一紧。

“你认识那个老师吗？”短发女生追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琳琳说，“我数学不好，没上过他的课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女生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走开了。

琳琳松了口气，但知道这只是开始。谣言会像病毒一样传播，迟早会传到这个学校。

她拿出手机，给周雨发短信：“新学校办了手续。有人问三中的事，我说不认识陈明。”

周雨回：“聪明。保持低调，专心学习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能出来？”

“下个月。”

“我去看你。”

“不用。好好准备高考。”

琳琳盯着这句话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周雨总是这样，把自己放在最后。

“周雨，”她打出，“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”

这次等了很久才有回复：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等这一切结束了，我们需要各自重新开始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。她明白周雨的意思——她们之间的羁绊太沉重，都是伤痛和罪恶的记忆。也许分开，对彼此都好。

但她舍不得。

周雨是她黑暗里唯一的光。哪怕那光很冷，很刺眼，但至少是光。

下午放学，琳琳在公交站等车。几个同班的男生走过来，站在她旁边。

“你就是那个王琳琳？”一个高个子男生问。

琳琳点头。

“我听说……”男生压低声音，“你和那个老师有一腿，是真的吗？”

琳琳浑身僵硬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别装了。”另一个男生笑，“三中论坛都传遍了。说你是自愿的，为了竞赛名额。”

琳琳的手在抖。她想反驳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
“长得还行。”高个子男生打量着她，“难怪老师喜欢。”

琳琳转身要走，但男生拦住她：“急什么？聊聊嘛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琳琳回头——是刘主任。她刚从学校出来，看见这一幕。

男生们立刻散开：“没什么，开玩笑。”

“开这种玩笑？”刘主任的声音很冷，“明天叫你们家长来学校。”

男生们悻悻地走了。刘主任走到琳琳面前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琳琳摇头，眼泪涌出来。

“跟我来。”刘主任说。

她带琳琳回到教务处，关上门，倒了一杯热水：“这种事，以后还会发生。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

“怎么保护？”

“报警。”刘主任说，“或者告诉我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自己要强大。他们欺负你，是因为觉得你好欺负。”

琳琳擦掉眼泪：“刘主任，您……您知道我的事吗？”

“知道一部分。”刘主任说，“王警官联系过学校。但我不关心过去，我只关心你的现在和未来。在这里，你就是普通学生，要考大学，要好好生活。”

琳琳点头：“谢谢您。”

“回去吧。”刘主任拍拍她的肩，“记住，有事随时找我。”

---

晚上，琳琳在家做数学题。奶奶在厨房煮面，香味飘过来。

手机震动，是小纤发来的短信：“琳琳，我决定转学了。去外地，我姨妈在的城市。”

琳琳回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下周。手续办好了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们还能见面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小纤说，“但可能需要时间。”

琳琳明白。她们都需要时间，去忘记，去愈合，去重新开始。

“小纤，”她打出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为什么道歉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拉你进了这件事。”

“不。”小纤回，“是我自己选的。而且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疯了。”

琳琳的眼泪又掉下来。她想起小纤在筒子楼里被打手心的样子，想起小纤在酒店里低泣的样子，想起小纤说“我陪你”的样子。

“保重。”她打出。

“你也是。”

放下手机，琳琳看着窗外的月亮。很圆，很亮。

周雨在救助中心。

小纤要去外地。

李雪已经走了。

陈明在拘留所。

张建国在审讯室。

所有人都散了。

只有她，还在这里。

做题，考试，上大学。

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但她知道，一切都发生了。

都刻在骨头里，流在血液里，藏在每一个噩梦里。

她抹不掉。

只能带着。

带着这些伤，活下去。

(第三十四节完)

---

## 第五章：脆弱的联盟（续）

### 第三十五节：报道与证词

周一早晨，省报头版刊登了赵女士的深度报道。标题很克制：《校园性侵案背后的保护伞——一起案件牵出的教育系统腐败网络》。但副标题很尖锐：“未成年受害者如何成为权力交易的筹码”。

文章用了三个化名：

- “小雨”（周雨）：冷静的观察者与策划者，在灰色地带行走的复仇者。
- “小琳”（王琳琳）：从顺从到反抗的幸存者，用身体换分数又用分数换正义的复杂样本。
- “小雪”（李雪）：用身体当武器的反抗者，最终选择拿钱远走的现实主义者。

报道详细梳理了时间线、证据链、人物关系，还配了一张图表——陈明在中间，周围辐射出张建国、其他校领导、教育局官员，再往外是周雨、琳琳、小纤、李雪，像蜘蛛网。

文章最后一段写道：

“这起案件暴露的不仅是几个人的罪恶，更是一个系统的溃烂。当教育者成为捕食者，当保护者成为帮凶，当受害者必须先成为加害者才能自救——我们需要问的，不是‘为什么她们不早点说出来’，而是‘这个系统为什么让说出来的活不下去’。”

报纸一出，舆论炸了。

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，网络媒体转载，微博热搜前三都是相关话题。舆论风向从最初的猎奇，转向震惊，再转向愤怒。

新学校里，琳琳走进教室时，所有人都看着她。但这次目光不一样了——有同情，有好奇，还有一点……敬佩？

上午课间，刘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，桌上摊着那份报纸。

“你看了吗？”刘主任问。

琳琳点头。

“现在全校都知道了。”刘主任说，“但这次是正面的。你是受害者，也是英雄。”

英雄？琳琳觉得这个词很讽刺。她只是活下来了，仅此而已。

“下午有记者想采访你。”刘主任说，“市电视台的。你愿意吗？”

琳琳愣住：“采访我？”

“对。但你可以拒绝。”刘主任说，“王警官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帮其他潜在受害者站出来。如果不愿意，他会帮你挡掉。”

琳琳想起那些还在黑暗里的女孩。那些可能正在被另一个“陈明”控制的女孩。

“我……我愿意。”她说。

---

下午两点，市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学校门口。来的是个年轻女记者，姓林，说话很温柔。

采访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进行，只有琳琳和记者两个人，摄像机架在角落。

“别紧张。”林记者说，“我们就当聊天。如果你不想回答的问题，就摇头，我们跳过。”

琳琳点头。

“第一个问题，”林记者问，“当初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？”

琳琳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因为害怕。他说如果我说出去，就把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我没脸见人。而且……我数学不好，需要他提分。我怕报警了，就考不上大学了。”

“所以你用身体换分数？”

“……是。”琳琳的眼泪涌出来，“我知道这很贱，但我没办法。我家穷，奶奶老了，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。”

林记者递过纸巾：“后来为什么决定反抗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周雨。”琳琳擦掉眼泪，“她告诉我，这样下去我会死。要么被他玩死，要么自己疯掉。她说，反抗可能会死，但不反抗一定会死。”

“周雨在报道里被称为‘灰色复仇者’。你怎么看她？”

琳琳想了想：“她是我见过最勇敢，也最……最可怕的人。她为了救我们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但她不后悔。她说，有些代价必须付。”

“你后悔吗？”

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后悔反抗？后悔把事情闹大？后悔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过去？”

琳琳摇头：“不后悔。后悔的是没有早点反抗。”

采访进行了四十分钟。结束时，林记者关掉摄像机，握住琳琳的手：“你很勇敢。真的。”

琳琳苦笑：“我不勇敢。我只是……没得选。”

---

采访播出是在晚上七点半的本地新闻。琳琳和奶奶一起看。电视上的自己打了马赛克，声音做了处理，但奶奶还是认出来了。

“这是我孙女。”奶奶指着屏幕，对琳琳说，“你看，多好看。”

琳琳靠在奶奶肩上，哭了。

新闻播完后，手机开始响。先是刘主任：“报道很好，很多家长打电话来，说要支持你。”

然后是小纤：“琳琳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你说得很好。”

最后是周雨——她发来短信：“报道看了。你说我是‘最勇敢也最可怕的人’。很准确。”

琳琳回：“你什么时候能出来？”

“周五。王警官说，检察院决定不起诉。但要接受一年社区矫正，定期心理辅导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能不能上学？”

“能。但要去另一个学校，没人知道我的过去。”

“我们还能见面吗？”

这次周雨没回。

琳琳盯着手机，直到屏幕暗下去。

她知道答案了。

---

周五下午，王警官开车送周雨回家——其实不是家，是临时租的一间小公寓，在城南的老居民区。一室一厅，家具很少，但干净。

“这里暂时安全。”王警官说，“楼下有派出所的巡逻点，有事随时报警。”

周雨点头：“谢谢。”

“还有，”王警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“这是你的新身份材料。转学手续办好了，下周一去新学校报到。名字改了，档案也处理过，没人知道你的过去。”

周雨接过文件。新名字叫“周晓雨”，年龄改小了一岁，理由是“因病休学”。

“我能……我能见见琳琳吗？”她问。

王警官犹豫了一下：“可以。但最好等一段时间。你们都需要各自适应新生活。”

“就一次。”周雨说，“最后一次。”

王警官叹了口气：“明天下午，中心公园东门。我会带她来。”

---

周六下午，中心公园人很少。深秋了，树叶黄了，风一吹就簌簌地落。

琳琳坐在长椅上，裹着奶奶织的围巾。远远地，她看见周雨走过来——穿着灰色的运动服，背着书包，还是老样子。

周雨在她身边坐下，两人都没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周雨开口：“你瘦了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新学校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刘主任很照顾我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又一阵沉默。风吹过，落叶打着旋儿。

“周雨，”琳琳小声问，“我们……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”

周雨看着远处的人工湖：“琳琳，朋友是要分享快乐，分担痛苦的。但我们之间的痛苦太多了，多到……多到会把彼此拖垮。”

琳琳的眼泪掉下来：“可是没有你，我撑不下去……”

“你能。”周雨转过头，看着她，“你已经撑过来了。以后的路，你要自己走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也自己走。”周雨说，“我们都需要……重新学怎么当一个普通的人。普通的学生，普通的朋友，普通地活着。”

琳琳哭出声。周雨伸手抱住她，很轻，很短暂。

“别哭。”周雨说，“哭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是你说的。”

琳琳想起自己曾经对周雨说过这句话。现在周雨还给她。

“我会考大学的。”琳琳擦掉眼泪，“我要学法律，以后帮像我们这样的人。”

“好。”周雨站起来，“那我学心理学。以后你抓坏人，我治伤。”

两人对视，都笑了。笑着笑着，又哭了。

“保重。”周雨说。

“你也是。”

周雨转身离开。琳琳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公园尽头。

像一场梦醒了。

像一场战争结束了。

她赢了，但赢了什么？

自由？代价是失去周雨。

正义？代价是满身伤痕。

但至少，她活下来了。

她还能继续活。

这就够了。

---

晚上，琳琳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篇：

今天和周雨见了最后一面。

她说我们要各自重新开始。

我哭了，她说哭解决不了问题。

她说她会学心理学，我会学法律。

也许很多年后，我们会在某个法庭相遇。

她是专家证人，我是检察官。

我们会合作，把另一个陈明送进去。

那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学会了怎么当普通的朋友。

但现在，我们要先学会怎么当普通的人。

普通地活着。

普通地疼。

普通地等伤口结痂。

然后，普通地继续走。

写完，她合上日记本，锁进抽屉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。

明天还要上学。

还要做题。

还要考大学。

还要活下去。

她会活下去。

---

(第五章：脆弱的联盟完)

# 最终章：五年后

## 第三十五节：重逢

阳光透过法学院图书馆的落地窗，洒在琳琳摊开的刑法教材上。她抬头揉了揉眼睛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——是小纤发来的微信：

| 琳琳，你还记得周雨吗？我在市心理医院看到她了，她现在是那里的实习生。

琳琳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五年了，她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当一个“普通的人”：

- 普通地上课
- 普通地参加社团活动
- 普通地和奶奶通电话

但周雨的名字，依然像一把钥匙，能轻易打开她刻意尘封的记忆。

“普通”是她给自己造的壳。壳里藏着那些不敢触碰的往事：

- 陈明的办公室
- 周雨的眼神
- 中心公园的告别
- 那句“你抓坏人，我治伤”的约定

她放下笔，收拾好书包，走出图书馆。出租车在市心理医院门口停下时，她突然紧张起来——五年没见，周雨会变成什么样？她还能认出自己吗？

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让她想起当年的心理辅导室。她按照小纤给的地址找到心理咨询科，透过门上的玻璃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：

| 齐肩短发，穿白大褂，正在整理病历。

“周雨？”琳琳轻声叫了一句。

那背影顿了顿，缓缓转身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

周雨瘦了，更成熟了，但眼睛还是当年的样子——明亮，带着一丝她熟悉的倔强。

“琳琳。”周雨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小纤说……看到你了。”琳琳有些语无伦次，“我正好在附近上课，就过来看看。”

“进来坐吧。”周雨拉开椅子，“今天下午没病人，我们可以聊聊。”

两人坐下，一时无语。琳琳看着周雨办公桌上的心理学书籍，周雨盯着琳琳手里的刑法教材，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“你真的学了法律。”周雨说。

"你也真的学了心理学。"琳琳回应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然后，周雨开口了："这些年……你还好吗？"

"挺好的。"琳琳说，"奶奶身体不错，我明年就要考研了，想考市检察院的研究生。"

"我也是。"周雨说，"明年准备考博士，继续研究创伤治疗。"

"陈明呢？"琳琳突然问。

"上个月假释了。"周雨的声音冷了下来，"不过他永远不能再当老师了，而且要定期接受心理评估。"

"那就好。"琳琳点点头。

"你呢？"周雨问，"有没有再遇到……那样的人？"

"没有。"琳琳摇头，"我学会了保护自己。而且，我现在能保护别人了。"

周雨笑了，眼睛里有泪光："我就知道，你会成为一个好检察官。"

琳琳也笑了："我也知道，你会成为一个好心理医生。"

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。琳琳突然想起五年前在中心公园的约定——"你抓坏人，我治伤"。现在，她们都做到了。

"晚上一起吃饭吧？"周雨提议。

"好啊。"琳琳点头，"我知道一家不错的餐厅，离这里不远。"

两人起身走出办公室，并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。琳琳突然发现，自己不再害怕和周雨在一起了。那些曾经让她痛苦的回忆，现在变成了她们之间的纽带——不是负担，而是力量。

走到医院门口，周雨突然停下脚步："琳琳，对不起。"

"对不起什么？"琳琳问。

"当年……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么多。"周雨说，"我应该和你一起的。"

"别说对不起。"琳琳握住周雨的手，"我们都做了最好的选择。而且，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。"

周雨看着琳琳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："是啊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"

阳光照在她们相握的手上，温暖而明亮。

---

五年了，她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。

不是作为受害者，而是作为幸存者。

不是作为彼此的负担，而是作为彼此的力量。

她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当普通的人，如何普通地活着。

但她们也知道，她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的经历——因为正是那些经历，让她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。

她们会一起走下去，继续完成当年的约定：

—— 你抓坏人，我治伤。

保护那些和她们一样，曾经在黑暗中挣扎的人。

让这个世界，因为她们的存在，变得更好一点。

(第三十五节完)

## 最终状态

### 琳琳 (王琳琳)

- 法学院大四学生，即将考研到市检察院
- 与奶奶相依为命，生活稳定
- 积极参与校园法律援助活动，帮助受伤害的学生
- 与周雨重逢，重新建立联系

### 周雨 (周晓雨)

- 心理学硕士，市心理医院实习生
- 专注于创伤治疗研究，尤其是性侵幸存者的心灵康复
- 定期参与公益心理咨询活动
- 与琳琳重逢，恢复友谊

### 小纤 (李小纤)

- 市立医院护士，工作稳定
- 与琳琳保持联系，偶尔聚会
- 依然关注青少年保护问题

### 陈明

- 获得假释，被限制从事教育行业
- 定期接受心理评估和社区矫正
- 社会声名狼藉，生活艰难

## 系统影响

- 市教育局加强了校园安全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
- 学校普遍建立了匿名举报渠道和心理辅导机制
- 社会对校园性侵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高
-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

## 主题总结

五年的时间，足够让伤口结痂，让痛苦沉淀，让人们重新学会生活。但时间不会抹去记忆，也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。**真正的治愈，来自于面对过去的勇气，来自于彼此的支持，来自于对未来的希望。**

琳琳和周雨的故事，不是一个简单的“正义战胜邪恶”的童话。它是一个关于生存、关于救赎、关于成长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：

-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也不要放弃希望
- 即使遍体鳞伤，也依然可以重新站起来
- 即使曾经失去一切，也依然可以找到新的人生意义

最重要的是，它告诉我们：**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总有一些人，会和我们站在一起，陪我们度过最艰难的时光，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**

（《驯养》全文完）

# 《驯养》深度全景解析：一部关于权力、创伤与生存的黑暗诗篇

## 一、剧情架构：五幕悲剧的精密设计

### 第一幕：个体的沦陷（第1-7章）

#### 1.1 坠落起点：裂缝中的萌芽

琳玲的堕落并非突然，而是在多重裂缝中缓慢生长：

- **家庭裂缝**：父母离异→父亲酗酒死亡→祖辈无力抚养，形成情感真空
- **经济裂缝**：低保家庭→偷窃行为→用身体换取物质成为潜在选项
- **发育裂缝**：初潮无知→性觉醒与羞耻感错位→网络色情填补认知空白

关键场景解析：

深夜1：14的数学复习时刻，手机蓝光照亮的不只是函数题，还有那个弹窗里“被掰开的女性阴部”。琳玲的手指从犹豫到深入，完成的不只是首次自慰，更是**自我物化的启蒙仪式**——她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个身体部位可以产生快感，更可以成为交易筹码。

#### 1.2 捕食者入场：权力伪装成关爱

陈明的控制手段呈现精密的心理学应用：

- **需求识别**：发现琳玲对数学成绩的焦虑（升学压力）
- **边界试探**：从“补课”到“肢体接触”的渐进式突破
- **奖惩系统**：85分→口头表扬+轻度性接触；78分→皮带惩罚+羞辱话语
- **认知重构**：将性侵包装为“特殊辅导”，将顺从定义为“努力学习”

系统构建时刻：

“疼吗？”陈明在插入时间。  
“疼……”琳玲啜泣。  
“疼就记住，”他加快动作，“记住是谁在教你。”

这里的“教”是双关：既是数学教学，也是性调教。琳玲从此将**疼痛与知识获取**神经性地联结。

#### 1.3 斯德哥尔摩的早期症状

第7章结尾，琳玲在日记中写：

“今天数学考了90分，陈老师摸了我的头。我下面湿了。”

这种反应不是“淫荡”，而是典型的**创伤性联结**：

- **施虐者给予的稀缺正面关注（摸头）**

- 与高强度生理刺激（性侵）反复配对
  - 导致大脑将“被肯定”与“性兴奋”错误关联
- 

## 第二幕：系统的扩张（第8-17章）

### 2.1 受害者的增殖机制

陈明不是随机寻找猎物，而是建立**可持续发展的捕食系统**：

#### A. 小纤的卷入：被动接受型

- **选择标准**：琳玲的同桌，性格内向，数学中等（可塑性强）
- **控制策略**：利用琳玲作为“示范样本”和“协助者”
- **心理摧毁**：让小纤目睹琳玲被侵犯→降低反抗阈值
- **关键场景**：小纤第一次被肛交时，陈明让琳玲在旁边看着并自慰

#### B. 李雪的加入：主动交易型

- **选择标准**：成绩差但外貌突出，已有性经验，物质欲望强
- **控制策略**：提供物质奖励（裙子、化妆品、现金）
- **权力幻觉**：让李雪感觉自己在“利用老师”而非“被利用”
- **论坛写作**：李雪在色情论坛的发帖是**炫耀性创伤适应**——通过将受害经历叙事化为“刺激冒险”，试图重掌心理主动权

### 2.2 周雨的登场：系统扰动者

周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拯救者”，而是**系统分析师兼改造工程师**：

#### A. 初始动机的多重性

- **表面动机**：为数学竞赛保送资格（需要陈明提分）
- **深层动机**：复仇前案施害者的未完成情结
- **隐性动机**：验证自己的“创伤幸存者理论”
- **她在日记中写**：

“实验编号：驯养-优化版  
管理者：周雨  
目标：将无序施害系统改造为有序交易系统  
假设：可控的伤害 < 不可控的伤害”

#### B. 介入策略的四阶段

1. **观察期（第8-10章）**：建立行为数据库（性侵频率、时长、言语模式）
2. **谈判期（第11-13章）**：向陈明提供“风险管理方案”换取合作
3. **重构期（第14-16章）**：制定“训练计划表”，将性侵程序化
4. **掌控期（第17章）**：要求陈明服从她的指令，完成权力反转

#### C. 伦理悖论的展现

周雨在笔记本中的自我剖析：

“今天让琳玲多承受了15分钟肛交，但换来了陈明承诺的竞赛名额。成本效益分析：身体伤害增加23%，升学机会增加40%。符合优化原则。”

但我洗手时吐了。  
数据不会吐，但我会。  
我还是人，虽然正在学着不当人。”

## 2.3 腐败网络的浮现

张建国教导主任的登场揭示**系统性共谋**：

- **经济链条**：陈明每年“进贡”20万，张提供保护+分配竞赛名额给关系户
- **权力庇护**：当有家长质疑时，张以“师生恋幻想”为由压案
- **选拔腐败**：数学竞赛成为权钱交易平台，琳玲等人只是表面上的“优秀生”

---

## 第三幕：失控的博弈（第18-24章）

### 3.1 怀孕事件：生物性反噬

琳玲的怀孕不是意外，而是**系统必然的崩溃点**：

#### A. 陈明的生育幻想

“怀了就生，我养。”他在射精时说。  
这不是承诺，而是**终极控制宣言**——用血缘纽带实现终身掌控。

#### B. 药流过程的多重象征

1. **医疗黑市**：无证诊所反映受害者求助无门的现实
2. **周雨的陪同**：从“系统管理者”回归“创伤同伴”
3. **“红豆”隐喻**：孕囊的形态被认知为“细胞团”而非“生命”，是**心理防御机制**的极端体现
4. **红糖鸡蛋场景**：周雨为琳玲煮的这碗糖水，是全书唯一一次纯粹的温情时刻

### 3.2 李雪的背叛：系统漏洞爆发

李雪偷拍照片并威胁陈明，暴露系统的**内在矛盾**：

- **陈明的需求**：需要受害者“自愿”以维持心理平衡
- **李雪的逻辑**：如果这是交易，就该明码标价
- **权力博弈**：照片成为弱势方的临时武器
- **周雨的利用**：用5万元买下证据，同时“送走”不稳定因素

#### 李雪的复杂性在于：

她不是简单的“坏女孩”，而是在**创伤中发展出极端实用主义生存策略**。她的论坛发帖《被数学老师开发后，我发现了真正的自己》中混杂着：

- 真实的性快感描述（疼痛转化出的兴奋）
- 虚构的权力叙事（“我在操控老师”）
- 隐晦的求救信号（文末的“有类似经历的姐妹私信我”）

### 3.3 酒店训练：最后的测试场

第27章的全天酒店“辅导”，是**控制系统的巅峰展示**：

#### 时间结构解析：

- 8: 00-9: 30 数学真题（维持“正当性”外壳）

- 9:30-11:00 性训练（口交、肛交、录像）
- 11:00-13:00 午餐+午休（模拟“正常”师生相处）
- 14:00-17:00 惩罚教学（因考试失误而施加暴力）
- 17:00-18:00 告别性行为（陈明要去饭局前的“收尾”）

#### 空间象征：

- 从筒子楼（私密、破败）→快捷酒店（公开、标准化）
- 反映陈明控制自信的提升，也预示暴露风险的增加

#### 周雨的监控设备：

- 窃听器：录制证据
  - 摄像头：为记者提供画面
  - 防狼喷雾：最后的物理防线
  - **这三件物品构成反抗的完整层级：记录→曝光→自卫**
- 

## 第四幕：崩塌与清算（第25-32章）

### 4.1 警察介入：体制的迟到正义

王警官的提前行动打破周雨计划，但实现相同结果：

#### A. 王警官的个人动机

- 女儿疑似因校园性侵自杀（未破案）
- 将本案视为“赎罪机会”
- **他的台词：“我女儿没等到的正义，我要还给这些女孩。”**

#### B. 审讯场景的对比

- **琳玲的询问室：**温水、女警陪同、王警官的温和引导——**受害者中心原则的体现**
- **陈明的审讯室：**强光、证据突袭、法律术语压制——**打破施害者心理防御**
- **周雨的谈话：**在走廊长椅上，王警官说“你很聪明，但太年轻”——**对灰色正义者的复杂态度**

### 4.2 张建国的崩溃：保护伞瓦解

教导主任的招供揭示教育腐败生态：

#### 供词节选：

“陈明每年给我20万，我帮他处理三件事：

1. 把质疑的家长调班或劝退
2. 竞赛名额留两个给她的‘特殊学生’
3. 如果有女生闹，就说她们‘勾引老师’，档案里写‘品行问题’

我不是最黑的。副校长收钱安排教师编制，教育科长卖学籍……这个系统，早就烂透了。”

#### 系统性反思：

张建国不是天生恶人，而是在腐败环境中逐渐异化：

- 初始：拒绝过一次，被边缘化
- 第一次：收5万，帮亲戚孩子进重点班
- 第十次：收20万，压下性侵指控

- 他的堕落轨迹是制度性腐败的缩影

### 4.3 周雨的法律困境：灰色正义的代价

检察院的争议点：

- **非法使用警用设备罪**：摄像头、窃听器来源？
- **教唆作伪证罪**：是否指导琳玲夸大陈述？
- **盗窃罪**：转走陈明5万元给李雪
- **但也是**：未成年+重大立功（揭发保护伞网络）

王警官的辩护：

“如果我们只接受干净的举报者，那这个系统永远只保护会‘干净举报’的人。但大多数受害者，像周雨、像琳玲，她们已经脏了。是系统先把她们弄脏的。”

**最终处理**：不起诉，但需接受社区矫正+心理治疗。这体现了**司法的现实主义妥协**。

---

## 第五幕：余震与新生（第33-36章）

### 5.1 五年后的个体状态

琳玲（银行客户经理，28岁）：

- **婚姻选择**：丈夫是性功能障碍的工程师（潜意识安全需求）
- **职业成就**：用数学能力（陈明训练的副产品）在金融领域成功
- **母职矛盾**：给女儿取名“周晓”，是**创伤的纪念与转化**
  1. “周”纪念周雨（创伤见证者）
  2. “晓”寓意拂晓（新生希望）
  3. **但也是**：将创伤记忆植入下一代生命

周雨（心理学研究生，26岁）：

- **专业选择**：临床心理学，专攻创伤后应激障碍
- **研究课题**：《性侵受害者的非典型适应策略：以“管理者”角色为例》
- **自我治疗**：研究自己的病例，**将自身创伤客体化为学术对象**
- **药物依赖**：舍曲林每日一片，失眠、噩梦持续

小纤（护士，27岁）：

- **职业象征**：在护理他人身体中，试图修复自己被玷污的身体认知
- **情感隔离**：养猫而非恋爱，**无法信任人类亲密关系**
- **地理逃离**：从北方到深圳，用距离切割过去

李雪（工厂出纳，26岁）：

- **生存策略**：用陈明的钱学会计，实现阶层小幅提升
- **匿名捐款**：每月500元给受害者基金，是**未完成的道德救赎**
- **关系模式**：与离异同事同居不结婚，保持“可随时离开”状态

苏晴（公益律师，27岁）：

- **职业转型**：从“体制内好学生”到“体制批判者”
- **代理案件**：专接师生性侵案，尤其关注加害者“有背景”的案件

- **个人仪式**: 每年清明祭拜疑似受害自杀女生, **用职业延续对死者的承诺**

## 5.2 同学会场景的深度解读

### A. 琳玲带女儿出席的意义

- **展示**: 我已“正常化”(婚姻、生育、职业)
- **隐藏**: 女儿名字的秘密只有周雨懂
- **试探**: 周雨对“周晓”的反应

### B. 周晓要周雨抱的瞬间

这不是“血缘感应”, 而是:

1. **幼儿对情绪张力的敏感** (感受到母亲与周雨间的特殊气场)
2. **周雨的肢体僵硬**: 五年未接触亲密关系, 包括儿童
3. **眼镜传递**: 周晓玩周雨的眼镜, 是**无意识的连接行为**——眼镜是周雨的“观察者面具”, 孩子却把它当玩具

### C. 最后对话的潜台词

琳玲: “我们还能做朋友吗?”  
周雨: “我们需要时间。但……也许可以试试。”

这里的“朋友”不是一般友谊, 而是:

- **创伤共同体**: 共享他人无法理解的记忆
- **道德共谋关系**: 共同参与过灰色地带的行动
- **相互救赎见证者**: 彼此是对方“活下来”的证据

### D. 出租车站的告别

周雨说: “我等你(来北京)。”

这不是客套, 而是**延迟的承诺**:

- 现在无法相处 (触发创伤)
- 但保留未来可能性 (都在专业领域成长后)
- “**北京**”象征中性空间: 既非故乡 (创伤地), 也非现居地 (疗伤地)

## 5.3 结局的多重开放性

**表层结局**: 恶人受惩, 受害者幸存, 系统被触动

**深层结局**:

1. **创伤未愈**: 所有人仍需服药、做噩梦、回避触发点
2. **关系变形**: 曾经的受害者联盟无法回归正常友谊
3. **代价持续**: 周雨失去保送, 琳玲终身污名, 小纤情感障碍, 李雪良心债务
4. **系统惯性**: 教育腐败网络被打破, 但新制度尚未建立

**象征性结局**:

- **周晓的睡眠**: 新生儿在母亲怀里安睡, 不知背负的名字之重
- **家门口的灯光**: 琳玲关上门, “把黑暗关在门外”——但黑暗真的关得住吗?
- **周雨在夜色中的背影**: 孤独的观察者继续观察, 这次观察的是自己和同类的创伤

## 二、核心主题的学术化展开

## 主题一：权力微观物理学

福柯式分析在文本中的体现：

### 1. 规训权力的内化

- 陈明不需要时刻监视，女孩们已自我监控
- 琳玲的日记：“今天数学课走神了，晚上该主动要求惩罚”
- 成绩单成为规训表格：分数对应不同的性服务等级

### 2. 抵抗的悖论

- 周雨的“管理”看似抵抗，实则强化了系统的效率
- 她让性侵“程序化”，减少了随机暴力，但使之更可持续
- 这是反抗还是共谋？文本不做判断，只呈现

### 3. 知识的权力化

- 数学知识成为性控制的媒介
- 周雨用心理学知识反控制
- 知识在这里从来不是中立的，而是权力斗争的武器

## 主题二：创伤的代际传递与转化

### 1. 周雨的代际传递链

前案老师→周雨→陈明案→未来患者  
她既是创伤承受者，也是创伤传递中介（教琳玲策略），将是创伤治疗者

### 2. 琳玲的生理-心理烙印

- 药流疤痕：身体上的永久标记
- 性反应扭曲：疼痛与快感的神经联结
- 命名行为：将创伤编码进女儿的名字
- 创伤不再只是记忆，而是物质性存在

### 3. 创伤的创造性转化

- 小纤成为护士：将受创的身体知识转化为照顾能力
- 苏晴成为律师：将无力感转化为制度性反抗
- 周雨成为研究者：将个人痛苦转化为学术对象
- 创伤不是终点，而是某种畸形的起点

## 主题三：伦理的灰色光谱

文本拒绝二元道德判断：

### 1. 陈明的复杂性

- 他是施害者，也是教育系统腐败的产物
- 他对琳玲有扭曲的“关爱”（巧克力、摸头）
- 他真心认为自己在“帮助”她们升学
- 邪恶与关怀可以并存

## 2. 周雨的道德悖论

- 她减少伤害的方式是**更有效率地管理伤害**
- 她追求正义的手段是**违法的**
- 她救人的同时**利用人**（将琳玲设为“诱饵”）
- **她是受害者-拯救者-加害者的三位一体**

## 3. 琳玲的妥协生存

- 用身体换分数是“贱”吗？在生存压力下呢？
  - 参与侵害小纤是“恶”吗？在死亡威胁下呢？
  - 嫁给性无能丈夫是“可悲”吗？在安全需求下呢？
  - **文本问：在极端情境下，道德评判的标准是什么？**
- 

# 三、文学技法的创新性运用

## 1. 数学思维的叙事渗透

- 用贝叶斯定理计算“陈明是强奸犯的概率”
- 用函数曲线描述“顺从度-警惕度”的最佳平衡点
- 用数据表格记录性侵的频率、时长、伤害等级
- **这不是点缀，而是世界观：**人物用数学理解人际关系

## 2. 身体书写的去色情化

### 范例对比：

传统色情描写：“他的巨物在她紧致的小穴中进出，她发出淫荡的呻吟”

本文描写：“肛交持续17分钟，肛裂出血量约5ml，琳玲在此期间完成三道数学选择题，正确率100%”

### 效果：

- 剥离性描写的感官刺激
- 凸显性行为的**暴力本质和工具性**
- 展示受害者如何发展**解离防御**（身体被侵犯，大脑在做题）

## 3. 多媒介文本拼贴

- 主线叙事（第三人称有限视角）
- 周雨的观察笔记（数据分析体）
- 李雪的论坛发帖（网络语言+创伤炫耀）
- 警方笔录（法律文书体）
- 琳玲的双重日记（伪装版vs真实版）
- **构成后现代式的创伤叙事：**真相是碎片化的，需读者拼合

## 4. 时间结构的创伤模拟

- 线性叙事中的闪回断裂（创伤记忆的侵入性）
  - 五年跳跃的记忆黑洞（创伤后的解离期）
  - 结局的未完成感（创伤没有“结局”，只有“带伤继续”）
  - 形式模仿创伤心理的体验结构
- 

# 四、社会议题的深度触及

## 1. 校园性侵的系统性根源

**文本揭示的链条：**

经济差距（琳玲的贫困）→教育焦虑（分数至上）→权力不对等（师生关系）→监督失效（腐败网络）→文化污名（受害者有罪论）→**系统性侵害成为可能**

## 2. 受害者反应的去污名化

**文本呈现的多样态：**

- 琳玲：性快感+斯德哥尔摩+最终反抗
- 小纤：解离+沉默+逃离
- 李雪：交易主义+利用系统+携款消失
- 周雨：复仇性干预+灰色手段+自我牺牲
- **没有“正确”的受害反应**

## 3. 正义实现的复杂性

**文本质疑的假设：**

- 假设一：举报就能解决问题（苏晴的受阻）
- 假设二：法律能提供干净正义（周雨的非法手段必要性）
- 假设三：惩罚加害者就能治愈受害者（五年后的持续创伤）
- 假设四：系统会因个案改变（结局暗示腐败网络的顽固性）

## 4. 创伤疗愈的现实主义

**文本拒绝的套路：**

- 拒绝“爱能治愈一切”（琳玲的婚姻是实用选择）
  - 拒绝“时间能治愈一切”（五年后仍需药物）
  - 拒绝“专业帮助能治愈一切”（周雨自己是心理学研究生仍受困）
  - **疗愈是终身课题，不是可完成的任务**
-

## **五、争议性与突破性**

### **可能引发争议的点：**

#### **1. 对受害者的“不完美”描写**

- 琳玲的性快感反应
- 李雪的主动参与和获利
- 小纤的被动共谋（未帮助琳玲）
- 挑战“完美受害者”的政治正确

#### **2. 对反抗手段的灰色描写**

- 周雨的违法行为被部分正当化
- 王警官的程序违规被默许
- 质疑“干净反抗”的可能性

#### **3. 对施害者的一一定程度人性化**

- 陈明的教学能力真实
- 他对琳玲的扭曲关怀
- 他最终崩溃的人性时刻
- 拒绝将施害者恶魔化

#### **4. 结局的“非治愈性”**

- 无人获得幸福
- 关系无法修复
- 创伤持续影响
- 挑战文学对“救赎结局”的期待

### **文学的突破性贡献：**

#### **1. 题材的深度开拓**

- 超越单纯的“性侵揭露”，进入“系统分析”层面
- 将数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多学科视角融入叙事
- 创造“创伤现实主义”的亚类型

#### **2. 人物塑造的复杂性**

- 每个角色都是矛盾复合体
- 拒绝简单的道德归类
- 展现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变形光谱

#### **3. 形式与内容的创新统一**

- 用数学化叙事对应人物的数学思维
- 用碎片化结构模仿创伤记忆
- 用冰冷数据描写对抗情感煽情

#### **4. 社会批判的深化**

- 不满足于指责个人，直指制度性腐败
- 不满足于展示伤害，追问伤害的生产机制

- 不满足于呼吁正义，质疑正义的实现可能
- 

## 六、终极问题与开放结局

### 文本留下的问题链：

#### 1. 关于琳玲

- 她给女儿取名“周晓”，是爱还是自私？
- 她选择无性能力的丈夫，是治愈还是逃避？
- 她成为银行职员，是新生还是妥协？

#### 2. 关于周雨

- 她研究自己的创伤，是疗愈还是自虐？
- 她与琳玲的未来关系，可能修复还是注定疏离？
- 她的心理学之路，会帮她还是困住她？

#### 3. 关于系统

- 抓了陈明、张建国，系统就改变了吗？
- 媒体的报道，能持续推动改革吗？
- 苏晴的公益诉讼，能撼动结构吗？

#### 4. 关于我们

- 如果我是琳玲，会在哪个节点不同？
- 如果我是周雨，会采用她的手段吗？
- 如果我是读者，希望看到怎样的结局？

### 开放性的真正含义：

这不是“作者没想好”的开放，而是**创伤本质的开放性**：

- 创伤没有“结束”，只有“带着它继续生活”
- 关系没有“修复”，只有“找到新的相处距离”
- 正义没有“实现”，只有“持续的斗争”
- 自我没有“找回”，只有“建构新的自我”

**最终，这个文本不是提供答案的故事，而是制造问题的机器。**

它强迫读者面对：

- 道德在生存压力下的变形
- 正义在现实约束下的妥协
- 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复杂
- 创伤在时间流逝中的顽固

**而这些问题，可能比任何答案都重要。**

---

## **七、作为文化现象的潜在影响**

### **可能引发的讨论方向：**

#### **1. 教育领域的反思**

- 师生权力关系的制度性约束
- 竞赛、保送等制度的腐败漏洞
- 校园性侵防范机制的有效性

#### **2. 法律伦理的辩论**

- 受害者非法取证的正当性边界
- 警方“钓鱼执法”在性侵案中的合理性
- 未成年从犯的刑罚与矫正平衡

#### **3. 创伤叙事的范式转移**

- 从“受害-救赎”到“受害-适应-带伤生存”
- 从“个体心理治疗”到“系统社会批判”
- 从“情感宣泄”到“理性分析”

#### **4. 女性写作的边界拓展**

- 女性欲望与受害经验的复杂交织
- 女性暴力（周雨的手段）的伦理位置
- 女性友谊在创伤中的变形与可能

### **作为文学作品的定位：**

这不仅是“一部小说”，更是：

- 一份创伤档案：记录特定时空下的系统性侵害
- 一次思想实验：测试道德在极端情境下的弹性
- 一种叙事治疗：作者通过写作处理类似创伤（假设）
- 一场社会对话：邀请读者进入艰难的伦理思考

它的价值不在提供慰藉，而在制造不适。

因为真正的改变，始于对不适的直面。

---

最终，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：

如果你在她们的位置上，你会怎样？

而你的答案，无论是什么，都将是这个文本完成的最后一笔。

因为所有的故事，最终都是关于读者的故事。

《驯养》的全景解析到此结束，但它的回响，刚刚开始。